第三册目録

總集類五

高子遺書卷八上

致周懷魯中丞

三吳不幸橫罹水害是乃氣數適窮然大幸台臺當路此真天心仁愛夫以萬萬生民寄與台臺一身天之所以待吳民者可謂至仁以台臺一身活萬萬生民天之所以待台臺者可謂至重邇者伏見大疏及一應文移真足仰酬蒼蒼之意俯慰林林之望即某等亦不覺感激涕零況恐死待拯之民哉竊惟目今民間雖未甚闕

食危急已在冬間宜先知應賑人戶之數然後可預處
米穀預立給散之法攀龍稽考古昔咨諏老成謹列三
款仰備采擇然此事所係全在得人即如審戶給散二
事欲正官為之勢必不能當精擇佐貳須台臺特委許
以特薦免其一應迎送及本衙職事使專意為此另給
食錢寬以日月禁其煩擾地方諭令訪求各鄉公正有
德之士不拘紳衿耆老相與商求務使澤無遺人人無
冒澤如不盡力且以賄聞即時鎖拏問罪如此庶幾事

事得實但佐貳官堪委者極難其人又須訪問各處公正搢紳士人耳又惟台臺為民請蠲請賑至矣極矣然又有事外之念焉令杜監部實司農耳目不可不使之與台臺同心密有揭報劉稅監實內庭耳目不可不使之自為稅計預報災傷

高子遺書卷十一

本孺劉公誌銘

天之為國家生才也有一時之事必有一人當之蓋不

常之事非常人所任必生挺特奇拔之士一舉而振天下之聾瞽夫然後常人之心不為憸人所奪天下之一亂者可一治則吾本儒劉公者是也當萬歷甲辰乙巳間四明相當國攸沈歸德相又以假王事攸江夏郭宗伯其徒乃為妖書中之引繩批根思以網異已者會大計諸奸多麗考功法相蠱惑上謂計典不公盡復言官之黠者留察疏不下人心憤甚莫敢先發公乃抗疏畧曰朝廷磨礪一世伸正絀邪以端揆大臣無樹私交

無作好惡無勝上而箝下彰善癉惡佐聖天子持衡焉不意今日乃有罔上行私如首輔沈一貫者又有頑鈍無恥如刑科給事中錢夢皐者夢皐為人臣無暇毛舉瘢索跡其推年例而妄奏求容掛察典而乘機建議壟斷如市士林不齒迫至兩蒙留用因蠱惑聖衷猜疑部院併考察全疏亦中格矣臺省被察諸臣槩留用矣國家代守之典章屑越于一朝朝野駭聽僉謂夢皐之黨陰謀叵測將異日種種僥倖之門從此闢也甚堪慮也

夫使夢臯羞惡未滅亦宜驚彈射而斂迹胡乃慫起風波動駕言于楚事含沙反射蔓衍何極僉謂夢臯之黨機鋒叵測將異日種種傾危之隙從此開也甚可畏也夫使政府無私人則奸慝寧壅于上聞邪謀亦安能下逞乃一貫實為戎首秉政以來不聞輔佐皇上救生靈于塗炭者何事起忠良于擯拒者何人年來比昵儉人乖謬尤甚即如考察一事皇上豈有愛于夢臯而故暱之豈有私于臺省諸臣而獨寬之蓋由一貫曲庇私人

內則假公以賸上外則挾威以箝下既借皇上之權以伸其意復竊皇上之德以固其交使守法者抑勒無聊席與者高張無忌將來誰肯為皇上觸權要持國是乎一貫之敢于欺罔如此所關治亂安危之竅會良非細故幸皇上自為社稷計疏奏神主玩之不已意不忤也下公卿議四明及其黨經營百端謂不廷杖公議不可息會雷震郊壇竿木上懼反杖旨繼公疏者兵部郎龐公時雍有旨皆削籍南臺省陳公嘉訓孫公居相相繼

及論四明乃罷去當是時公直聲震天下公歸十六年庚申神祖遺詔徵言事廢棄者起光祿少卿辛酉三月至京是時遼瀋用兵舊贊畫劉國縉以招撫南四衛官民有名擁數萬衆入內投謁督餉侍郎令發天津登萊粟賑濟公上疏曰國縉投拜李成梁稱義兒與如栢如楨結昆弟狼狽相倚為腹心種害遼左李成梁重鎮也棄朝廷疆土國縉代為營賄倖免誅夷使得逞其意於邊疆之間無窮禍本實基于此李維翰紅旗催戰玩忽

喪師撫順失守楊鎬繼之密與如栢主講和之策獨忌劉綎為當戶之蘭故令杜松出撫順布置私人誘入伏松與劉綎血戰以死一則寸骨不存一則合門碎首如栢稱諸將領袖冷眼旁觀令箭之招適與韃合是兩名將與數萬官兵實鎬與如栢殺之國縉一當贊畫之任首倡力保鎬與如栢而反欲坐杜松以違制此何心哉楊鎬線索懸于如栢如栢線索懸于成梁而國縉乃線索中傀儡掣之東則東掣之西則西惟所命之總不失

義兒本來面目國縉主用土兵冒帑金二十餘萬究竟所稱土兵三萬曾得其一臂之用否國縉贊畫行徑大率如此已而被參解任踪跡詭秘直待邊圍淪沒忽攜數萬衆竄歸内地意欲何為上曰所奏關切機宜下部議覆部畏國縉之黨不覆也而兵垣請擢國縉為東路巡撫者則格不行公素强無病京邸忽病不起矣公名元珍字伯先本孺其別號也歲庚子公為南職方有垣長握六篆操諸司權莫敢與抗者公每事必理折之垣

長曰此郎君不可與爭鋒輒唯唯聽命公益核軍需之
假冒黜遝鋒之羸弱裁操賞之冗濫歲省金錢二萬有
奇乙巳言事歸與顧涇陽先生講學東林自喜得歸宿
地錢起新先生行同善會于毘陵東林乃益暢其義邑
中好義者百餘人應之忠孝節義之貧者有助鰥寡孤
獨之賢者有助公與陳志行業參之安小范及余五人
主之亦有言林中人不應為此足者公毅然不惑至今
行而安之吾輩與斯人之徒未然不相關自身痛癢不

自知可以稱人乎于是知公之所見大也公少苦貧故勤于理生而恤人之窮未嘗意倦性方嚴尤肅于閨門而體人之情未嘗不周嘗曰家衆造惡皆由放蕩必示以不可犯之法至于臨事詔之當先語之當悉勿以不言之諭不戒之孚望蚩蚩氓公十六年林皋無念不為國杜門不與外事無念不為民章善鋤兇昭雪冤抑矻矻然惟力是視嘗有知交當路藐之富民被誣陷大辟者投暮夜金公怒叱去之徐廉其事冤也密為雪不令之

知其不愧獨知如此公于世浩浩獨往余每謂公乙巳疏為閒曹建言法夫楚宗駢戮妖書煽虐天下岌岌矣馴至考績大典羣奸亦從而奸之小臣不敢言大臣不敢言臺省不敢言公于其時睨而自視舍我其誰是所謂天下一人也自是諸賢繼起共拯天下之溺一言而開物成務建言者法也閒曹建言者法也公之功大矣天不使之長年弘濟天下何哉公弱冠成進士卒年五十有一所著有文訣文衡依庸絮語三畏堂素業湖畔

逸農遺稿藏于家公之大節表表素行卓卓總其大都曰剛曰明曰忠曰義嗚呼世豈可無斯人哉有斯人而使天下知天生人才自足備一時不測之用為人臣而敢于欺其君者未得遂長驅無礙也于是乎銘

銘曰大湖三萬六千頃浴日沐月天地闢上有羣山儲真精龍蜒虎蹲護其脈湖山森聳若執圭湖波隱見如拱璧山環水廻自千古下為光禄劉公宅形所托兮來寧兹神何方兮無不適有時吐氣成長虹獨能三褫奸

雄魄

正按神宗朝攖鱗易彈權貴難相攖而言有救于世道尤難然必居鄉之日行事真為民始信其立朝之日言事真為國倘動輒畏譏冷落斯人即矯矯風節疇卜其所懷乎劉公行同善會決蛇足之疑則建言可師直以愛君懇誠非獨責其中竅會爾

高子遺書附錄

資德大夫正治上卿都察院左都御史贈太子少
保兵部尚書謚忠憲高先生墓誌銘

朱國禎

理學至國朝而明明之極間亦厄而蝕如日月然暫蝕
必復復乃愈顯其明正統八年癸亥河東薛先生厄於
王振幾死卒叅寮勿祀廟廷越一百二十四年丙寅乃
有梁谿高先生先生諱攀龍字存之號景逸祖孟永公
始定居邑之東南隅一傳耕樂公如圭再傳省軒公翼

三傳雪樓公適世稱長者雪樓生靜成公材是為先生王父舉孝廉令黄巖有異政祀名宦鄉賢生繼成公德徵配陸夫人貳邵夫人實生先生生有盆蓮之瑞王父紀以詩至今跋而藏之靜成有弟靜逸公校配朱夫人無子因以為嗣自幼神采奕奕善讀書言動如成人母授果餌必拱手接或命自取一如所授習舉業起起章句外默誦諸儒語録性理諸書二十一壬午舉於鄉居嗣母憂丙戌丁亥顧涇陽先生方講學聽之甚喜即曰

學將為聖人也出口則議論入手在躬行豈可泛求一日看大學或問見朱子說入道之要莫如敬悚然曰是矣一以整齊嚴肅為主久之見程子謂心要在腔子裏解曰腔子猶言身子耳渾身是心大學曰修身為本又曰知本更於何處索本即身即心會歸於一道不遠人於斯可見己丑成進士出高邑趙儕鶴先生門即有知學之評廷試三甲當為令丁嗣父憂先後盡哀持喪甚恪益修子職絶人事讀禮讀易服闋謁選當改京秩或

有申舊例外仍與外者甚喜曰居內悠悠坐老歲月不若乘此年力做一出頭以後便可刃解然竟授行人自盟曰吾於道未有所見但依獨知擔負庶幾深造適僉事張世則疏詆程朱欲改易傳註上所著書求頒行天下不勝憤上崇正學闢異說一疏報曰高攀龍所言有關世教尋論大本大機語極剴切高邑方在銓部共相確證深味河東粹言謂約而且精當字字體貼孫立亭為司寇相見勉以力學且言律為用世本因加意律學

作日省編集崇正編謂讀書意思不進者尊德性功夫少也卒以半日靜坐即出遊公會水邊石上僧房皆其嘿嘿齋心處五更氣清尤自提策忽思閑邪存誠句覺得當下無邪渾然是誠又覺得覓誠即邪存之即是舊字雲從因以改焉奉使金陵鄒南臯在刑部各言所志期以最上工夫還朝感時事上君相同心惜才遠佞疏語侵閣臣下部院會議聞之坦然涇陽謂只宜杜門存待罪意若太坦然亦覺未至此意須當自得深服其言

既議上降雜職尋調極邊涇陽亦以言事黜貽書有吾曹一時退處共得閒身何修報稱之語甲午赴揭陽典史舟中嚴立規程只於靜中著力當心氣澄寂時有塞乎天地氣象所經奇峻山川險絕灘頂一一悅心當境皆為我助過汀州坐旅舍一小樓甚樂手二程書至萬變俱在人其實無一事句猛省曰果無事從來牽纏俄然斬絕抵官勤職事課藝集朱子要語刊示之邑令為同年佐其不逮除一兇人署事三月覓差歸其地有蕭

自麓者故念菴先生門人臨別語曰公當潛養數年不可發露先輩嘗背地用一陣苦工夫故得成就再拜謝曰敢不服膺至漳謁李見羅先生李謂既知宗則心意知物各止其所格致誠正不過就缺漏處照管真有無所事事的光景荅以大學格致即中庸明善要使學者辨志定業此心光明洞達無毫髮含糊疑似以為自欺之本然後為善去惡意誠心正身脩善所以純粹而精止所以敦厚而固也不然萬端紛起如何用力且修身

為本人皆知之然必辨義利是非之極窮至無穿窬之心斯為知止工夫喫緊沉著豈可平鋪輕說都無氣力并條目次第籠侗做去李無以難自謂出門至此學力已三轉手勢乙未歸再取釋老二家衆之謂釋氏與聖人所爭毫釐其精微處吾儒具有之總不出無極二字病處吾儒具有之總不出無理二字尋連居父母喪一依文公家禮讓產諸兄弟不可得盡供喪葬餘置義田贍族戊戌作水居於湖邊中有一可樓言無所不可也

武郡吳子往來訪深契與閑關趺坐坐必七日作復七規程取大易來復之義甲辰東林書院成故龜山先生遺址有道南祠侵於僧院部文莊圖修復不果至是與涇陽共成之集吳越士大會其中一依白鹿洞舊規每會拈出大旨互證要歸於端居主靜謂大聖賢自有大精神主靜只在尋常日用中學者神短氣浮以百當一以千當十積久厚聚拔此俗根庶見天則以學為教從前定靜居多間以會友應酬至是無之非靜觸處流

行不煩收攝嘗自言丙午以後方實信性善知本中庸之旨此道絕去名言程子名曰天理陽明名曰致良知總不若中庸二字中者停停當當庸者平平常常本體如是工夫如是一毫造作走作不得心矩學矩從有離合中造到渾成處於朱為貫通於孟子為集義所生於顏子為不貳不遷四十年攻苦確然可自信者兩朝鼎成廢臣以次起用庚申名拜光祿寺丞同日高邑為太常少卿福清葉臺山先生再召為首輔鄒南皋為總憲

衆正竝登以會講事屬同年葉閒適而後行辛酉進光禄少卿署事綜理精密中官初鬧於前尋即帖服嘗云頭緒雖多儘做得去三邊徼報狎至請逐鄭養性李如楨李可灼以消萌除慝淇澳孫先生上紅丸疏劾舊輔方從哲讀而歎曰此一部春秋也持論不少顧忌轉太常少卿作寅直說并陳務學之要言明理以明心明心以出治方從哲鄭養性大義不容不討不然孝非孝反以不孝為大孝忠非忠反以不忠為大忠黑白倒分人

禽反易何所不至傳旨重處福清爭曰斯人有重望處則滿朝必爭吾亦與之同去促罰俸猶有言朕不孝之語葢上本英明重首輔容讜言逆璫魏忠賢雖在傍播惡猶未得盡肆也已轉大理少卿又轉太僕卿方鄭之黨且憤且懼竊竊只以東林為言將注其毒會京師建首善書院葢鄒南皋馮少虛兩中丞率同志所闢福清為之記稱一時盛事給事中朱童蒙騰疏顯詆大約歸重東林踵而起者甚衆兩中丞皆辭位去先生亦疏辭

謂講學何罪頓空法紀之臣禁學何名發自聖明之世再移疾有邪氣所干元氣大伐等語以身為喻兾有感動福清留之加護持甚力明年差歸給事中王志道疏論兩朝事淆雜不倫致書駁之大要言人臣為國當杜漸防微懲前毖後不宜為亂賊脫罪為君父種禍夫皇祖威福在手妙於調停是皇祖身上事皇考仁孝根心妙於隱忍是皇考身上事今上祖考在念妙於處分是今上身上事若夫嚴萬古綱常守三尺法紀君讎必報

君賊必討是臣子身上事而奈何諱之加以誣謗使天下更不敢開口說亂賊一字可乎見者無不膽落然皆倚中官為窟翻弄無所不至心憂之日玩易自適幸鄭養性會鞫逐出都門頗慰謂身上事作一小結局方請告張太宰誠守曰高公坐此人皆畏憚又自指其心曰渠心明說出人自知畏尋奉差舟行卒業易註到家講東林如故曰宦情秋露學境春風是可決擇矣福清見勢孤求補閣臣挈余為助點用四人聊城朱蓼水南樂

魏道沖與馬余過梁谿相見力以大義為言猶未行無何晉刑部侍郎趣還朝皇子生推贈三代廕一子曰聖恩渥矣敢自逸乎時高邑已為太宰給事中魏廓園故與東林講席晉首吏垣相約一以懲貪為急内外凜凜顧逆璫已用事南樂結為族大拜實有力焉初對衆猶諱之璫亦曰我家人殊不濟事然密已輸款導之為非一日講筵後璫刺刺品評且曰莫用一邊人則其源可知所礙手惟閣臣未幾璫為楊副院大洪所糾列二十

四大罪頗內懼謀於南樂謂必去福清乃可因其求歸陽慰諭迫以不堪事（林如翁事）乃行始無所憚總憲孫藍石病卒衆議揚副院署事瑺不允議馮少墟為代瑺傳旨推在京者戶兵刑三尚書非人望所屬卿貳中因補少宰及南太宰點陪并正推皆引去或曰內故以此驅除也惟先生與饒豫章李懋明三人饒年老李新至資淺又為同事者所軋遂以屬馮苦辭曰師生分列部院攻門戶者藉口何以自解然衆議已定不可易遂推上余

見內外所忌惟先生命未必下舊例送票而後發計期三日至是次日即發衆皆欣欣余獨怪謂非佳意方福清在事每言聊城久處不及時局一語難測南樂本閣老門生當票擬福清運筆如飛忽曰糊塗又他事多相左臨發密語余曰渠內有所恃咄咄逼人不得不避蒲州更非其敵必不能久子當早辦歸計又曰梁谿內所甚惡外尤側目又太宰門生子之年友於道交為湊拍於俗情為眼釘尤須善處余心誠然皆不敢言也先生

既入臺首糾極貪御史崔呈秀奪官勘贓尋具疏申嚴憲約責成郡邑列五十餘款期於拔才除賊示畫一之畔其大端在調和閣部謂閣當借用外廷不可以外正直而疑其激外當責成內閣不可以內和緩而疑其媚福清深得此意余亦忝附同心謂其迹自是可泯而議者眷眷以二人大可疑有冷語挑剔者余等皆稱疾不出至煩鴻臚宣諭暫解孟冬廟享南樂遲至首垣等峻劾示必不容大憝遂顯附逆璫商之聊城合策以獻凡

閣票用墨内批用硃内有可否必發改票閣臣執正甚至強爭内亦無如之何必曲聽或一二字添改必註明俟考皆首臣執筆想正統初年勒定張太皇太后所云凡事聽先生主張者世世守之閣臣惟此一柄可以著力即神宗在位久事多獨斷留中亦未嘗不依票改批至是獻策曰散其權某奮死奉命何事不可為墻甚喜傳旨云云呈秀亦援體言曽糾陶朗先高曲庇借事報讎時山西巡撫缺已擬郭尚友改推謝應祥謝曽為嘉

善令首垣經識拔者御史陳九疇方外轉窺指以門牆為言詔停應祥另推選郎首垣奪職責太宰及先生阿比余驚曰部院待罪或得免聊城出不意矃目曰誰免誰免蓋成算已定惟就中人知之明日九疇留用朗先直追贓四十八萬凡蒲州原擬改之至盡蓋皆兩人潛改潛送屢黜員外郎徐大化又伏內幕潤色動千百言蒲州本以王安事與南昌劉是菴先生皆逆璫所銜劉早去僅得免至是數見侵堅卧余肩次受事權去無能

為朱童蒙以蘇松兵備拯死告災者衆大開引疾余照例票允聊城攫取改擢京堂御史李蕃李恒茂言他事暗訕前察余駁之南樂追還改褒奬余即趨出旬日間蒲州太宰及先生皆逐余賜歸歲除出京一網打盡呈秀復用為先鋒明年乙丑毀書院屢起大獄殺副院首垣等十餘人太宰行戍欲并坐先生吳錦衣力解得止至丙寅三月竟逮報至為十六日謁道南祠有別聖文歸看花後園呼諸子舉原無生死四字以示且曰急料

理為出門計獨身就理可免他累作字二紙扃篋中復之內寢與夫人款語少刻出取所封紙示兩孫曰無先發明日以此付官旗時已三更命暫退移時聲寂諸子推户入見燈火熒然發所封乃遺表也諸子急從旁扉奔池畔則赴水死矣蓋次日丑時也舁香撲鼻鄰人皆聞車馬聲瓦裂聲衣履整齊淤泥不霑身滴水不入腹數日成殮面色如生遺表云臣雖削奪舊係大臣大臣受辱則辱國故北向叩頭從屈平之遺則君恩未報結

願來生臣高攀龍垂絕書乞使者執此報皇上復有別
友人書云僕得從李元禮范孟博遊矣一生學問到此
亦得少力心如太虛本無生死何幻質之足戀乎聞者
無不哀痛余為位哭成病至秋稍愈往弔靈風肅然若
或見之嗚呼傷哉夫河東戹於王振即褁強之悍尚以
臺長被訶叱不敢鞫卒賴竄下執爨奴哭泣以免今忠
賢之逆十倍於振閹臣反逢其惡其餘草偃因以報怨
逞志黑浪翻天鬼風匝地坐視正人糜爛并及先生曾

虆奴之不若人止知南樂不知聊城有物有對一顯一微小人作緣終露醜態不月餘春闈副考陡被奪去鞅鞅有遑言守位不終究竟掛齒讕辭解嘲奪者志無不快咸無不加然良心間露公論難容最後一疏嗟何及矣逆璫科之以叛呈秀咎以為多立地譴歸蒙面以死而附麗諸人猶泰然侈得意自謂遠或十年近且五七年可坐享富貴然不逾歲聖主龍興首斃逆璫呈秀餘以次湔埽一空先生得贈太子少保兵部尚書賜祭葬

諡忠憲䕃子子世儒誥關謝恩明旨稱為孤忠邃學秉節正終世儒復以先生兩次請移封母夫人未霑一命具疏乞恩得封夫人又復邀三世誥贈自雪樓公以下咸得恩贈如先生官噫嚱是亦可以慰矣生嘉靖壬戌七月十三日距其歿得年六十有五配王夫人子三女四孫男七孫女五曽孫一俱詳述中世儒等以崇禎三年十二月廿八日葬於九龍南嶂崠之諭瑩先生既歿且追邮海內益悲思謂常人蓋棺始定真正學問人至

此始見光輝力量夫學自孔孟後程朱立準陸象山互有印正遂覺分塗後之人習其說者皆不免流弊先生謂從朱學弊為實證可消從陸則流為虛證難補益深見近日聰明人大言鼓動致人心陷溺思以救之又不欲明指其人祇煩詞說故以敬律身以靜窺妙以易義乾坤姤復轉樞紐遮實補虛然後學脉始清邪說自息功不在距楊墨下而蒙難從容符合明夷之旨靜中得道諸苦咸除出死入生當下超脫稱今古一人又何疑

焉著作甚多內朱子節要研訂最真正蒙集註解釋最備周易孔義則一生精力所注真前聖所未發者余素不知學相從日久以真之一字見許期以經世而今已矣世儒等以志見託一時同志彫盡非余莫可任予往亦以為言然下筆實難繪天測海未容草草而天裂海枯驚悸垂死之餘淚有餘思不屬荏苒年餘則錢宮詹神道碑銘已出乃矍然摘而書之美不勝書别有全刻不可不讀姑為之銘銘曰

千古學術自有真諸儒講席多平分吾道南矣梁谿濟
東林書院天下聞顧公開壇從如雲高公領袖同其羣
程朱訂定埽紛紜陰霾積久見朝昕從教蛙鼓喧復殷
獨衍孔脈精且勤剖判神理窮無垠繭絲牛毛何足云
興起善類德所熏立言垂世比典墳振肅綱紀滌世氛
閑不加察口露齦於我何有等飛蟁超然箕尾謝魔軍
入水不溺貌欣欣花香池影氣氤氳生死如一見真君
曰忠曰憲表清芬我增一字則曰文

高忠憲公年譜

華允誠

世宗肅皇帝嘉靖四十一年壬戌七月十三日午時先
生
先生姓高氏諱攀龍初字雲從後字存之别號景逸
其先人曰孟永公始居無錫一傳耕樂公如圭再傳
省軒公翼三傳雪樓公適代有隱德雪樓公生靜成
公材舉孝廉令黃巖有異政祀名宦鄉賢靜成生繼
成公德徵配陸夫人貳邵夫人實生先生靜成有弟

靜逸公校配朱夫人無子因以為嗣先生之生也有盆蓮之瑞靜成公詩以志喜後先生得手筆於冗紙中捧誦珍悼跋云蓮花之君子也發於盆盎小能大也常人神局於六尺君子神充於宇宙亦若是矣出於污泥汙能潔也常人心役於五官君子心超於萬物亦若是矣蓮多子者也子以及子吾兄弟子孫相率為君子乃所以報吾祖報天之休也

四十二年癸亥二歲

四十三年甲子三歲

四十四年乙丑四歲

四十五年丙寅五歲

穆宗莊皇帝隆慶元年丁卯六歲就外傅

先生神采奕奕善讀書言動如成人母授果餌敬而

受之或命自取必如所常授數

二年戊辰七歲

三年己巳八歲

四年庚午九歲
五年辛未十歲
六年壬申十一歲
神宗顯皇帝萬歷元年癸酉十二歲工文章
二年甲戌十三歲
三年乙亥十四歲
四年丙子十五歲應童子試
師事邑中茹澄泉兄事孝廉許靜餘以學行相砥礪

暇則默探討諸儒語録性理諸書

五年丁丑十六歲

六年戊寅十七歲

七年己卯十八歲

八年庚辰十九歲

九年辛巳二十歲補邑諸生

十月娶王夫人

初聘王抑所女繼山孫女殤抑所以先生為天下第

一流人品即抱內戚沈女續好先生佩德勿替終身無二色

十年壬午二十一歲舉於鄉

爲沈龍江徐簡吾所識拔一見以天下士期之闈中原係落卷將發椾矣簡吾就榻不能寐鼠嚙其足者三簡吾異之暗中抽一落卷即公卷也呈主司遂得中式

十一年癸未二十二歲

十二年甲申二十三歲丁嗣母朱夫人艱

十三年乙酉二十四歲

每日嚴立課程自卧榻至日逐經行處壁間悉粘一圈期於觸目警心無令此心放逸又有日鑑篇以德業之敬怠義欲分註於天時人事之下日有稽月有考

十四年丙戌二十五歲　始志於學

邑令李元沖延江右羅止菴與顧涇陽先生講學於

黌宮士紳雲集先生躍然喜曰吾夙有志於學今得
縣父母為嚆矢吾學其有興乎於是蚤起孜孜以全
副精神用於止敬愼獨存心養性遷善改過閒而學
始有入門矣

十五年丁亥二十六歲服闋

十六年戊子二十七歲入南雍

司成趙定宇略師生之分結忘年交

十七年己丑二十八歲舉進士　廷試三甲

分考高邑趙南星儕鶴評云此卷似知學者當拔之
牝牡驪黄之外同門有薛以身敷教歐陽宜諸東鳳
王中嵩述古
七月丁嗣父艱歸
讀禮三年孺慕如一日自料理襄事外惟定省生父
母與講學會友翻經閲史為日程他無所置念也
十八年庚寅二十九歲
十九年辛卯三十歲服闋

二十年壬辰三十一歲謁選京師

先生廷試三甲當為令丁憂起復當改京職值選司鄒孚如議申舊例仍與外先生喜寄父書曰男觀今日時事日非天下事無一可做稍酬生平惟有守令耳部官悠悠坐老歲月不若乘此年力做一出頭以後可迎刃而解嚴不至激和不至隨兒自量力能為之愛民好士一介不取兒亦量力能為之邑中豪傑雖多兒意所取法者鄒文莊王繼山二公皆自州官

起脚夙志如此未審得遂否既而部議不行

六月授行人司行人

上崇正學闢異說疏尋上今日要務疏

時有四川僉事張世則疏詆程朱欲改易傳註上所著書求頒行天下先生不勝憤愕上崇正學闢異說以一人心以端政本疏上嘉之曰高攀龍所言有關世教不旬日尋上今日第一要務疏言天下之大本與天下之大機欲上法祖操心講學勤政發帑理財

語甚剴切留中不下

時僚友同志若聊城逯與權中立江右陳奐仲巖郡

洪平叔文衡先生與之上下今古講究性命詢訪人

物善相長過相規稱莫逆交後諸公皆蔚然爲名臣

先生有力焉

司中無事藏書甚多得恣意探討取二程朱子全書

薛文清讀書録手自摘抄作日省編集崇正編尤多

用尊德性工夫以半日靜坐半日讀書一日靜坐久

之忽思閑邪存誠句覺得當下無邪渾然是誠更不須覓一時快然如脫纏縛從此反躬實踐會友談心種種無非是物矣

十二月齋詣金陵謁鄒南臯朱虞蔚瞿洞觀諸先生

二十一年癸巳三十二歲 正月自金陵歸燈夕前抵家朝夕娛親外益務親師取友考德問業往毘陵謁錢啓新先生往蘇州謁王少湖先生甞曰

王先生謂士君子須是立得箇大節居鄉勿為鄉愿居官勿為鄙夫方有可說處語不多令人惕然深省

十二月復命建言摘廣東揭陽典史

入都三日見鄭村楊應宿附閣攻部擠擊衆正甚力先生憤激不平上君相同心惜才遠佞以臻至治疏語侵閣臣遂有此謫大要言諸臣罷黜非輔臣欲除不附已則内侍不利用正人而應宿等反借不附吏部之名致阿徇閣臣之實閣臣聲音笑貌間雖示開

誠布公之意而精神心術之隱實不勝作好作惡之私以致機權潛用善類坐空云云奉旨著部院會同該科從實究問先生侃侃詰問不少諱避因有皇長子明春出閣之諭先生雖身在危疑喜國本大定與相知酌酒相慶忘其一官之去又遺吳海洲曰人行義非難所安為難此心清淨中一物不可著何處著一官若一念未融其道不光矣了此便鳳凰翔於千仞海洲亦為先生建言削籍者也

十二月辭朝歸

二十二年甲午三十三歲　七月赴任廣東

顧涇陽亦以言事黜先生貽書有吾曹一時退處共得閒身何脩報稱之語至武林與廣東陸古樵粹明嘉善吳瀛菴志遠談論數日古樵潛心白沙主靜之學先生得其提醒自歎於道尚未有見總無受用發憤曰此行不徹此事此生真負此身矣舟中嚴立規程取前所爲半日靜坐半日讀書者反覆行之當心

氣澄清時有塞乎天地氣象在路兩月如武夷天游九龍十八灘險絶奇絶處不可屈指靡不畢領其勝憩九峯書院登子陵釣臺溪聲鳥韻茂樹脩篁種種悅心而心不著境自謂得山水之助不小過汀州登旅舍小樓甚樂手持二程書偶見明道先生曰百官萬務兵革百萬之衆飲水曲肱樂在其中萬變俱在人其實無一事猛省曰原來如此實無一事也一念纏綿斬然遂絶忽如百觔擔子頓爾落地又如電光

一閃透體通明遂與大化融洽無際更無天人內外之隔至此見六合皆心腔子是其區宇方寸亦皆本位神而明之總無方所可言也平日深鄙學者張皇說悟此時只看作平常自知從此方好下工夫耳至揭陽不以謫官閒散怠於職事日於倚齋課士正文體釋書義兼編集朱子要語刋示之生徒興起者數十邑令為同年朱任宇先生訪知民情吏弊悉心啓告臨行殛一兇人陳所蘊工起滅報睚眦占主女細

民至鄉紳地方官府莫敢誰何先生窮治其罪竟置之法遊蓮花峯謁文丞相祠周元公祠韓昌黎陸丞相祠所得友為蕭自麓自麓故羅念菴先生門人以立敬為學所見甚正署事三月假差歸别自麓請教曰公當潛養數年不可發露先輩皆背地用一陣苦工夫故得成就耳先生深然之啓行諸生不遠百里相送臨别依依謂曰諸君努力自當相遇中原與諸君矣繼自今朓鄙人毀廉蔑檢無以見諸君諸君不

克砥礪猒猒世俗亦無以相見則皆曰誠如此盟至漳州謁李見羅先生辨論大學格致之旨謂大學格致即中庸明善所以使學者辨志定業絶利一源分剖為已為人之界精研義利是非之極要使此心光明洞達直截痛快無毫髮含糊疑似於隱微之地以為自欺之主夫然後為善而更無不為之意拒之前不為惡而更無欲為之意引之後意誠心正身脩善所以純粹而精止所以敦厚而固也不然非不欲止

欲惰而氣禀物欲拘蔽萬端恐不能實用其力矣且
惰身為本聖訓昭然千古知之只緣知誘物化不能
反躬非欲能累人知之不至也何以旦晝無穿窬之
念夜必無穿窬之夢知之切至也學者辨義利是非
之極必皆如此斯為知至此工夫喫緊沉著豈可平
鋪放在說得都無氣力且條目次第雖非今日致明
日識然著箇先後字亦有意義不宜如此儱侗過延
平拜李先生祠往考亭拜朱夫子祠過崇安拜趙清

獻祠蕭蕭身世雲水孤清自謂出門至此學力已三
轉手勢
序王文成年譜作陽明説辯共四首
二十三年乙未三十四歲二月抵家
再取釋老二家參之謂釋氏與聖人所爭毫髪其精
微處吾儒具有之總不出無極二字弊病處先儒具
言之總不出無理二字觀二氏而益知聖道之尊若
無聖人之道便無生民之類即二氏亦飲食衣被其

中而不覺也

二十四年丙申三十五歲　繼成公陸夫人偕壽七十

先生同昆弟稱觴宴客

三月六日連遭父母喪

遵喪禮不二斬稱降服子居喪竭力襄事父遺命析

其產而七之先生推以讓諸兄弟不得盡出為喪葬

費餘置義祖贍親族分贍祖妾之無子者

二十五年丁酉三十六歲

二十六年戊戌三十七歲　作水居為靜坐讀書計數年間徙居婚嫁歲無寧息而動中煉習靜中溫養工夫卒未始頃刻廢於水居搆一可棲可者言無所不可也茅簷數椽極湖山之致謝客棲息其中動以旬月計偶遠近同心如歸季思吳子往諸先生來訪相與瞑目焚香閉關趺坐坐必以七日遊陽羨諸山則坐龍池頂遊武林諸山則坐弢光黃龍荻秋菴作復七規程是秋會同志於二泉之上與管東溟辨無

善無惡之旨作山居課程

二十七年己亥三十八歲

偶至黃巖縣謁靜成公祠父老咸嗟歎之云此高一

、合孫也蓋靜成令巖時民無滯獄只帶合米可了故

云

二十八年庚子三十九歲

與吳子往等靜坐水居日記云日逐只是顧諟明命

爲工夫又云一日覺氣在胸膈稍滯思調息息最微

若有若無誤認氣爲息而調之大害事矣次日便覺多卻調息一念只是誠無為著些子不得也

二十九年辛丑四十歲

八月偕四郡同志會講於樂志堂

三十年壬寅四十一歲輯朱子節要成

三十一年癸卯四十二歲註張子正蒙完

三十二年甲辰四十三歲東林書院成

錫東林者宋龜山楊先生講學之所廢為僧院部文

莊公所脩復王文成記可考也後復變為僧院先生與顧涇陽先生弔其墟聞於當道葺道南祠搆講堂書舍相與講習其中朔望小會春秋大會歲以為常涇陽倣白鹿洞為會約先生為之序自涇陽歿先生獨肩其責每會取儒釋朱陸之辨文成文清真悟真脩之辨為已為人義利公私欺慊邪正之辨時時拈示洗發痛快令人劃然開油然得尤謂學者雖得朋友講習之功不可無端居靜定之力蓋各人病痛不

同大聖大賢必有大精神其主靜只在尋常日用中學者神短氣浮便須數十年靜力方得厚聚深培而最受病處在自幼無小學之教浸染世俗故俗根難拔必埋頭讀書使義理浹洽變易其俗腸俗骨澄神默坐堅凝其正心正氣乃可耳

三十三年乙巳四十四歲　作異端辨

先生遊武林遇一僧原係庠於學宮一旦叛入異教著書數種多抑儒揚釋之語因摘取其言各剖破之

分四條刻遺書

三十四年丙午四十五歲　實信孟子性善之旨同顧

涇陽先生會於虞山書院有虞山書院商語小引

三十五年丁未四十六歲　實信程子鳶飛魚躍與必

有事焉之旨　立家訓　析諸子産有量入約

三十六年戊申四十七歲　赴毘陵經正堂會

為大水災條議救荒　為同區設立役田

三十七年己酉四十八歲　赴金沙志矩堂毘陵經正

堂會

三十八年庚戌四十九歲　六月講學焦山段幻然主會　赴嘉禾天心書院會

三十九年辛亥五十歲　實信大學知本之旨　訂古本大學　三月講學於金沙志矩堂　四月講學於荆溪明道書院　秋赴毘陵經正堂會

四十年壬子五十一歲　實信中庸之旨

四十一年癸丑五十二歲　三月講學於金沙志矩堂

九月靜坐武林弢光山中著靜坐說 十一月延錢啓新先生講易東林

四十二年甲寅五十三歲 春舉同善會以贍鰥寡孤獨中有節孝者尤加惠之 赴荊溪明道書院會

七月作困學記

四十三年乙卯五十四歲 著理義說氣質說未發說朋黨說

四十四年丙辰五十五歲 赴毘陵經正堂會

四十五年丁巳五十六歲　赴荊溪明道書院會

四十六年戊午五十七歲　有戊午吟

四十七年己未五十八歲

四十八年光宗貞皇帝泰昌元年庚申五十九歲

八月神廟賓天　光宗即位罷商稅發內帑起廢籍朝政一清甫一月鼎湖再泣先生方講學東林凶問至爲之輟講

十月少司寇鄒南臯先生疏薦

十一月御史方孩未疏薦

熹宗哲皇帝天啓元年辛酉六十歳　正月作壽戒

先生云人生六十老矣老人年日增事當日減患減之

未盡不患減之過當以目前最切者減之戒壽文壽詩

壽卮壽服壽畫壽屏壽燈壽筵演戲集分迎賓等禮守

此七戒老人澄然無事矣無事之樂更有何樂似之乎

舉鄉飲大賓

三月詔起光禄寺丞　九月啓行至京

是冬別東林諸友北上以會講事屬葉聞適吳瑾華主盟再拜囑曰畢竟此事為吾輩究竟弟此行原殉君親二字可歸即歸不使東林草深也到任作一聯粘堂中云精白㢠衷一毫其不損不加真性靖共爾位勿昧其可仕可止本心

二年壬戌六十一歲　正月陞本寺少卿例　贈嗣父母

奉政大夫宜人移贈本生父母亦如之

著乾坤說心性說寅亶說

太廟春祭執事

時寺官正貳皆缺備極煩勞元夕上供九般茶飯缺

天鵝羣璫恣索先生唯唯密疏援累朝例以家鵝代

用逮旨下帖然

裁無名供費發鋪行物價革諸曹鋪墊又以餘糧

賑士之貧者

先生云光禄事雖多儘做得去初間尚有中官聒擾

事事不放過事事不已甚遂帖服不敢動令益沛然

矣但不可便以此為盡職他事一切不管此等職事全莫不得也既而廣寧失陷人心皇皇先生獨鎮以安靜

疏請破格用人以備不測

薦孫愷陽董應舉李之藻鹿善繼及慎繳內守令之選行保甲防禦之法俱允行

疏請逐鄭養性

疏內云乞將鄭養性等發回原籍李如楨崔文昇明

正典刑庶危疑可釋隱禍可銷報聞

議方從哲無君之罪

時孫淇澳為大宗伯疏論從哲紅丸事先生見之曰此一部春秋也旋得旨下部院九卿科道會議先生力持正論不少顧忌議具別刻人以為鐵案又嘗粘一聯於室云得閒且閒今日莫思明日事當做便做一年可作百年人未幾轉太常寺少卿於祀典多所釐正

疏陳務學之要致治之本

疏內復及方鄭事傳旨欲重處福清爭曰此人有重望若處滿朝必爭吾亦與之同去僅罰俸先生在京一年汲引後進之賢充滿朝宁言路中賢者稍動爭端便立止之不使元黃之戰再見於起廢之後嘗謂默然融化乃是道理煦然調停即屬世情二者天壤不侔弁調停之意一切泯之

九月轉大理寺右少卿

時掌院鄒南皋副院馮少墟建首善書院立講學會給事朱童蒙謄疏顯詆指意歸重東林欲天下以講學為戒先生欲具疏辨適奉有明旨如日中天乃具揭以明其是非已而鄒馮兩先生請告歸詞林文湛持亦抗疏歸先生三疏抗辭不允有論學揭罷商稅揭

八月奉命慶陵掩龍口祭告

十一月晉太僕卿

疏辭復不允中有講學何罪頓空法紀之臣禁學何名欲行聖明之世又有陰陽交爭上下隔塞邪氣所干元氣大伐等語以身疾喻朝政也

除夕太廟陪祭

三年癸亥六十二歲　乞差歸　明討賊之義　周易孔義成

給事王志道疏論兩朝事淆雜不倫先生致書駁之略云人臣為國當杜漸防微懲前毖後不宜為亂賊

脫罪為君父種禍夫張差制梃美女代劒先進熱藥後進泄藥彰明較著中外共知孰得諱之諱之一字為亂賊設護身之符加以誣謗二字又為亂賊立箝口之法大義所關不容隱忍也　向著周易孔義冊中卒業

四月抵家復尋東林之社

先生雖歸朝中諸君子實未嘗一日忘先生即家起用

十一月陞刑部右侍郎疏辭不允

皇子生推贈三代廕一子先生慨然曰君恩渥矣其何以報

四年甲子六十三歳　三月同門人華允誠啓行途中兩閲月相對講學至維揚謁王心齋祠心齋子王泰留先生講學至寶應與余兄燕超公劉清之講學於范文正公祠燕超教諭寶應倡明理學搆興讓堂為諸生講習之所先生為之記

六月進京

時楊副院論魏璫二十四大罪奉聖旨切責舉朝爭之不得杖死工部郎萬燝逮御史林汝翥疑匿福清寓中官競圍其門天下大柄驂驂盡歸宮寺先生曰外廷法用正直内閣法用和緩内閣當借用外廷不可以正直而疑其激外廷當責成内閣不可以和緩而疑其媚如此乃相成也又曰中官用事未能拔其毒且須殺其毒宜如歸德相公勸化諸璫勿與吾輩

為敵庶幾縉紳之禍可減萬分一耳

九月陞都察院左都御史

總憲員缺舉朝共推先生先生懇辭曰太宰是房師可與門人分掌部院乎大司寇喬公左司寇饒公皆正人也而饒公資俸深受杖更憐可越次用某乎又勸推馮少墟太宰亦以為然業註饒矣而河南道袁化中堅執不從卒以先生名上次日得旨先生益跼蹐不自安具疏曰都御史者古之御史大夫也天下

之事皆得言之臣工之邪皆得糾之然而世習之漸靡難言矣臣子不真心為國家不真心脩職業悠悠忽忽則有難振之氣以請託為固然以貨賂相結納則有難洗之習陞遷壅滯仰屋書空則有難定之志謬同異為是非誤愛憎為好惡則有難清之見無端而起畛域藩籬無端而起弓蛇鬼豕則有難調之情

九

所以難者皆緣人心各有陰私故各成隔礙必居此位者自心先無陰私而後可銷人陰私自心先無隔

礙而後可通人隔礙至御史簪筆朝端公論之明晦
由之持斧寓内一方之安危係之必為之長者朕為
一體萃為一心惟君國之是殉毋身家之苟營而後
可宏濟於艱難今者大計在近廵方之使當使循良
之麟鳳悉耀光明貪殘之豺虎皆投有北庶困窮四
海寔荒孑遺尚獲少延喘息不然御史之失職即都
御史之失職此之關係何如重大乃以臣之薄劣當
之是易所謂覆餗者也疏上不允乃就職

榜禁書儀　劾御史崔呈秀

先生謂今日安民之計只在除貪酷吏欲吏無貪先從輦轂始一入中臺即有禁絶書儀榜行五城御史張掛九門令知清明之朝決不容纎濁之事適有魏璫私人崔呈秀巡按淮揚回道贓私鉅萬纎聲流傳立疏糾之部覆褫職遣戍輿論稱快　又謂院中總六部之事職其要不職其詳此衙門頗可救得世撫按相貫通寓内共如一堂京師五方雜處見聞博而

而易真今只咨訪監司守令於輦下各省之賢者人人咨之事事記之貪酷害民撫按不糾於置郵中詰問之第一義在立身上守法苞苴一毫不入竿牘一字不出不言而人自凜矣又謂天下事君相同心方做得閣銓同心做得一半部院同心次之若撫按督學選擇盡皆得人士習民風不無少補

十月頒歷陪祭　疏請挺撃案三臣諡廕奉旨下部不行

李倖張庭陸大受三臣也為君父告變執法罪竟
抑鬱賫志以歿先生特請謚廕以旌其忠魂會朝局
大變不行

覆吉人及時宜用疏

御史喬承詔疏薦王紀鄒元標滿朝薦徐大相馮從
吾李炳公諸正人奉嚴旨切責下部院參看先生復
疏力薦之亦不行

具申嚴憲約疏　未及上罷歸

疏云臣觀天下之治端本澄源必自上而率下循法守職必自下而奉上故朝廷恩澤至州縣始致之民州縣者奉法守職之權輿也州縣賢則民安州縣不賢則民不安顧天下為州二百二十一為縣一千一百六十六豈能盡得賢者用之賢者視君為天不可欺也視民如子不忍傷也奉法守職出於心所不容已非有所為也其次則有所慕而勉於為善有所畏而不敢為不善其下則不知職業為何事法度為何

物慾其欲而已是民之賊也故為政者拔賢才除民賊約中人天下惟中人最多約之於法皆不失為賢者太守約州縣者也司道約府縣者也撫按則無所不約約之使人人守法如農之有畔焉而無越思則天下治矣列州縣所當行者五十餘條凡農桑水利敦教化育人才正人心厚風俗刑名錢穀積貯給散保甲防禦聽訟恤刑彰善癉惡剔蠧釐奸之法纖悉備具巡方者另有禁約欲行當行之事將次第舉行因

會推巡撫事起不果掌憲僅月餘人以為北顧南部
復見云先是魏廣微黄縁入相久與正人齮齕至是
以頌歴不至廟祭後期為臺省魏廓園大中李仲達
應昇等交參懼不能容與呈秀共入閹幕合謀以傾
正人為一網打盡計先生與太宰諸賢同時罷歸云
十二月送静成公入鄉賢祠
五年乙丑六十四歳
正月舉郡鄉飲大賓辭不赴

三月酌免荒區漕米

時暑卯王通判追比荒區免米至斃杖下先生惻然為之設法約計水灾十之一二勻派高鄉每畝不過勻合借完本年漕免各給票以來年代免為償為福無窮

四月削籍為民追奪誥命

五月送別魏廓園於高橋　有高橋別語

春夏間逮楊副院等六人後先拷訊死六月金星晝

見與日爭明趙家宰等十五人俱提問追贓毀首善書院鄒馮二先生亦削籍先生最為羣奸所切齒必欲坐以重贓有錦衣理刑吳孟明素不識先生百口保曰若高老先生坐贓何以服天下始得免要典出坐以移宮一案南道游鳳翔疏詆削籍為民追奪誥命先生忻然曰非此異日無以見地下諸公既而張訥謂東林乃淮撫李三才尅剥東南脂膏所造田産無數奉旨拆毀估價入官所值僅三四百金而東林

遂為瓦礫之區矣有為先生危者以居易俟命謝之曰吾輩今日一切聽天一切靠天一日無禍即一日享福而已屏跡湖干自稱湖上老人不見一賓客不談一時事花鳥為伴嘯咏自娛謂大臣見廢時義當然東相知曰弟在此實有事做非浪擲光陰者手書示諸子曰屈子游於江潭表生自因土室彼固各以其時況我老矣病矣荷明主不誅之恩守徼臣引罪之義息交入山自是道理若欲山中見客何如不入

山為便若聞客至而歸何如不出門為安兩者勢決不能容至惟爾輩謝罪而已有扁舟相訪者堅不出曰此端一開水居住不成矣

六年丙寅六十五歲

二月仲丁奉六君子從祀道南祠

六子者涇陽涇凡兩顧子啓新錢子元臺薛子我素安子本儒劉子進則正言直諫於朝退則明善淑人於野丹心矢竭於少壯素節不改於暮年今日講壇

既毀恐年久事湮故有是舉

三月十六日謁道南祠　十七日丑時被逮不辱赴水終

初六日逮繆西溪周季侯十四日又有緹騎往蘇先生自度不免十六日之早以東林折後會講久輟神主俱藏道南祠特肅衣冠往謁有别聖文隨焚其草歸則看花後園與一二門生談笑自若午後門生華仲通自吳門至傳言頗異先生無幾微見顔色季弟

從山中入城相與暢飲園亭顏酡意悅旁一友言此
信未的先生微笑曰此信想的吾視死如歸耳心同
太虛原無生死何得視生死為二若臨死轉一念便
墮坑落塹不是立命之學平生講學此處看極分明
得多少力是夕祖孫父子從容晚酌無一言及家事
止云吾有贍田二百畝售之可完緹騎費蕭然就道
矣晚飯後忻然就榻呼諸子明日恐有事汝輩各歸
寢夜半婿秦君鄰復傳日中信諸子不令先生知先

生正睡覺問曰信的乎整衣起坐從容入書齋諸子後隨曰吾欲稍料理出門計可暫退但亟命家人覔舟明早入郡無被逮事即歸有即赴京不使官旗到家嚇汝曹耳作字二三紙鎖篋中復之内寢與夫人款語半晌出兩孫趨侍取封同黃紙置几上指示曰明日以此付官旗勿先開復諭曰吾明日從郡中往京無歸家相見期叮嚀汝者只四字曰無貽祖羞因命仍暫退諸子候齋外方商略赴京事三四刻不聞

動靜推戸入弟見燈火熒然几案寂然先祠爐香拂拂然覓先生不見急發前紙覩之乃遺表也云臣雖削奪舊係大臣大臣受辱則辱國故北向叩頭從屈平之遺則君恩未報結願來生臣高攀龍垂絶書乞使者執此以報皇上復有別友人書云僕得從李元禮范孟博遊矣一生學力到此亦得少力心如太虛本無生死何幻質之足戀乎諸子惶駭急從旁扉奔池畔則先生已赴水矣此三月十七丑時也先是門

人華闇脩夢遊桃園見一洞光景奇絶欲入不得睡於洞口有二人深衣幅巾以麈尾揮曰急醒急醒闇脩問姓氏曰吾周衡臺魏廓園也寄語汝師確乎不可拔潛龍也急來急來會機無失當相會於桃源深處闇脩覺而異之以告先生先生點頭曰或别有應尤異者先生平立水中左手護心右手傍岍衣履整齊汙泥不沾身滴水不入腹數日成殮面色如生人咸以為異云嘗有友問避亂之策先生曰先要打定一

箇大主意隨地行去康節詩云上天生我上天死我一聽於天有何不可人若無此主意臨時便手忙脚亂不能安於天理又有問朝聞夕死何以為可先生曰我有四字人忽以為常談不必說其友極叩之先生曰當死便死其生平之言如此是可以觀先生矣劉念臺曰先生平日學力堅定故臨化時做得主張如此攝氣歸心攝心歸虛形化而神不化亦吾儒常事若以佛氏臨終顯幻之法求之則惑矣知言哉嗚

呼先生固以徵言相示矣先生孝友性成怡怡色養嗣者生者兩得其歡待諸兄弟委曲懇至愉愉藹藹於諸姪愛之如子敬之如父閨門之内雍如肅如終其身無二色自幼無狎邪之游綺麗之好家居功課晨起盥漱謁家廟畢扃户觀書四壁不堊庭草不除帷帳不飾敝硯秃筆終日儼然飯後必瞑坐片刻極忙不廢每子夜起坐謂此時可想來復氣象五更復起坐謂初覺時甚好先忌齋素謝客時祭致齋一日

東林丁祭宿齋三日自奉極菲祭祀賓師則極其誠生殖不事漠然無營而親友以生計相托者則極力代籌至捐貲踐約於宗親有養之終身者有及其再世者於師生養死殯之於友髫齔之交無不終始相歡贍其貧卹其孤推轂寒士不遺餘力鄉紳宦遊者諄諄以愛民好士砥名礪節相勸勉地方有大是非得先生而定有大利害得先生而伸至設通區役田通邑役米蘇糧里之困舉同善會卹遠近之鰥寡孤

獨為德梓里又其餘矣作家訓數千言大要言色欲迷人臨財悞人便辟善柔之友敗壞人一妨人誦讀之功一消人高明之意須以孝弟為本以誠實為先以讀書窮理慎言語擇交遊為做人第一義嘗言子弟若識名節之隄防詩書之滋味稼穡之艱難便足為賢子弟又云要知聖人取狂狷意狂狷皆與世俗不相入然可以入道子弟若憎惡此等人便不是好消息所與皆庸俗已未有不入庸俗者出而用世便

與小人相貶與君子為仇是大利害處又曰善須是積積小便大一念之差一言一事之差有因而喪身亡家者又云臨事讓人一步自有餘地臨財放寬一分自有餘味又云見過所以求福反己所以免禍但肯反求道理自見小人所以為小人只是見別人不是而已又曰人生爵位分定非可營求只看義命二字透落得做箇君子邑中諸先達有一言一動可為師法者時時向諸子稱述之在京聞諸子嘗赴講會手

札勖曰此乃天地間不可絶之善脈賢子弟不可墮之家聲非細事也又云葉年伯是汝輩真師常在左右坐一晌聽教又云到東林最好入頭大衆會集時滿堂肅然此時默坐澄心看有妄想也無妄想一寂即是真心真心一放即是妄想非二物也不善用工者要驅除妄想另覔真心妄不可除真不可得善用工者知真昧成妄妄醒成真一反覆間耳得此意到東林實做工夫方不虛過此日方不做了人事久之

其味無窮受用無盡又曰吾在此全靠平日靜功少年不學老無受用汝輩念之靜功非三四十年靜不來何者精神一向外馳不為汝輩收拾矣事多拂意苦有疾病苦到老死苦益不可言靜而見道此等苦皆無之汝輩急做工夫受些口訣不然此事無傳矣天下惟此事父不能傳之子以身不經歷者言不相入即終日言之如不聞也待臧獲曲加體恤知其饑渴勞苦獨少有生事斷斷不假借服官於外倍加鈐

東嘗云人家為體面立崖岸曲護其短力直其事此乃自傷體面自毀崖岸也長小人之志生不測之變多由此以故家人亦兢兢守法兩之官僅簪頭四五人隨行供使令給灑掃即郵筒報復親自啓閉隻字不落其手一入總憲即遺書歸云居此官家人愈要兢業家人有德色便生意外事勿以圖利反至招禍勿以恃勢反至失勢又嘗云士大夫居間得財之醜不減室女踰牆之羞流俗滔滔恬不為怪只是不曾

立志故生平未嘗輕受一錢妄說一事有知交坐一不平許為代白其人以賄來曰不聞士人得錢如女失身乎謝弗預有以講學為名高者家鉅萬每歲厚聘一達尊主席曰敎以為己學以為人乎辭弗往初仕所得俸不敢自私必以奉父謫官時有憐其俸薄資以厚貺者槩不受揭陽歸後有以俸檄致者太常罰俸有同鄉在戸曹以俸見遺者亦槩不受雖交際萬不容絕可以義通亦未嘗分毫入槖亟出為卹貧

濟難刋書廣救之用甞云凡臨事著一苟字便壞自身享用著一苟字便妙吾一生得此力故隨遇而安掌院時東同志曰弟所處風波地一朝狂風起吹我入菰蘆中不難也予告時以大臣不賜馳驛即不走驛僚屬醵路費峻却之雇夫買船歸曰留一日則作一日事去一日則得一日樂樂字惟山林人說得煙雲魚鳥無非樂事廟堂人說不得國亂民窮無事不憂廟堂人說樂勢利兩件而已迷人以此爲樂何耶

先生立朝真有斷斷休休誾誾侃侃氣象涉世真有不流不倚不爭不黨氣象燕居真有申申夭夭氣象設教真有無行不與循循善誘氣象其進而汲引同心扶綱植紀也真上必欲堯舜其君下必欲堯舜其民其危言危行特立不搖也真一家非之不顧一國非之不顧天下非之不顧其退而力護紫陽隄防二氏不使支離訓詁之談虛無寂滅之說得混吾精一博約格致誠正之教也真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

太平其廓然行藏之外怡然禍患之臨也真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有内省不疚何憂何懼氣象在太常曾云魏忠賢與客氏最可慮二奸相合之害不可言不謂崔魏之毒方深廣徽遂起而乘其間卒如先生言也嗚呼先生之學於生平見其大於一死見其真矣

毅宗烈皇帝崇禎二年己巳贈太子少保兵部尚書錫謚忠憲廕一子送監讀書

著書總記

古本大學　正蒙集註　四子要書　朱子節要

東林講議剳記　就正録　同善會録　鄒文莊公年譜　高氏家譜　疏稿揭義　周易孔義　春秋集註　毛詩集註　困學記　三時記　州縣條約語録序說志傳碑文等四言五言六言七言古風律詩絶句共若干卷　以三代後詔語為書餘　以太極圖通書經世啓蒙為易餘　擇騷賦銘贊為詩餘

稍斟酌綱鑑為春秋餘　以歷代典制合古宜今者
為禮餘

石隱園藏稿卷四

中憲大夫巡撫遼東等處地方贊理軍務都察院
右僉都御史冲陽畢公行狀

太史公有言人固有一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余嘗三復斯言不禁扼腕士君子戮力風雲之會獲保首領以沒勲勒景鐘名垂竹帛此其上也即不得當身棄原野馬革裹屍以報君父亦其次也乃若位不配才施未酬志挫修翮於妒娼齎幽恨以入冥生類漚浮沒同

電逝可不謂大哀耶則吾弟沖陽是已弟諱自肅字範九沖陽其號國初始祖諱敬賢者自益都石塘塢徙淄世為淄人曾祖為志儼公諱恪曾祖妣王氏祖為廷佐公諱忠臣祖妣王氏考為儒官舜石公諱木妣劉氏曾祖暨祖及考俱累贈光禄大夫太子太保户部尚書曾祖妣暨祖妣及妣俱累贈一品夫人弟則庶母王氏所生也以弟貴累贈恭人恭人於萬歷己卯庚辰連舉兩丈夫子長者名自寅登乙卯鄉薦令為直隸吳橋令弟

其次也以六月三日申時生豐質偉幹性沈毅凝重先大夫甚器之余亦私喜謂是必當大就甫總角即善屬文天才橫放不能自休對壘操觚者咸三舍避焉邑侯韞所沈公擅人倫鑑裁騭其文有氣貫長虹筆掃千軍之語擢冠童子科遊泮宮稱高才生矣辛丑先大夫卒癸卯服闋以胡氏春秋舉於鄉又明年王恭人卒再踰年嫡母劉夫人亦卒皆欒棘如喪先大夫時丙辰始釋褐授直隸定興令壬戌以治行高等內徵會余以天津

巡撫晉少司農例當引避於是僅擢弟禮部主客司主
事提督會同館甲子持節封肅藩明年還朝將有裴王
之擬當路要人意陰有所屬遂以少參銜出弟備兵寧
前弟即日叱馭無幾微見於言色人以為難値大霖潦
關外五城一時俱圮人心惶惶弟謂戰車可城也而趨
勤版築不兩月雉堞屹然矣最上得晉憲副再越歲加
銜太僕寺少卿先是熹廟遺閹劉應坤陶文紀用等出
鎮關寧勢甚張弟與分庭抗禮不少讓閹銜之丁卯夏

錦州告急紀用等議悉寧遠兵赴之弟謂此欲致我師也師出與遇野戰不利必大潰寧不可復守此安危之關也力阻之翼日果悉衆而來我軍以逸待勞寧遠獲全越二日錦圍亦解弟之力也而紀用言於魏璫璫自叙功進爵五等其黨皆得優擢獨以虛銜紲弟云戊辰今天子改元俞廷臣言陞弟為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關寧制下人人稱慶弟亦勇於自任每上封事輒稱旨隱然萬里長城待弟矣不謂禍起缺餉竟以六閱月

死於飢兵之手也嗚呼痛哉弟初令定興修城障河凡可為邑永賴者不遺餘力近畿孔道所經輪蹄如織弟按令甲一切無所假借過者肅然俗多盜舊設墩夫坐鋪以備非常而摽掠時聞弟謂非盜備也易以壯士往來巡警畫地踐更盜相戒不入境知徵解錢糧之役為民患苦更為設法以傭徵以官解百姓便之時際軍興亟算民間帑畜又履畝加派買硝運豆製器造車騷然煩費弟先諸屬邑抗言多所裁節而獨清宮勳莊田得

所隱租額一千有奇民困以甦徵兵絡繹所至縱恣閭
門多晝閉兵至無所得食益肆掠弟勑市具糗餌以平
受直兵至如歸尤悍弟威稜率目攝不敢動百姓不知
有兵也一日奉上檄派車牛出關輓輸弟有難色方躊
躕未即應百姓聞之爭出其有立得摟車五輛騾五十
頭牛一百四十隻與之值不受強之皆委地而去弟乃
捐俸為建義坊於通衢一錢必名以示獎勸壬戌內徵
士民徬徨攀轅車軛不得發者累日相率肖像尸祝有

捐居第以為祠者比弟敬歷危邊而棄鄉井別妻孥以從戎者踵相接也其得民心如此初至較士即識拔一鹿二范於稠人中厥後鹿領鐖解一范捷南宮一范亦登賢書則皆弟飭治餘緒也其提督會同館也時三衛及朝鮮琉球貢使咸在弟見賞幣竊劣殊甚抗疏言遠人稽顙賜之賞賚蓋以我揖遜化彼剛勍以我撫綏懷彼疑貳也今計戶工二部賞賚之費不下萬餘金取其衣段視之多朽壞不可觸此輩名為納貢實懷要挾萬

一藉口喧嘩有傷國體誰尸其咎哉又酌議規制七款
曰貢使宜擇也貢約宜明也貢道宜清也貢伴宜選也
貢限宜定也貢賞宜豫也貢備宜周也又曰與其驟抑
之館貢之後不如預申之款塞之初與其角舌於禮樂
之司不如定約於棨戟之下呈部代奏上皆嘉納自是
弟以馭遠膽畧特聞而弟始至寧遠其時督師者王公
之臣撫遼者袁公崇煥一居關一居寧積漸成隙兩姑
一婦弟雖不敢分左右袒而以遠近迹分踈暱則猜忌

乘之矣未幾袁公罷朝議革遼撫不設崇聽王公調度王公移駐寧遠而北鄙諸部五千餘人來附弟謂此屬非德慕而來乃就食於我飽則思颺耳宜置之邊鄙使自為部落以藩我而量給衣糧則知恩不予亦無所貫怨督師弗是也布散諸卒伍中卒伍咸怨謂吾輩枵腹行月糧常逾期不得一飽而為他人食乎盍脫巾之禍胎於此矣弟為擇其精銳者寘之大興堡以具長桑阿爾齋統之具餘老稚婦女則聽督師請命於朝或散内

地或處遐荒事具弟奏疏中而攻錦之師旅至大輿距錦近攻之不克招之不去則弟推誠用人之明效也其初拜命也條上方畧九事一曰絶求款之議一曰却用附之説虎墩諸部密邇喜峰或控弦相向或頫首求和要皆乘我邊帥愚懦故相籠絡豈真有可憑之詛呪足仗之信義哉向來警至則閧風引去以避其鋒而奪我人畜退復佯言曰我為朝廷内牆再欲用之彼乃轉換其辭終莫得要領所為誤我多矣尚可牽持不斷而冀其

得其一臂之用哉一曰合關遼之勢關遼相倚督撫並建督臣位較尊而權較重撫臣身較危而責較專往往兩不相下以至相尤頃遂以內外為限名為分之而卒成其水火之形臣謂分者不必強合合者自不能分如各用其人各行其事此必不可不分者也無事各守其瑕以成堅有事悉其銳以相犄功可同賞罪亦同罰此必不得不合者也久則有相忘無相猜又何督撫不可並設之有一曰審布置之實自三方並建毛鎮居東

寧鎮居西登鎮居中共為聲援以圖共濟然去歲高麗
被創來去自如毛帥一旅豈聲勢不相及乎登鎮前遣
張盤築旅順口被襲嗣未見一與之角則不至登登亦
無從與角耳旅順去南四衛甚近險阻可憑若令登鎮
以全力移守相地據險收集遼民屯牧為進取之基乃
東責毛鎮守高麗界與之擇便規進金復海蓋有可圖
矣後責寧鎮進趨廣寧協力并舉庶三方俱實有着手
處不徒托空言耳一曰明戰陣之法彼長在騎射我長

在火攻是固然矣然向止憑城而發一營平原便失所恃欲使用之者有所避無所畏非車不可而偏廂重大難旋溝塹不通求具輕而易運高低前後無不如意者唯田車為便若募足千餘輛以騾引之無事以便轉輸有事以載火砲并載糗糧遇敵則用為營外列拒馬環亘横木以防衝突布置鎗砲遠近交擊無不中者内藏精騎以備馳驟然後我之火攻可以無所不至而得用所長矣一曰清營求之源官之失德寵賂章也而武途

為甚然詎實懸之的以為之招宋將之言曰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故必有不愛錢之文臣而後有不惜死之武臣是不可不深長思也一曰嚴賞罰之令一曰儲軍需之資一曰慎沿邊之防語多不能悉載而末復惓惓以降丁之操縱為言天子偉弟言至縷析報可而深致獎於愛錢惜死之二語庶幾魚水相得者矣無奈督師王公倩嫌未釋兼以身處去留之間視疆場事如秦越之不相關弟孤立寡援請馬價不應請

器械不應請撫賞不應請月餉亦不應先是寧遠無外城弟為兵備時始剏建更濬濠深廣各丈餘歸附日衆城中室廬市廛櫛比鱗次宛然都會迨戊辰四五月間又有警報弟一意堅壁清野不為動野無所掠不至寧遠而退乃毀我錦杏兩城先經兵燹皆空城也此其鎮定自持保全實多猶乘間亟修錦杏咄嗟立辦而當修錦時忽於城外東南隅得熟磚九十窯為數以二十餘萬計益若有神助云當是時署計事者少司農王家禎

見雲中告急遂綏東而急西移遼餉以餉宣雲積欠四月至五十餘萬軍中聞之閧然謂彼餉舊餉也我餉新餉也奈何移新作舊已聞外供屢有至者皆新餉也而部又封貯不肯發則相與偶語沙中謂中朝真忘我矣弟抗疏催請凡八九上而軍中不信也則謂安用巡撫為并巡撫亦忘我矣中有廣武一營者川湖兵也獷而喜亂參將彭簪古中軍吳國琦復從慂之至七月二十五日而難作弟與總鎮朱梅皆被僇辱惟兵憲郭君廣

以新至得免因搜括庫藏遍貸富商大姓副以折鏹印票僅可充二月餉耳與之要盟四日始解而弟素剛果憤冠履倒置輒不食上疏自劾汲汲請餉疾革移鎮中右竟不起時崇禎戊辰八月八日也方難作時諸譟卒或意弟臥內藏當不貲比往索楞如也于是大悔恨奈何辱我良撫然已無及矣嗚呼痛哉夫兵至闔營大譟窘辱撫鎮重臣及得餉則弭耳就伍如狺狺之犬投骨即止則其情可知也事聞天子震動而是時王公已罷

起舊撫袁公為督師錄舊古輩盡伏法臺省餉司交章攻家禎余方入為大司農亦訟弟冤天子曰具付廷臣論於是有為調停之說者曰激變之因雖繇於缺餉亦不盡繇於缺餉且計十部歲入原不足以供歲出九邊方在在呼庚癸而茲且以缺餉斃一巡撫豈可使聞于鄰國乎不如繩以大義責備死者猶可弭亂萌於將來也天子采其言欲杜邊臣口實絕驕戍效尤特伸激變律奪弟爵而終以違制指餉致亂辱國聲家禎罪免為庶

人削其恩麽嗟嗟彼罪既昭則此寃亦削矣雖殁何憾
弟殁後士民皆太息嗟悼之信公論之在人也㑹督師
及廵關御史先後上弟功不蒙收録㑹家禎以叙甘肅
捷復冠帶余感時事盡傷厥心昧死拜疏畧曰家禎前
為甘撫後為計都者也同計召亂則褫之撫甘著庸則
復之仰見聖明恩威原自轉圜臣弟撫遼者也死於餉
而有可原之情勞於遼而有難泯之功同為王臣寧慳
一視臣願以臣慶典應晉之階及削去考滿加授官銜

贖臣弟罪而復其官上弗許嗚呼聖天子之意淵矣君猶天也風霆雨露孰非恩者余將執是語爵酒以告弟於九原而歸若骨不知弟其瞑目否也弟深湛果決能斷大事多洞中理解不為澳涊依阿之態其備遼也大率知國家軍食多匱乏精斥屯繕以待可勝不貪小利為功其告上者有曰與其力未及而戰徒戕我士馬而無益成敗之數曷若全吾力以待急實我簡練而徐為進取之謀於未至而蚤為保聚無鏬可乘於既至而效

死致守無瑕可攻又曰彼或虛聲以撓我耕築或突發以截我餉或騎或駐兵近郊以惑衆心或陽為攻城别圖間道惟宜申明哨探堅壁清野以待之要期我無所損彼無所得而已識者以為本論今諸疏具在雖隔越數載而彼已情形猶如燭照數計比歲我軍皆以浪戰失之三復弟疏真對症之藥石也使弟得究其用不苦於掣肘以及於禍諸所樹立豈可量哉然則弟之無禄即世匪直家門之不幸亦封疆之不幸也弟自總角受先

大夫命從余講鉛槧業雖舉孝廉後余常以正言相規勉懼其荒於嬉也越十年而後舉於南宮每下第輒以為有負教督倍為慚赧既筮仕為吏弟固天性廉直余又諄諄以道義名節相砥弟兢業服官信心信理任怨任勞惟恐一朝墮落無以稱征邁而見先大夫於地下此尤兩人所心相期許而他人未必深知者也逮余遊宦秦晉門戶瑣屑弟經紀不憚身肩又余中年無子滿腔愁緒弟尤倍相憐念慰憩藉勤惓比余連舉二子而後

解頤此又手足真愛余所五夜銜感不置者也余辛酉自里中赴同卿任㕛視弟於定興公署及弟為秩部郎甲子册封肅藩乙丑報命長安俱過津門連牀夜語嗣是余有陪京之行而弟亦有遼左之役邈焉河漢滿意功成名遂聚首故園山水以樂餘年詎意乙丑津門之晤遂為生平永訣之辰嗚呼痛哉惟是一二遺蹟不列諸襃石則余罪也是用摭拾吳橋弟所撰行實附以胄臆次序如右以乞銘於鉅公鴻筆庶憫其遭逢而有採

焉感且不朽弟享年四十有九在遼三載頭鬚盡白生平著作多軼余裒其撫遼諸疏命曰荼語吳橋弟别亂楮中又得褉文十餘篇刻為遺稿行於世元配王氏贈恭人自弟為孝廉時已卒繼配王氏封恭人男三長際竑庠生側室李氏出次際䇢王恭人出次際端遺腹側室張氏出女二皆王恭人出將以崇禎四年閏十一月二十有八日葬於陽丘東陵山之南是為狀

顧學集卷五

吳興郡學重繪三禮圖記

吳興為郡山水明麗風土清遠為東南之冠其民皆力於耕桑種藝漁樵之業鬬訟簡少巖居川觀吏或似隱故仕於斯者樂焉而好古之儒或于是訪輯舊聞搜考典禮此三禮圖之所由重繪也予考宋建隆中天下初定詔儒臣參裁古禮命國子司業聶崇義以唐相張鎰等六家所撰稽其詳略是非總為一書是曰三禮圖書

成奏之特命國學圖於宣聖殿之北軒其後懼其圯剥復易壁以板葢已有意於禮樂之教規模宏遠矣然當是時狃於故學士鮮知經且師道之興實自前世未有傑然興起之者至明道景祐間海陵胡先生與泰山孫明復徂徠石守道皆以所學教授弟子而先生之徒最盛其在吳興徃來郡學常數百輩自是天下之人始知尊德而隆師士皆知仁義禮樂之說為足以誠身而格物其問學之成為時顯用翊賛治道見於嘉祐治平之

間不可槩舉于是郡學之成乃以三禮儀物黙其於古無考者而益其未見者圖之講堂國朝以來世世遵守故事黨庠術序之間禮樂具陳所謂三禮圖者人人得窺三代文物之懿朝夕對之皆若素習閲歲既久有司不知故事致加朽鏝學者痛心焉太守汝南公以左史出奉祠事尋領是郡於其始至也見諸生於堂上而勞勉之又增飾釁守被以丹雘而掌學闗君與歸安丞胡君抉剔故壁得所謂三禮儀物繪事故存公命易而新

之恍如神明頓還舊觀郡之士子周覽太息咸謂公之
賜大矣學者將因是加習焉異時鳴佩執玉于朝廷之
上討論故實裨補教化茍不愧於前人所賜豈不大哉
公以闕君之請貽書屬某為之記且曰前太守秦公初
有意於是會召去不果今余幸成之某于禮儀知之慣
乆所不應辭若先生之行誼世次歷官見於國史與
墓隧之文其奥學精識見於著書著書固多藏於其家
及士大夫手抄皆祕不出蒐索編次罔有遺逸鏤板以

行於時則闕君之力也闕嗜學若飢渴行已誨人以先哲為師不狥時好嘗曰吾固學於先生者敢有二事故于此兢兢致志云

學古緒言卷二十二

答姚孟長太史

某老矣少時獲聞長者之教略知古文詞不當以時代論高下顧才駑氣弱又久困諸生侵尋頹廢非獨無成徒深空虛妄誕之媿自於交游中得仁兄其才力其趨向實可與古之作者並馳進而不止寧獨摧虛憍迷謬之鋒而已故敢輒效其所聞竊比于抔土勺水寧有不自量而輒薄宋文憲者乎若論該博詳贍自南宋至今

實無其儷顧追尋淵源所自似猶為正叔元晦所縛未能無滯礙于理學而直追西漢洎唐貞元元和宋慶歷嘉祐之超卓也黄柳之集嘗一寓目焉僕向者所聞于經學推金仁山吳臨川兩先生特為諦當者歸太僕之緒論也然歸之文詞豈便是仁兄準的哉特其學問必尊經其述撰必推西漢及韓歐蘇曾之自得雖以俟百世之君子要為不可易也僕才不能為時又不暇以為得一人焉可以追蹤古人正如時方多事而幸有一傑

出世人之才則人之所仰望而責成者宜何如也立功
立言等耳一以濟時一以維世雖非其人并無其責區
區之企慕賢于流俗人遠矣其亦可以語此否乎輒又
覼縷再及其必為仁兄之所許又可知也當仁兄之受
誣或有言宜亟歸以俟其自定此事外不解事人之淺
見也彼分校者取卷以呈猶不之覺況主司之怱遽受
成者乎以彼分校猶得從容進退況為他人所牽累者
乎至于今始歸侍太夫人即先後兩無可訾議矣顧僕

之及此言實賛也而猶為一言及者無他聞之道路皆云出于中傷雖衆口一詞尤望高明泊然勿以攖其寧則釋氏所云顧檀越安隱在彼亦復無他者也頃者孟陽長郎以昏暮告彼而曰已具舟清晨即發忽遽奉牋固非昏眊之所及矣顧使仁兄先之又辱法施鄭重慚感實無已漸及炎蒸瞻對或在秋中雖恩遽亟封似亦可當一夕晤言也

文忠集卷五

史斷序

楚中友人曽儀公訪余白門談文論事口如懸河尤精禪理寓選佛場一榻疏水供晨夕不足晏如也其於禪家宗指斬釘截鐵妙有悟入非臨濟膺孫口頭野狐也一日出史斷一編示余余謂論史猶如論禪要有實見得處有收拾得處卓吾老人著眼最上一乘快口直喉不顧百世之下是是非非其言曰百世而下有能非是

予之是非者庶幾旦暮遇之矣儀公之著斯編固卓吾之所欣然遇者也彼其謂漢文帝宋仁宗為恭儉守文之令主當矣而以武帝為大有為神宗為真求治則過焉謂叔孫通王導謝安為因時大臣似矣而以事四姓十君者為吏隱則乖焉謂王陵温嶠為殺母固一得之見矣而以李陵附名將之後許敬宗丁謂韓侂胄附儒臣之後則舛焉凡如此類不一而足儀公皆有以正之至於謂七國之齊趙韓魏為大夫之簒弑以項籍之弑

義帝為滅楚畧三國五代而詳漢唐宋則儀公特見更得春秋不傳之旨矣此書一出必有倡明正學駁史遷班固之訛者儒家筆削與禪家喝棒傳衣大畧相似一切附會影響無與真實公供讀儀公之史知儀公之禪矣

孫白谷集　　別集類五　明

白谷集序

嘗反覆明朝末季之事令人拊膺太息而不能已已也當流寇初起祇以關左潰卒未敢歸伍嘯聚山谷饑民附之盗弄兵柄於潢池蚤事撲勦直易易爾諱疾養癰使之滋蔓至烽火亙於秦晋漸燎原矣然猶與官兵巧相避也是時封疆大吏能毅然以殲渠散黨為已任猶不難奏廓清之功而制府三邊者下令流賊本吾赤子

戕罷一命者法予抵於是单議撫而獸駴魚爛不可收拾矣浸假而荼毒數省建節專閫之貴人高牙大纛每每望罷壘而却步廷議始用孫白谷先生鎮撫西秦一入軍中攡旗壁壘皆為改觀㑥最驍之渠高迎祥於黑水峪降拓養坤於鳳翔其他標名著姓者亡慮數十部落遍布延慶鞏鳳内逼涇渭西連汧隴一敗之於職田莊再敗之於連雲棧復屢敗之於關山道及同華商雒之間望風投降者踵相接此平定一大機括也而中樞

以合勦豫冦分其成追師出峭函捷功累著賊已窮蹙乞命摧枯拉朽勢如疾風之掃敗籜此又平定一大機括也而總理以撫局掣其肘奉命督師壯猷未展旋下司敗英雄為之短氣至郟之戰將猛兵強亡不人人思奮一以當十兵威震疊風雲變色假息遊魂旦夕滅亡此又不止尋常平定一大機括而七日霪雨饋餉中絶竟壞全功致公鬱鬱以死悲乎嗚呼間𧮶閱宋史竊歎崇禎末年流冦之禍前後如出一轍宋之亡始終受病

一和字而流寇發難之初即有殺賊予抵之令白谷先生累戰克捷勝籌在幄而中樞總理撓之以撫與宋宗汝霖直趨澶淵而阻於汪伯彥黃潛善經畧兩淮及進取鳳翔而沮於史浩甫任督師方規戰守而褫職下理與岳鵬舉捷偃城捷朱僊鎮誓將會飲黃龍府而秦丞相以金牌名而殺之同郊之役功成目前而連旬大雨與崖山之颶風同何覆車相尋不遠殷監如是耶雖然此非人之所能為也天也真主將興大命攸歸特借巨

寇發難速成

興朝大一統之業耳始之怙賊如子而殺之者抵繼之

勝勢已成而中隳于撫以至幽白谷先生於請室絕饋

餉於霖雨皆天也譬之有宋汪伯彥史浩秦檜輩皆天

假手以墟趙氏之社稷者也雖有宗澤岳飛虞允文諸

君子亦何能濟豈俟颶風覆舟乃見天心之亡宋哉故

白谷先生忠貫天日而終不能違天以存必亡之國讀

是録也乃喟然於存亡天人之際矣中州薛所蘊序

白谷集卷六

附録

行狀

隆慮 牛應徵

孫公諱傳庭字伯雅别號白谷代之振武人也遠祖成明初以從戎徙鴈門遂隷籍振武代之有孫氏自此始四世而生岐岐生宗派宗派生汾秀是為公之曾祖考汾秀生觀城公嗣約配任淑人生孝廉公元震配吳太淑人遂生公是為公之祖君考妣皆以公貴贈兵部侍

郎配皆贈封淑人孫氏世有隱德自岐至贈君元震凡五世四世登鄉薦人以為德門之慶也公夙慧天挺甫六歲就里塾鄉人占其舉止輒嘖嘖驚異十二三下筆成章初應童子試即列首選自是學日益博才日益肆識日益精凡子史百家無不淹通而撮其要尤喜談兵法每盱衡時事輒慨然以天下為己任嘗曰士貴有關治亂耳安能與草木同腐乎為諸生時屢試輒冠軍每一藝出人爭傳誦所刻有問心齋稿萬歷戊午舉於鄉

已未聯捷南宮初任河南永城令再調商丘令所在著
聲人歌慈毋天啟乙丑擢銓部主事歷稽勲郎以覃恩
被誥命時逆璫魏忠賢初用事衣冠之禍方亟公念子
身將毋未可遽攖逆鋒且徒死無益介石之貞不俟終日
吾以待見晛之消也遂托疾歸田搆別圃樹奇花異木
四時掩映旦夕與鄉里知契飲酒賦詩翛然自適絕口
不談時事惟切切以造就後學為務里中從公受業者
咸得睹經術大旨是時公雖退位閒居已隱繫蒼生之

望若司馬君實之居洛也懿皇御極大慭伏誅乙亥歳即家起公司封郎時朝宁雖清潢池之盜漸爾蔓延數省而東來羽檄又急如星火在朝之臣方持重養安文法相羈縻兩端鼠首彼此觀望議事有口任事無力而修郤報怨者種種皆是公獨正色立朝有古大臣風侃侃論畧不阿不徇一二宵人輒已心銜之公不問也先是公居里時曽繕治城隍賞勵軍士保境定亂人誦其功當事者遂以邉才薦起拜順天府丞備督撫之選會

秦撫告闕即急推公有吉報可愛公者咸為公危益時事孔艱昔日之樞要今日之陷阱也公毅然曰食君之祿而辭其憂其謂朝廷何我欲為其易誰當任其難者盤根錯節思得一當此秦志也愍皇名見公便殿中勉慰再三公慷慨受命即以滅賊為己任是時秦寇如高迎祥拓養坤皆渠魁所在焚掠官民望風逃竄公至彼簡募標旅三千人撫之以恩信勸之以訓練摩厲而需適迎祥自漢中取黑水峪出犯西安會天大雨公曰吾

知所以取賊矣急督兵逆戰遂大敗之次日遂生擒迎祥報功闕下天子喜悦告廟行賞養坤聞風震慴欲就撫而持疑未決公間其副賊張光耀來歸賊勢益衰乃叩轅乞降尋復畔去公設計即其親黨追斬之是役也公謀定而後戰故動中機宜無不如其所料會秦兵鼓譟據藍田以叛省會戒嚴公檄闔司括衛兵為備禦計倉卒求滿三百人數不可得公嘆曰法久而弊至此乎按四衛屯軍額二萬四千人贍軍腴地二萬六千頃緣

地歸豪右軍成虛籍乃下令清屯不避權勢不徇情面一一括剔凡得守兵共九千餘人歲得餉銀一十四萬兩有奇米麥二萬餘石天子嘉其奏下所司移文賞賚且勅諸撫臣俱以公為法是時武陵初入為大司馬條上方畧將以十撫分汛守合勦犁殄且勒限百日為期公知其迂而無當移書力爭之詞甚剴切不從反以為懟謂公阻撓軍法也武陵之怨公自此始矣公固不較惟以朝廷大事為重殫心經畫事無遺算綜核各郡縣帑積

及盡發撫屬贖鍰得銀四萬八千兩餘屬副將鄭嘉
棟王根子市馬於番募兵於番復調邊鎮各道將親兵
自練自將得勝兵六千人騎四而步二自募購以至月
糧俱不煩縣官一錢也時寇之在秦者闖將李自成而
外更有過天星混天星輩動稱數十萬往來涇陽三原
間公將兵擊之於楊家嶺黃龍山大破之餘賊引而北
犯延安公復扼險設伏無一人得出其穀中者犂賊無
不噬指伏公用兵之神遂盡解甲投降自成失援勢孤

亦為總督洪公歲幾盡僅以殘騎二十餘奔豫秦遂平奏聞天子大嘉悅加公部銜亦寵榮焉豫寇曹操混十萬老囘囘等共三十部屯聚剽掠本屬總理汛守地公曰此莫非王事何得生分別見也即提部兵出潼關合擊之屢戰屢捷期將刻日削平賊大震懼弭耳請降公察其詐不許益總理惟事撫不事戰賊亦屢以撫愚之而實懷反覆聞公追賊已過謂將攘其功也飛檄止公公不得已快快反旆賊由是得遁去餘孽之再熾實

基此適京師戒嚴中外皇懼武陵于他撫無所名獨亟
名公公即日以千騎勤王次獲鹿復進次保定有旨命
公以樞貳協勦毋入都武陵方日夜逼督師盧公決一
戰公拊心曰果爾國家大事去矣密疏不可狀奏方入
而盧公潰没之報已至武陵計以中盧公者中公謂督
師非公不可於是公遂受督師之命時僨兵憒帥望風
奔潰又事事中制於武陵東西倏忽迄無成命公収合
餘燼勉強支拄乘墉拒守闔門晏然即恇怯者多倚公

為重而武陵謀殺公愈急會首輔綿竹以誤糾總兵劉光祚獲罪且不測莫知所自理武陵韓城授之意旨惟速參督師可解公遂奉旨勘議候于通州忠憤所激抑鬱無語于是耳症作矣武陵聞公病廢狀意稍解但趣公之保督任公至保定念事多掣肘終難行乃引前疾乞骸骨武陵即以欺罔議革職仍命巡按御史查真偽比御史楊一儁以真疾奏遂與公並逮問是時已有殺公之議賴天子聖明憐公才不忍但長繫請室且二載

許時流寇復猖獗全豫淪沒鞠為茂草武陵坐視憂懼
成疾尋亦死韓城亦以他事受贓伏法宜興再入相欲
副人望奏上以為欲平流寇非公不可上亦素知公才
且急於用人遂以樞命名公於圜扉親御文華殿問公
所以安天下之策公指陳籌畧井井有條深當上意上
嘉歎良久賞賜燕勞優渥以禁旅屬公援汴禁旅素不
習戰脆弱不堪用適降賊賀人龍為秦帥而屢懷叛心
桀驁難制上慮久將生變乃改公更督秦中且密諭急

誅人龍公至彼計呼人龍入數其罪而斬之所部萬餘人皆精鋭慴公威名股慄聽命無敢譁者公撫而用之自是兵威再振時賊方盛于豫朝議督公趨援公曰兵未練習未可用也弗聽公不得已率之出戰於郟縣前軍已捷而後軍忽潰公還長安按誅倡潰者曰若欲為人龍之續耶且上疏言潰敗之由散弛之故指天誓日籌畫方畧詞旨悲壯愍皇為之感動賜公上方劍復詔進公督師兵部尚書鑄督師七省印即軍中畀公公是

時居秦訓練稍就緒朝廷亦日夜望公出師公遂以八月出潼關旌旗劍戟焜煌照燿連數十里軍容之盛二十年所未有公銳意滅賊神魂夢想惟在于是直抵洛陽與賊戰即大敗之賊素聞公名至此望見麾纛即披靡奔竄恐後追至郟縣逼近賊巢賊連夜築七堡以拒我師明旦悉索精銳出戰復大敗之計窮膽落聚族謀降公謂窮寇已入網中大捷刻日可奏掃蕩餘氛肅清海宇直將痛飲黃龍耳時我師皆露宿忽淫雨大降七

日夜不止糧運不至已三日軍中枵腹馬足盡陷泥淖中公猶按行軍中獎率士卒激以忠義然還視諸軍已無人色憊不堪策矣會雨稍霽餉車徽至復又為賊刼去公喟然歎曰天殆不欲滅此賊耶久困我師與死寇相持非計也不若暫退就糧養銳再舉時白廣恩與高傑同隸公麾下意不相能軍中無敢為公言公命廣恩先退四十里而營以高傑為斷後防追襲前後相應足保無虞詎意廣恩懷異心不用公命兼程退九十里傑

兵且戰且走已過信地寂無應兵遂大潰廣恩兵亦大潰公知事已去期一死謝朝廷引刀自裁左右持之不得死乃曰吾其趨潼關并收潰兵而守僥倖萬一不然死未晩乃馳入關收兵列陣城外而躬自登陴料理守具賊兵大至盡力攻城城外兵復戰敗廣恩率其衆保妻拏奪門出關遂陷公仰天嘆曰臣力竭矣無以報陛下義不辱賊手乃躍馬揮刀入賊羣遂遇害嗚呼天下事有可為不可為有可知不可知戰勝攻取逼及賊巢

此事之可為者也淫雨泥濘人馬俱疲此事之不可為者也前後相應措置有方此事之可知者也貌合中離含詐誤國此事之不可知者也其可為可知者與人其不可為不可知者與天與人者是為公難與天者不足為公病嗚呼公亡之次年而明亦亡借使一日在秦則賊不敢一日向黃河而窺渡也則公之一身所關于明豈淺鮮哉公生於萬歷癸巳夏四月二十一日卒於崇禎癸未冬十月六日年五十有一公性至孝篤愛宗族

居鄉恂恂不以勢加人然識度英偉才思敏練歷任中朝每建一議出人意表而公忠端亮剛腸嫉惡見忌於於小人宜也公元配馮淑人庚子孝廉熙宇公女先公卒繼配張淑人南京通政使和節先生孫女隨公卒二女三妾死難子二長世瑞郡庠生娶太學生劉之睿女側室石氏出次世寧幼未娶側室陸氏出女一適兵科都給事中盧公時泰次子鍊馮淑人出公所著有撫秦疏草督師奏議謀國集風雅堂詩稿藏於家其不佞夙

景先哲情不能已謹狀其立身大節足裨風教者以為
天下後世所憑弔云

墓誌銘　　周漢傑

崇禎十有六年十月丙寅逆賊李自成陷潼關督師孫
公死之越五日辛未遂陷西安公配張淑人率其妾若
女盡室殉又二年公家嗣世瑞歸張淑人之蛻于秦而
復公以衣冠卜于十有一月癸酉襄窀穸介馮憲副如
京以牛明府應徵狀乞銘於余余曩令繁峙距公里二

舍許知公頗稔又痛公之不幸而遇害益天下之存亡
繫焉俛仰流連曷能已已論而次之用志公千秋藏以
備太史之采公諱傳庭字伯雅别號白谷代之振武衛
人也明初始祖諱成者以從戎徙雁門隸振武尺籍四
傳而生岐舉於鄉仕莒州守岐生宗派嘉靖十三年復
舉於鄉宗派生汾秀是為公之曾祖考生觀城公嗣約
配任淑人生太公元震配吳太淑人生公是為公之祖
若考妣皆以公貴贈兵部侍郎配皆贈封淑人孫氏自

莒守至太公凡四世登賢書觀城公太公父子每計偕之歲聯鑣而北鄉黨榮之然竟困南宮不第公六歲就里塾頴異絶倫十有三歲出應童子試輒第一自是與郡諸生大小數十試無弗冠軍者以萬歷之四十六年舉於鄉明年登莊際昌榜進士初授河南永城令再調商丘令所至著赫赫名臺使薦牘上必以公為循卓首天啟五年朝正於王留擢吏部主事旋擢稽勲郎以覃恩予誥命時逆璫魏忠賢初用事將起搢紳之禍公心

念獨子奉孀母一兒僅周歲此身未敢履虎尾蹈不測也于是請假歸歸而治亭榭闢園圃穿溪疊石種松栽荷朱樓畫舫花晨月夕公偕張淑人奉太淑人板輿遊宴次則觴賓客其中選奕賦詩談笑歌詠之聲無虛日間或閉戶危坐焚香讀書里中問奇之士從公受學者踵相接公時進而與之談性命經濟暨舉子業公於斯時怡然自得若將終身焉愍皇御極大憝伏誅官方清矣然東鄙用兵迄無勝算而流寇之禍漸蔓數省公慷

慨談兵有澄清天下志公之門人馮生容乘間進曰先生豈有意天下事乎願先生無以天下事為也天下事殆不可為公喟然曰是何言也孰為為之而遽曰不可不可乎為之自我濟不濟命也八年秋即家起公司封郎時中外咸棘求人孔殷官華要者率避邊才如阱罟公談論風生毅然不少遜忌銓樞叙公里居時繕垣犒士定亂全城諸功不待歷首曹掌選事以邊才超拜順天府丞備督撫選是時德州掌吏部貴倨甚公抗不為下

意甚銜之屬秦撫闕遂亟用公辰啓事而申報可然公私意亦願一當也懋皇御便殿名見公期勉慰藉如家人公面奏往時秦兵宿邊鎮而秦撫臣治其腹誠不煩置兵今賊反在内臣恐不能以徒手撲賊上頻顧曰措兵難措餉尤難不復以乏兵為言朕始措冏寺六萬金給而今歲餉後則聽若自行設處不中制公受命而西以滅賊為已任簡募標旅得勝兵三千人自將之是時寇渠之最强者無如高迎祥其最衆者無如拓養坤所

謂闖王蠍子塊者是也公標營甫成軍而迎祥自漢中取黒水峪出犯西安公心策賊來遠矣路險阻而雨滂沱人馬必俱憊迎戰於山扼之俾無得出賊可擒也率孤標渡渭先進逆擊大破之總督洪公聞公遂破賊率大兵以是夜馳至明日復進戰生擒迎祥於陣俘而獻之闕下上大悅為之告廟行賞如舊典是時養坤在鳳翔聞迎祥已就縛震懼乞撫而中遲回未即決公馳至鳳翔間其副賊張文耀棄拓來奔待之厚養坤遂解散

羣賊以親黨百餘人如西安叩轅就撫後逾年復叛去公遣一騎持片檄追討之其親黨即斬養坤以獻弗敢貳也秦兵驕而善剽督撫久吞聲不敢問公至裁以法標營之驍渠許忠劉世傑輩刼其衆據藍田以叛會省戒嚴公轅下遂無一兵檄其閫括衛兵備守望至求三百人不可得公奮然曰四衛屯軍額二萬四千贍軍腴地二萬六千餘頃地歸豪右而軍遂虛籍至此吾欲轉貧寡為富强端必繇是遂下令清屯凡健丁一授田百

畝免其租課否則區地三等量徵濟軍需視民田正賦猶從儉有惡其害己者百計撓阻之公持益堅迄就理馬凡得守兵九千餘人歲得餉銀一十四萬兩有奇米麥二萬餘石疏上愍皇大嘉悅褒奬備至且命諸撫以秦為法時武陵初入為司馬條上方畧洪公以秦督兼剿務如故而用粵撫其為總理腹心倚之以十撫分為四正六隅而刻期合剿計兵十二萬十分為率馬三之步七之剿餉之加派民間者至二百八十萬兵合之後

期以百日殲賊無遺否則按信守行軍法且令各撫不必更調兵即將郡邑民兵往從事公移書力爭之謂用多而不用精非徒無益步兵屢經潰蹶且民力竭矣恐不堪重困今但選闗寧精鋭馬兵八千人屬僕及督理分將之同心彈力惟賊是求不數月賊可盡烏用爾爾爾爾必不盡也書凡數千言頗切直武陵得之大怨恚初部議秦撫當一正面議兵萬人給餉二十萬有奇以商雒一帶為信守公知剿功必不成辭於上曰臣自有

屯課足贍兵無需餉也武陵益銜之而公復於屯課外綜核各郡帑積餘及盡發撫屬贖鍰得銀四萬八千兩餘屬副將鄭加棟王根子市馬于當募兵于邊復調選邊鎮各道邊將親兵自辦滅賊具不用部議會各撫咸疏報募兵已及額公疏獨不至武陵恚益甚上章自劾謂軍法獨不行於公請褫其職以激上怒公疏曰使臣如各撫東郡邑民兵籍而上之遂謂及額則前報屯軍九千餘已及額矣今臣募兵購馬期為國家効實用尚

未就緒故弗報然商雒之信百日之限臣俱不敢誘有如賊入臣信而不能追討則治臣罪以伸部法如剿功以限成臣不敢貪萬一逾限而賊不滅誤剿事者必非臣請存臣疏為驗已而剿限既逾賊勢不少衰然亦無一賊至公信地者具如公言而公所募之兵與馬先後至自練自將得勝兵六千人騎四而步二自募購以至月餉俱不煩戶部一緡也兵既成會大寇之在秦者獨闖將與洪公相持西極餘如過天星混天星輩數十部

合股犯涇陽三原諸内地衆數十萬人公將兵擊之於楊家嶺黃龍山大破之俘斬二千餘降散近萬人賊引而北犯延安公心念延地貧而荒賊衆矣必不能作旬餘留而澄郃之西三水之東中間三四百里無人烟水草可以斃賊僅留親兵五百人自衛餘兵發三四百里外奪賊所必走之途而輕重布之不數日偵賊果南返公大張旗幟鳴鼓角往迎賊聞風引避疾趨而西一日夜行三百餘里至職田莊遇伏敗之復走實雞取棧道

再中伏大敗之折而走隴州關山道又為公伏兵所敗賊計無復之且心服公用兵如神遂盡解甲降無一股遁去者闖將亦以勢孤失援為洪公殲幾盡以二十餘騎竄秦嶺之南遁入豫秦賊遂平捷聞懿皇大嘉悅詔加公部衔公先以擒闖清屯功再奉吉加級今凡三晉秩而一僉都御史三年如舊武陵故也時總理其所剿之豫寇曹操混十萬老狪狪輩凡十三股聚而屯穀函之間聯營數十里總理尾其後招之使降賊亦佯與之

應要挾過當公投袂而起曰天下之寇盡在此矣我出而擊其西總理擊其東賊不降則滅矣此賊滅則天下遂無一賊獻賊雖狙伏穀城下不敢獨肆也提兵出潼關擊賊于河南之閿鄉山中大敗之貫其營而東復自東殺而西莫敢當者賊大震懼以總理手諭馳上公且曰旦暮即就降公曰爾曹姑就總理講撫而日攻屠村堡不已殆偽也降即解甲來不煩辭說說即非降吾兵且復進矣明日公躬擐甲冑督兵往擊之行不數里得

總理傳檄若為飭諭有司者謂吾撫功已就毋妬吾功
而害其成縱部下相戕殺公不得已快快返旆賊迄不
就撫移竄商雒公從關内發兵往禦賊至擊走之南入
於楚是役也冦幾告平惟是總理信賊過且欲儌倖以
就撫功而獨居之故為賊所紿旋遁去馴致後難云時
公威名著中外休兵長安洪公亦以秦冦平議將出關
與總理從事豫楚間是日公聞督師命遂具家疏糾舉
自是總監與公亦水火公受事謝恩又言年來疆事決

裂總繇制之失策臣面請聖明決定大計辦此非難武
陵得揭大誆恨謂公將傾之而奪其位日夜謀殺公矣
公受事敗軍之際收拾餘燼再移書武陵曰事勢異宜
兵形有變宜用火器用步兵用土著精器械訓士卒憑
險自保餉既省而軍法易行反覆數千言辯甚悉武陵
大恚懼公說聞於上則無以解前罪而結後眷謀殺公
益亟適綿竹以首輔出督察諸軍誤糾總兵劉光祚而
旋救之上大怒褫其職需後命皇懼不知所爲武陵韓

城咸授意曰速參督師可以自解公遂奉部院勘議之吉時武陵已用洪公為薊督欲盡留秦兵之入援者宿薊遼公以聽勘不得與議公具公移私揭再一力爭曰是兵必不可留留則寇勢漸張而究無益於邊是代寇除兵也且兵之妻孥蓄積皆在秦日以殺賊為利必不能久在邊非譁即逃則不復為吾用而為賊用後欲制賊何所取材是驅兵從賊也天下安危其機如此武陵弗省也公候議通州不勝其鬱憤而耳症作矣武陵謀

所以文致公而不得其端闈公且病𤻲意稍解趣公之
保督任公復具疏請陛見武陵大驚怒斥公役齎疏返
通改而上之公至保定念武陵方在事已必不能有為
引前疾乞骸骨而武陵即以欺罔議革職仍屬巡按御
史查其真偽比楊御史真病之疏上公遂與御史並逮
問是時武陵且密揭引唐太宗斬盧祖尚事勸上急殺
公愍皇雖為武陵所動而心實惜公才僅長繫云適韓
城德州黃縣滑臺相次居政府皆修郄於公而扼其出

賴愍皇聖明不至有他然公在請室且二年餘兵散而寇橫一一如公議武陵出剿經年寇勢愈熾福襄二藩相繼告陷武陵憂怖死韓城亦以受賕伏法宜興再入相初政多引用東林正人居卿佐因言公於愍皇以佐樞命名公於圜扉然而晚矣上親御文華殿問公所以安天下者公為抵掌指陳上嘉與歎息者再四燕勞賞賚甚渥遣公將禁旅往援汴公至汴而禁旅脆弱不可用撫膺嘆曰我思用秦人秦帥賀人龍降賊也兵最强

而心不為國家用秦督傅公宗龍汪公喬年先後將入豫皆陷二公於陣而自行剽掠反長安於是改公督秦軍愍皇密諭樞部屬公急誅人龍公令總兵鄭嘉棟牛成虎呼人龍入見數其罪而斬之所部萬餘人無敢譁者公撫而用之自是兵威遂振朝議督公急入豫公曰兵未訓練弗可用也弗聽公不得已將之出戰於郟縣前隊已大破賊逐北三十餘里而後軍復用人龍故智無端潰公還至長安赫然曰此輩獨不懼為人龍續乎取

倡潰將領某某輩悉斬之上疏於朝曰兵無鬬志久矣且賊大勢已成今欲再舉非數萬人不可是宜大行調募而訓練之恩信既孚鼓行而出天若祚國賊尚可滅也愍皇一聽公言且賜劍以重其權十六年夏公練兵長安馬步凡五六萬人秦紳之官京師者意不能無厭苦倡議於朝謂公兵已成宜速出上意雖不中制然亦日夜望公出詔進公督師兵部尚書為鑄督師七省印畀公於秦公以八月出潼關旌旗戈甲聯絡數十里精

强衆盛爲二十年餘所未有公銳意滅賊調軍書籌機要此外一切不暇問是時豫按監公軍豫撫爲公轉餉公與之坐而談神忽忽常在賊揖讓高卑不無踈畧監軍退而駭然曰是不羣莊賈我公又以豫撫不勝任恐緩急難恃疏於上上命褫撫職轉餉急自贖否則即用鉞於是豫撫深恨公公至洛陽與賊戰大敗之自是連戰俱大捷賊望見旌旗即引去追至郟縣逼其巢賊畏公迫襲連夜築七堡中貫以墻而悉索精銳與公戰復大

敗之賊遁入牆内施火器以拒公師時竇豐為賊城守公下令環攻一鼓而克賊遂巡不敢救賊婦女輜重之屯唐縣者公以千人走間道擣其虚獲牛馬金帛以萬計紛紛潰入郏賊大震懼聚族謀降自成曰吾屠王焚陵罪誠大矣姑支數日決一戰不勝則殺吾以降時公師露宿與賊持滛雨大降至一月不肯止糧糗露積河北而三日不至軍中馬足陷泥淖中幾及尺將士相顧無人色雨稍霽餉車微至又為賊所刼公念賊以今日

出則兵必不支下令姑退師河畔就糧養鋭命白廣恩先退四十里而營以高傑斷後防追襲時廣恩方與傑不相能軍中無敢為公言者兵既動賊選驍渠數千人犯之高兵且戰且走望白為援而廣恩不用公命已兼程退九十里至汝州矣高兵失望遂大潰白兵聞之亦大潰公引劍欲自裁左右立持之公徐曰天下事去矣吾疾趨潼關收潰兵而守萬一賊不入秦則事猶可為東身司敗以聽斧鉞未晚也於是監軍急上章以委糧

於敵歸罪公為豫撫解矣公甫馳至闖賊亦大至公收潰兵之未西者陣於城外而自起登埤堄督守禦時白兵之妻孥俱在闖賊以數十萬盡力攻竟日城外兵復戰敗廣恩率其衆保妻孥奪門出潼關遂陷公恐為賊所執辱揮刀躍馬入賊羣遂遇害嗚呼慟哉李賊既入城下令懸重賞亟募生致公害公者不敢自明相與夜匿公屍遂不知其處而秦晉之忠義士屬望無已欲藉公餘威懾强寇揚言曰孫公出走矣旦夕起大兵圖恢

復李賊亦以破公唱郡邑每至城下即宣言曰尚有能
用兵如孫督師者乎無則何所恃而不降於是闖以西
無堅城北西安淪陷内閣赴義則盡室以殉矣嗚呼慟
哉公肝膽智計迥絶於人一意急圖弭難無論毁譽禍福
即軀命亦不復顧以慰皇之聖明公之忠公之才可戡
禍亂定太平竟不幸而致此嗚呼痛哉海内搢紳之不
知公者或謂公疎或謂公傲故及於敗余雖未見公然
馮生為余言生常從公行陣間述公每剿賊至其地必

名問土人圖畫山川諜定而後戰猶諄諄諭將領寧失全功無中賊伏兵既出則坐止無恒處食不下咽鬚髩欲白嗚呼公豈疏者哉公折節一書生又門墻士也而嚴重如上賓且其人才僅踰中人耳公自里居以至督師細則詩歌疏牘大則用人決機近則造膝籌謀遠則函書辨論生意所不可或有所規畫公無不欣然從且改也甚至鄉人之無足比數者偶發一善言公終身稱之不能忘然則搢紳之議公者或值公心有所屬簡於

周旋文武其人庸庸無能取重于公而自以名位體統
責公如常式則不得耳嗚呼公豈傲而愎自用而不肯
用人者哉武陵之數數扼公及韓城德州總理豫撫之
齮齕掣肘皆天意也使公得蚤行其志或得二三同心
之人共功名天下事何遽至此如以成敗操短長則文
天祥張世傑陸秀夫曾何救於宋哉夫亦知所取已公
貌甚魁偉性至孝而睦宗族每處事必出人意表歷
中外摘姦伏若神為德於鄉如定亂全城犒軍賑饑諸

事甚多以其非關於宗社存亡之故故不書公元配馮淑人鄉舉熙宇公女憲副姊也温恭勤苦佐公下帷以成名蚤逝繼配張淑人南通政使和節先生孫女善持内東而德能逮下姻黨推為禮宗從公西安聞潼關陷即仰天呼曰夫子死矣吾義不獨生冠且至降將張文耀感公恩願以死保夫人間道歸晉左右勸從之淑人持不可曰吾知死而已不知其他也比城陷率三妾二女赴井死獨撫次兒世寧屬乳媪曰長兒素善病若幸

保此為之副然後躍入井嗚呼烈矣逾一年世瑞以李
賊執入秦因得出淑人於井衣履面色咸若生公生於
萬歷二十一年四月乙巳距卒崇禎十六年十月丙寅
得年五十有一馮淑人生於萬歷二十二年三月丁未
卒於萬歷三十九年五月丙午張淑人以萬歷二十九
年五月戊申生後公五日辛未卒年四十有三丈夫子
二長世瑞郡庠生娶太學生劉思睿女即歸張淑人於
秦而大招公以合窆者石氏出次世寧陸氏出遇變匿

西安楊氏家世瑞求之以歸聘河南布政使邱公茂華長孫女幼未娶女一適兵科給事中盧公時泰次子鍊馮淑人出公所著有撫秦疏草督師奏議謀國集風雅堂詩稿若干卷藏于家銘曰

蕭蕭者雁門之風兮吹大漠而撼長空兮我公之恫宗國之恫余昌宣于東業業者臺之巔兮松磊砢而蘭幽妍兮我公之賢厥配之賢天胡為而俾然淵淵者沱之源兮泉泌泌而流瀉湲兮松楸在原眘令在原衍餘慶

于德園

原傳　　閬中　李因篤　天生

孫傳庭字伯雅代州振武衛人萬歷四十七年進士初授河南永城縣知縣再遷商丘天啟五年擢吏部主事歷陞稽勳司郎中時逆奄魏忠賢方起搢紳之禍傳庭念子身孤子母老子幼請假歸奉孀母版輿游晏居恒則危坐讀書若將終身焉莊烈帝御極魏奄伏誅官方清矣中外用兵迄無勝算傳庭憂心世故慷慨談兵慨

然有澄清天下志崇禎八年起驗封司郎中已叙里居時繕垣犒士定亂全城功起拜順天府丞時求人孔亟官華要者率捫舌避邊才如阱畧傳庭談論風生不少避忌時謝陛掌吏部貴倨甚傳庭常抗不為下銜之屬陝西巡撫闕遂推傳庭然傳庭意亦願一當也帝名見便殿期勉慰藉如家人傳庭面奏往者秦兵宿邊鎮而秦撫治其腹誠不煩置兵今賊反在内臣恐不能以徒手撲强賊帝頻顧曰措兵難措餉更難朕給而今歲餉

六萬金後則聽若自行設處不中制傳庭受命而西以滅賊為已任簡募標旅得勝兵三千人自將之當是時寇渠之最强者無如高迎祥其最衆者無如拓養坤所謂闖王蝎子塊也傳庭標營甫成軍而迎祥自漢中取黑水峪出犯西安傳庭心策賊來遠矣路險阻雨滴沱人馬必憊扼之於山可擒也渡渭迎擊大敗之總督洪承疇聞捷報馳至合兵明日復進戰陣獲迎祥俘獻闕下帝大悅為之告廟行賞養坤在鳳翔震懼求撫而中

懷猶豫傳庭至鳳翔以計招來其黨張文耀養坤亦就降秦兵久驕而習剽督撫率姑息吞聲傳庭一裁以法許忠劉世傑等遂颺據藍田檄括衛軍備城守不滿三百傳庭曰四衛屯軍額二萬四千贍軍腴地二萬六千餘頃地歸豪右而軍籍遂虛至此欲不貧寡得乎遂下令清屯凡健丁一授田百畝區地三等免其租課量徵軍需得守兵九千餘人歲得餉銀一十四萬兩米麥二萬餘石疏上帝褒獎備至命諸撫以秦為法時楊嗣昌

為司馬條上方畧分十撫為四正六隅計兵十二萬刻期合剿剿餉之加派民間者至二百八十萬兵合之後期以百日殲賊否則按信守行軍法以粤撫熊文燦為總理承疇兼剿務如故傳庭移書力爭謂用多而不用精非徒無益且民竭矣不堪重困今但選關寧精騎八千人屬督理及僕分將之同心殫力不數月賊可盡也嗣昌得書大忿恚初部議秦撫當一正面議兵萬人給餉二十萬以商雒一帶為信守傳庭知剿功必不成疏

辭曰臣有屯課贍兵無需餉也嗣昌益銜之傳庭又綜核各郡帑積撫屬贖鍰使鄭嘉棟王根子市馬於番募兵於邊復調選邊鎮各道將親兵自辦滅賊具不用部議各撫咸疏報募兵已及額傳庭獨不報嗣昌恚益甚上章自劾謂軍法獨不行於秦撫臣請白衣領職以激帝怒傳庭疏辯謂使臣僅如各撫柬郡邑民兵籍而上之遂謂及額則前報屯兵九千餘已及額矣今臣募兵購馬期為國家効實用尚未就緒故未即報然商雒之信

百日之限俱不敢諉有如賊入臣信而不能追討則治
臣罪以伸部法如剿功以限成臣不敢貪萬一逾限而
賊不滅誤剿事者必非臣請存臣疏為驗已而剿限既
逾賊勢不少殺而傳庭所市之兵與馬先後至自練自
將得精銳六千人賊震其威名卒莫有至其信地者具
如疏言傳庭兵既成會大寇之在秦者獨闖將與洪督
相持餘如過天星混天星輩數十股合犯涇陽三原諸
內地衆數十萬傳庭親擊之於楊家嶺黃龍山大破之

俘斬二千餘散降且萬人賊引而北犯延安傅庭計延
地貧而荒賊衆必不能留而澄郃之西三水之東中間
三數百里無人烟水草可以斃賊於是悉發兵預布險
要扼賊必走之途不數日賊果南返因大張旗幟鳴鼓
角往迎賊聞風西避一日夜趨三百餘里至職田莊遇
伏敗之轉走實鷄取棧道再中伏大敗之折而走隴州
關山道又為伏所敗賊計窮蹙且心服用兵如神盡解
甲降闖將亦以勢失援為承疇殲戮盡僅以二十餘騎

逸入豫秦賊遂平捷聞帝大嘉悅詔議加傳庭銜秩而
以嗣昌隙故格不行秦賊既平惟總理所剿之豫寇混
十萬老𤞑𤞑曹操輩凡十三股屯於𣪠函之間聯營七
十里總理尾其後招之賊要挾過當傳庭曰天下之寇
盡在是我出而擊其西總理擊其東不降則滅矣提兵
出潼關邀擊於河南閿鄉山中貫其營者再賊大震懼
以總理手諭曰上言旦暮即降傳庭曰爾曹日就總理講撫
而攻屠村堡不已殆僞也降即解甲不且我復進兵明

日躬擐甲冑督兵而前見總理傅檄謂吾撫功已就毋妬功而害成不得已返旆卒之為賊所紿迄不就撫馴致後難云時賊俱入楚傅庭休兵長安威名著中外帝亦嘉其功遂有督師之命傅庭具密疏有所糾舉又言年來疆事決裂總由制之失策臣請面奏聖明決定大計嗣昌聞之謂將傾己而奪其位也益大詫恨於是日夜謀殺傅庭矣傅庭既受事移書嗣昌曰事勢異宜兵形有變宜用火器用步兵用土著精器械訓士卒憑險

自保餉既省而軍法易行反覆數千言嗣昌懼其說上聞無以解前罪而結後眷謀殺之益急會首輔劉宇亮自出督察諸軍誤糾總兵官劉光祚而復救之帝大怒削職需後命宇亮皇懼不知所出嗣昌謀諸閣臣薛國觀令授意曰惟速參督師可以自解傳庭遂奉部院勘議之旨時嗣昌已調洪承疇為薊遼總督欲盡留秦兵之入援者宿薊遼傳庭以聽勘不得與議移書力爭曰是兵必不可留留則徒張寇勢而究無益於邊且兵之

妻孥蓄積皆在秦强之在邊非謂則逃是驅兵從賊也天下安危之機在此嗣昌置弗省傳庭候議通州不勝鬱憤患耳症劇嗣昌日夜偵伺思所以文致之而不得其端見其且病瘵意稍解乃移傳庭總督保定軍務趣之任傳庭具疏請陛見嗣昌大驚怒斥齎疏者返通改而上之傳庭至保定念嗣昌方在事已必不能有為引前疾乞骸骨而嗣昌即以欺罔議革職且引唐太宗斬盧祖尚事勸帝急殺之帝雖為嗣昌所動而心惜傳庭

才因繫獄二年寇盜大横嗣昌出剿經年襄福二藩相
繼陷憂怖死國觀亦以受賕伏法周延儒再相悉反前
所為因言於帝以兵部侍郎起傳庭帝親御文華殿問
安天下計傳庭每抵掌指陳帝輒嘉與嘆息燕賚甚優
遣將禁旅往援汴傳庭至汴禁旅脆弱不可用喟然曰
我思用秦人秦將賀人龍降賊也兵最强而心不為國
家用秦督傅宗龍汪喬年先後將入豫人龍皆陷之於
陣而自行剽掠返長安帝惡之於是改傳庭總督陝西

三邊軍務密勅誅人龍傳庭命總兵鄭嘉棟牛成虎呼人龍入見數其罪而斬之得其所部萬餘人兵威稍振朝議亟入豫傳庭曰兵未訓練弗可用也弗聽不得已將之出戰於郏縣前隊已大破賊逐北三十里而後軍無端潰傳庭還長安赫然曰此輩復用人龍故智獨不懼為人龍續乎取倡潰將領悉斬之上疏曰兵無鬬志久矣且賊大勢已成今欲再舉非數萬人不可是宜大行調募大行訓練恩信既孚賊尚可滅也帝一聽傳庭

言且賜劍以重其權十六年夏練兵長安馬步凡五六萬人秦紳之官京師者意不能無厭苦倡議於朝謂兵已成宜速出帝雖不中制亦日夜望傳庭出師詔進衛兵部尚書督師七省印畀之傳庭遂以八月出潼關旌旗戈甲聯絡數十里精强衆盛為二十年餘所未有傳庭銳意滅賊自調軍書籌機要外一切不遑問是時豫按監軍豫撫轉餉傳庭神意忽忽常在賊揖讓高卑不無疎畧監軍退而駭然曰是不難莊賈我傳庭又曾

疏豫撫不勝任恐緩急難恃帝命褫撫職急轉餉自贍豫撫亦深恨之傳庭至洛陽大破賊衆已連戰俱大捷賊望見旌旗即引去追至郟縣逼其巢賊畏迫襲連夜築七堡中貫以墻而悉索精銳出戰復大敗之賊遁入墻施火罷自保時竇豊為賊城守一鼓而克不敢出救賊婦女輜重之屯唐縣者傳庭以千人走間道擣其虗所獲牛馬金帛以萬計紛紛潰入郟城賊大震懼聚族謀降李自成曰吾屠王焚陵罪大矣姑支數日決一戰不

勝可殺吾以降時官兵露宿與賊相持淫雨大降至一月不少止糧糗露積河北而三日不至軍中馬足没泥淖中尺餘將士相顧無人色雨稍霽餉車徹至又為賊所刼傳庭念賊以今日出則兵必不支下令姑退師河畔就糧養鋭命白廣恩先退四十里而營高傑斷後防追襲時廣恩方與傑不相能兵既動賊選驍渠數千人犯之高兵且戰且走望白為援而廣恩違令已退九十里至汝州矣高兵失望遂大潰白兵聞之亦大潰傳庭

引劍欲自裁既思曰吾死天下事益壞吾疾趨潼關收潰兵而守萬一賊不入秦則事猶可為此時東身司敗聽斧鑕未晚也傳庭馳至關賊亦大至乃收潰兵陣城外而自起登陴督守禦自成率數十萬衆悉力來攻城外兵復戰敗是時白兵之妻孥俱在關廣恩率其衆保妻孥奪門出潼關遂陷傳庭揮刀躍馬陷陣死其配張夫人在西安降將張文耀願保歸晉夫人持不可預以幼子世寧屬乳媪匿楊氏家比城陷而身率三妾二女

赴井死逾年長子世瑞出夫人於井衣履顏面猶如生
傳庭肝膽智計頴異絕倫年十三應童子試輒第一及
筮仕值國家多難一意以撥亂為己任毀譽禍福勿顧
也然而内掣肘於樞輔外齮齕於總理當其撫秦時秦
冦平矣豫冦亦旦夕可盡而總理以貪功受欺致賊復
蔓樞輔以妬功脩郄代賊除仇功臣長繫賊焰彌天始
出之於圜扉晚矣然其再舉逼巢連戰連捷賊勢亦岌
岌天若祐國太平猶可望也乃淫霖助虐餉斷兵疲以

致退師就食一軍兎解豈非天哉而監軍以私嫌上疏委糧於敵歸罪傳庭枉也自十六年十月丙寅賊破潼關傳庭死越五日遂陷西安明年三月陷京師傳庭一身實繫天下存亡云

靖節傳 陝西通志　華山 王弘

孫傳庭字伯雅號白谷山西代州人萬厯己未進士初授河南永城令厯遷吏部稽勳司以逆璫用事請假歸乙亥起司封郎尋以邊才超擢順天府丞時秦冦方熾

廷議以傳庭巡撫秦中上召見便殿庭面陳方畧毅然自任至秦簡募標旅得勝兵二千人自將之戰屢捷擒闖王高迎祥獻俘闕下上大悦告廟行賞復璣拓養坤乃奮然清屯軍凡得守兵九千餘人歲得餉銀一十四萬兩有奇米麥二萬餘石上益大悦褒奬備至且命諸撫以秦為法武陵為司馬限期合剿計用兵十二萬加餉至二百八十萬庭移書力爭謂兵貴精不貴多恐致潰蹶且民力已竭不堪重困武陵銜之剿事卒不就具如

庭言庭於是復自簡募得勝兵六千人自將之擊賊於楊家嶺黃龍山大破之嗣復擊之於職田莊賊走寶鷄取棧道中伏折而走隴州關山又中伏皆大敗之闖將僅以二十餘騎由秦嶺南遁入豫秦賊遂平上晉庭階尋以失執政意下請室幾二年餘上悟庭寃以左樞名庭於文華殿問所以安天下者庭為指陳甚悉上嘉予燕勞賞賚甚渥遣庭將禁旅往援汴時秦帥賀人龍兵最强而肆秦人苦之上改庭督秦軍屬誅人龍庭竟誅

人龍所部萬餘人無敢譁者兵威大振朝議令庭亟入豫庭言兵未訓練未可用弗聽庭乃出師戰於郟大破賊後軍潰庭收兵入關斬倡潰者上疏曰兵無鬬志久矣賊大勢已成今欲再舉宜大行調募訓練恩信旣孚鼓行而東賊尚可滅也上聽庭言命督七省師賜尚方劍癸未庭簡募得馬步兵凡六萬人方訓練朝議復謂庭兵已成宜速出潼關上意雖不中制亦日夜望庭出庭以八月出師至洛陽與賊戰數捷賊引去庭追至郟

復大捷時三軍露宿久值大雨以致軍糧不繼馬足陷泥淖中幾及尺將士相顧無人色庭令移師河畔就糧兵既動賊以驍騎數人犯之乃遽潰庭退守潼關潼關陷庭遂遇害庭妻張夫人在西安聞之率三妾二女俱投入井死庭貌魁梧膽智絕人忠義憤發具大有為之畧而功卒不就則天也

鴈門尚書行 有序

太倉 吳偉業 梅村

鴈門尚書行為大司馬白谷孫公作也公代州人地

故鴈門郡長身伉爽才武絶人其用秦兵也將憑巖
闕為持久且固將吏心秦士大夫弗善也累檄趣之
戰不得已始出天霪雨糧糗不繼師大潰潼關陷獨
身橫刀衝賊陣以沒從騎俱散不能得其屍公之出
也自念必死顧語張夫人夫人曰丈夫報國耳無憂
我西安破率二女三妾沈于井揮其八歲兒以去兒
踰垣避賊墜民舍中有老翁者善衣食之二年公長
子世瑞重趼入秦得夫人屍貌如生老翁歸以弟相

扶還見者泣下益公素有德秦人云余門人馮君訥生公同里人作潼關行紀其事余曾識公於朝因感賦此什公死而天下事以去然其敗由趣戰且大雨糧絕此固天意抑本廟謨未可專以責公也公之叅佐惟監軍道喬公以明經奏用能不負公潼關之破同日死名元柱定襄人

鴈門尚書受專征登壇顧盼三軍驚身長八尺左右射坐上咄叱風雲生家居絶塞愛死士一日費盡千黃金

讀書致身取將相關西鼠子方縱横長安城頭揮羽扇
卧甲韜弓不忘戰持重能收壯士心沉幾好待兇徒變
忽傳使者上都來夜半星馳馬流汗霞轍寧堪似往年
催軍還用松山箭尚書得詔初沉吟蹶起横刀忽長嘆
我今不死非英雄古來得失由誰算椎牛誓衆出潼關
墟落蕭條轉餉難六月炎蒸驅萬馬二崤風雨斷千山
雄心慷慨宵飛檄殺氣憑陵老據鞍掃攘謀成頻撫劍
量沙力盡為傳餐尚書戰敗追兵急退守巖關收潰卒

此地乗高足萬全只今天險嗟何及蟻聚蜂屯已入城
持矛嗔目呼狂賊戰馬嘶鳴失主歸橫尸撑拒無能識
烏鳶啄肉北風寒寡鵠孤鸞不忍看顧遂相公忠義死
一門血淚土花斑故園有子音書絶勾注烽烟路百盤
欲走雲中穿紫塞别尋竒道訪長安長安到日添悲哽
繭足荆榛見眢井轆轤繩斷野苔生幾尺枯泉浸形影
永夜曽歸風露清經秋不化氷霜冷二女何年駕碧鸞
三姬無塜埋紅粉複壁藏兒定有無破巢窮鳥問將雛

時來作使千兵勢運去流離六尺孤旁人指點牽衣袂
相看一慟眞吾弟訣絶難爲老母心護持始識遺民意
回首潼關廢壘高知公於此葬蓬蒿沙沉白骨魂應在
雨洗金瘡恨未消渭水無情自東去殘鴉落日藍田樹
青史誰人哭蘚碑赤眉銅馬知何處嗚呼材官鐵騎者
如雲不降即走徒紛紛尚書養士三十載一時同死何
無人至今惟說喬叅軍

潼關行有序　　三晉馮雲驤訥生

有明末造逆冦鴟張大司馬孫公傳庭危時授鉞泣血誓師遠道秋霖援絶糧盡潼關抗節偉哉烈士之概也至夫人張氏從容就義聞長安之將陷淪寒井以明心數姬連袂相從弱女吞聲就死孤兒流落民間越二載餘長公子世瑞千里裹糧蒼茫西向問之潼關父老皆知大司馬盡節之地而遺體不可復識矣爰求母骸攜其幼弟間道歸里益張夫人出之井中他人率不可復識夫人獨容色未消衣裳不毀其

苦心孤節足以動天地而感鬼神故特呵護其身誠
則形理固然也嗚呼其於臣道妻道可謂交盡無遺
憾矣夫人潔己捐軀能以大義自處孫公刑于之化
亦可知矣且夫人之死卒閨房衆輩以從不留遺一
人以辱司馬其節苦其志密矣獨怪其小星妾媵皆
視死無難色顛沛造次之頃非有法令之可繩也其
内政之肅何如哉孤嬰數齡閭里哀而食之不加毒
戾孫公之於秦民厚哉公子艱難道路奔走饑寒求

其弟而得之其孝友哉而今世或猶有不得其詳者謂孫公逃遁不知死所夫何不問之當時諸將士余同里人也知之悉至若張夫人尤著矣時又有監軍道喬公元柱定襄人潼關罵賊伏劍死後寧武有周將軍遇吉力戰死皆殺身成仁之選也故作歌以紀孫公張夫人而并及之

潼關城下月如水潼關城上鼓聲死司馬北望拜神京臣報國恩畢於此萬羣冦馬踏沙黃長戈大戟飛寒鋩

彎弧舊將嬰城鬪斷甲材官泣戰場孫公灑血潼關道
鬼馬不歸嘶碧草花袍玉劍委紅泥渭水飛鴉破浩浩
氷心巾幗何嶙峋就義從容不顧身雛鳳玉顏同日死
千年石砌閉青春幾隊蛾眉愁耿耿飛鳥輕身墮碧井
綠鬢吹為夜雨昔紅彩化作流霞影有子蒼茫西向秦
荒園遺跡訪蒿萊昔時夾道紅旗陣今日空衙動野燐
愁雲覆井寒烟古秋風蕭蕭黃葉雨玉骨曾傳葬此中
鬼神常護埋香土牽來素綆古龍驚莊容衣佩宛如生

觀者萬人皆嘆息方知天地鑒幽貞重向戰圍淚沾臆
青山一帶愁何極元戎戰骨碎刀痕寃魄茫茫招不得
更有遺孤已二年父老指點私相憐破巢漫說無完卵
趙氏嬰兒自凢全同時引劒有喬公呼天拊膺氣何雄
腰横寶帶眠頹堞手擲頭顱向晚風眼見山飛滄海立
銅駝霜冷荆榛濕寧武孤城再合圍餘者降旗拜冦入
吁嗟乎悲哉國家之亂誰為基英雄數盡際艱危翼虎
已分鶉首策趙卒長平大聚時一門仗節古來少日月

飛光同皎皎青楓夢斷麒麟圖香閨血化鴛鴦鳥有臣死國婦死夫高風大義厲頑愚嗚呼其形往矣神未徂嗚呼其形往矣神未徂

乞言小引附詩

晋陽武全文石灘

逆闖播亂明大司馬孫白谷先生拒守潼關全師俱沒或曰公死之或曰未知死所或曰公間免變姓名入山中同里馮子訥生曰是何言是何言方公受命顛沛泣血誓師義不與賊共生會賊勢鴟張公以孤軍不能支

潼關淪陷猶率餘卒冒白刃逆戰不屈當時將士有親見其被箭墮馬死亂軍手者賊鼓行而西長安瓦解夫人張氏暨其子女妾媵盡在圍城僮僕驚告當出避民舍夫人曰賊既入知司馬必死司馬死我安避為呼女妾輩至後署井旁曰若能從我入此無怨爭皆曰願如夫人命二女三妾相繼隕井中夫人曰我可以下見司馬矣始赴井死僮僕號泣攜公弱子世寧匿他所孤獲全居無何天厭逆蠢命我

大清殲寇定秦公長子名世瑞者入關求司馬遺骸無所得啓井視衆尸則腐且盡惟張夫人肌膚衣履宛如生詢諸居人則遺孤依然在也遂與扶櫬歸此司馬全家死賊本末秦晉父老迄今尚能言之耳而目之不如馮子爲最稔余驚聞嘉歎曰馮子一言司馬公九原爲不死矣不知司馬視張夫人不知夫人視其子女妾媵司馬公九原爲不死矣一日訥生復出其長歌一章相示讀之慷慨悲壯使人淚下數十行又如英雄卮酒縱

談古忠臣烈女已事擊節拊膺四座動色司馬公九原信乎不死讀罷長歌率和四律仰祈仁人君子垂鑒雙節慨賜表揚則千百年忠烈幽貞式共賴之

寒雲萬里壓秦關一片孤城落照間秋去琱戈拋碧草春深古井閉紅顏貔貅帳冷星猶隕風雨香銷夢不還獨有長河依故壘東流日夜水潺湲

又

潼關城上角弓鳴城下關門殺氣橫東去黃河臨晉坂

西來華嶽俯咸京英雄戰苦雲垂幕環珮聲淒月照營
寧武將軍同抗節重國伏劍一身輕寧武周將軍戰死故及之

又

古城烽火接荒臺魋騎紛紛鞞鼓催浩氣沙場呑虎豹
貞魂月夜吼風雷吹殘隴樹笳猶怨夢斷幷門雁不回
帝子閣中今在否百年金殿瑣青苔

又

故國銅駝自古今秦川西望氣蕭森乾坤血濺孤臣淚

日月晶懸烈女心白草秋原燒野火黃沙遠渡覆城陰

河山不盡興亡恨夜夜烏啼楓樹林

弔孫大司馬詩并序　　楚濛　沈會霖元雪

明愍帝朝角三案無虗日泰冦之變亦泄泄視之顧

時事尚可為也大司馬孫公先是開府秦中慷慨談

兵畧視賊直如樊鵲腐鼠數數出奇兵勝之賊望風

輒宵遁張獻忠以三百騎駐穀城李自成僅十七騎

伏褢鄧山中此時利用戰公吏毅然主力戰會督師

熊文燦誤給撫局韜弓裹許約公勿得戰廟堂左熊議者尋以他事下公于理閱數年賊復猖甚朱仙鎮之敗禁旅雲集左寧南提十萬師忽夜半拔營去一軍皆驚互相蹂踐賊乘虛剸刃無片甲還者中原之氣盡矣愍皇悔前事之非始出公廷尉特晉大司馬仍駐節秦中時佼壯零落人無鬪志豫南一帶復一望白骨反者蜂起無更輓芻茭以佐頓飽者此時不利即戰公亦請練兵蓄銳少需半年姑勿戰而聚訟

盈庭督公必速戰公不得已出潼關而陳歃血誓師
甘以一劍當背水凡數戰皆大挫賊會狂雨浹旬星
馳露立高白兩大帥皆先後潰賊已從間道襲潼
關後矣公亟退守關中白帥復保妻孥午夜奪門
出賊乘間闌入關公知勢不可為抗節死之夫前
此之應戰而必不得戰與後此之不應戰而必戰
說者謂庸人誤國致敗乃公事然天心已去殆非
人力讀往代史未嘗不撫膺三歎也公固死且不

朽惟是歌生寶鼎茸毋烟寒血濺沙場何補國是以一人之生死繫宗社安危孝陵有知將無恫乎公歿之後西安陷夫人張氏得公狀區分二女三妾深井中匿藐孤于比舍始從容自投井死公無負于國若夫人洵無負于公矣余諸生時謬厠叅軍之役天下事皆耳而目之每怪信史未確擬自作一實録入史補適公之丈夫子世瑞來屬余為傳顧公生平已詳墓誌不復贅附記殉難始末于此而

繫以詩

勞臣一劍繫滄桑鼓角悲風繞戰場大地自更秦日月

夜臺猶是漢封疆豈能抔土埋孤憤祇許殘霞照夕陽

欲賦招魂招未得乾坤荒莽足蒸嘗

其二

慘淡幽魂不受旌大河南岸野雲横天心未肯憐庚癸

廟算何曾數甲兵七尺沙場畸節鉞一家胥井畢平生

千秋惟有華陰月偏繞銅駝夜夜明

其三

沙場日冷霞層陰贏得山河付陸沈豎子從來撓國是先生何事傲天心不妨殉節身如寄說到成仁恨轉深極目潼關烟水濶依然霪雨暗衰林

其四

二崤風雨暗旌旗坐見昭陽日景移世事海田歸目睫君家閨閣盡鬚眉精誠獨戀山陵側功罪才應地下知不爲雎陽褒一死傷心雲散夜潮時

忠節序

許作梅

明愍皇帝癸未督師者孫白谷先生與流寇李自成戰于潼關死之其忠可傳其節可志也或曰先生當敗北之餘棄劍披髮效赤松遊之智避秦入桃源耳許子曰惡是何以余軀保妻子之事誣先生也余登仕籍晩不及交先生亦嘗聞其立朝之大概矣大凡以利鈍為行止勝則貪祿取榮負則入山辟穀此庸碌保身者之所為而非先生之志也竭股肱之力而濟以忠貞勝則社

稷之靈不勝則以死繼之此先生之志而亦先生之力所能為也明之季也一人宵旰羣工泄沓其間秉天地清剛之氣上虞吉水杞縣諸名臣文章品行皆與楊左諸君子後先伯仲而文武為憲備提戈草檄之才者宜興盧九台與先生而外指數不可多屈焉當愍皇庚辰而後攙槍夜熾潢池弄兵難發雍秦毒流楚豫長河之南大江之北無一日安枕而臥也追溯養癰始失於督理之誤撫終裂於閣臣之逗留遂至野火燎原喪師殺

將桐封播遷而不可撲滅愍皇赫然斯怒召先生於囹圄而賜以尚方閫外之權惟先生制之當治兵長安時招募期年訓練朞年隱然有箠笞赤眉風鶴淝水之勢不止為背水圖決勝負于一戰也無何而秦人厭苦駐牧遍請出闗及龍山數戰數捷賊人之膽已寒矣乃天雨滂沱潰師逍遥故癸未之敗較壬午為慘焉於戲天不祚明如先生者何可以成敗論英雄也改革之際封疆大僚殉節無幾明朝養士三百年先生其有以報之

矣外此監軍喬元柱伏劍而死鎮臣周遇吉力戰而亡與先生遺事皆當付諸史館以為後人法越十八年順治辛丑中州撫軍膠侯賈公遣使問序余據所聞而述之併服撫軍之不忘所知不阿所好也

殉節哀辭　東揚徐咸清

太華千仞高高飈衝其顛大河萬里長長鯨吸之乾巀嶪秦關立函谷猶聞野老吞聲哭血漬原花滿地斑淚滋野草隨汀緑我向秦關弔汨羅蘭臯腸斷招魂些浮

圖還著南雲箭行潦多沈東魯戈此地尚書力戰死科名不媿真奇士故國科名恥論兵誰肯師中任長子天柱將傾不可當尚書突兀扶頽綱蓋與蟫魚蝕故紙誓同精衛填東滄手握陰符伏而讀雄師十萬藏胸腹喉舌臺中具爪牙淵雲禁内生頗牧崇禎晚季歲苦饑天狼奮角鳴狐狸芸夫佩犢乗銅馬織婦蓬頭畫赤眉三方蛾賊如麻沸千里提封盡魚潰愍皇仰瞻枕戈鋋空使焦僥飼梟狒拊髀常思禦侮材孫吳在側因均臺妒

相但知仇國士明君還識重邊才赤囊奔命檄如羽事
急方知求燭武脫卻羅鉗賜錦袍頻收槊劍持繡斧設
壇拜命鑿凶門白徒市衆徒紛紛孤豚咋虎至則靡特
起蒼頭成異軍鈴閣中權坐光弼一朝盡變旌旗色宿
將先馳紫髯威勝兵早奪黃巾魄投石拔距氣何雄捲
除枯擇如飄風河山沸沙鳴擊鼓闖前伏石動彎弓鶻
入鴉羣快擊奮狼孫虎子爭逃遁此事臣力真可為此
日天心不可問昊天不弔淫雨零昊天堅意亡朱明商

羊奮翼撓鷙陣屏翳秉權落將星龍旂不展雕弓解軍竈生鼉戰士餒縱使玄冥為洗兵無如河伯能漂鎧吾鞭所指馬未班一呼朱序如崩山孤臣仗節困猶鬭降將揚播去不還三精無光天欲墮揮兵巷戰投熛火祇留一劍答君恩不願遺尸馬革裹長城已壞長驅長蛇儵忽遊天衢僉曰天亡非戰罪誰人不痛孫尚書尚書死忠妻死節從容就義偕羣妾胥井氷堅鳳女魂頹牆碧化蠹叢血一門死義汗史留天存令子如孫謀孝

廉船載朱雲劍單父琴歌羊祜裘滄浪比清漢比潔三
戶神君頌不歇共歎忠臣有後人懷香遥向函關爇青
雲望重黃綬影卧龍山下槐松高秦民只望孫公子重
見尚書渡渭橋

弔白谷先生序　　　　　　　閬中　趙廷錫

秦之安危關天下故歷代將相重得人明末盜賊蜂起
由饑民挺而走險始于秦蔓延于晉蜀楚豫間幾成燎
原勢至後盤踞中州以窺闕門督撫屢蹶愍皇特簡白

谷先生而授鉞焉越三年練兵措餉已有成緒忽中忌被逮去賊益猖獗上拊髀思之乃釋縶纍而再授鉞焉督師三出關以當其鋒知人善任簡師勵兵將養銳以動何廟謨促之羣議姤之以致秋雨出師淫霖匝月糗糧不接一潰而直入函關破省城以危社稷嗟嗟豈非天哉先生胸富甲兵躬擐冑鎧真文武將相才倘得便宜行志何難滅此朝食一旦敗裂以至不可再振無論知與不知無不慟悼咸謂公以身殉國矣傳聞不一疑

信叢生予彼時年雖舞象已遊泮因仲兄大允以副帥被誣從公於患難圍扉中提攜之立功又堂叔完瑛以諸生從戎撫叛帥公拔置前幕朝夕相依自賊衆奪闕時公猶巷戰手刃數賊被創墜馬雜之敗伍中爲亂卒鎗刺而僵加數刃目不瞑予叔即卧尸處推墻垣覆之同時祇三人倉皇各被刺散去歸里爲予言之甚確此實録也仲兄奔省救詢公眷屬知張夫人率女媵俱躍入井中窺孤爲山叟匿去不可得拊膺大慟被僞帥刼

去強之仕終以不肯易初志被戮於商州尸亦為部下所藏與先生同終不能得余叔匿深山不出偽帥搜之從我亦棄尸沙磧中嗚呼公不負國余叔與兄亦不負公相見泉臺不無餘憾而或共含笑九原也俱以隔代未獲旌䘏惜哉慟哉今先生之忠節海内諸公尤能表之記之歌之以傳軼事今值聖朝纂修明史簪筆碩彦自能表章公道為之立傳余家之湮沒益可慟也

孫大司馬闔門靖節斷

古閩 徐鳳來 桐霞

異哉有明之亡國也國虛無人則國亡國有人而不能用則國亡有人如公能用公如愍皇而有明之社稷竟以不守亦甚異矣或謂亡日淫雨天也武陵厄之總理撓之亦天也以是無成功余獨謂不然明之亡譬如人受病諱之及于沈疴而不復起也今夫人之初受病也五官四支悉皆無恙似不能即殺人即有盧扁從而指之曰病在腸胃酒醪可治緩則無及而舉家之人多竊

笑之無從施其肘後之秘也明之末朝士大夫壯其規模麗其手采儼然飾盛世之容誰敢信其天下之將亡也即有忠義之士亦多溺于見聞以為三百年來未嘗有故究無能出而任事者養成流寇之患猶曰赤子弄兵潢池耳尚未知其為禍如此之烈此武陵所以惡公之異己下之請室而總理所以受賊之紿以為撫功之可成也及蜂屯于楚覬福襄二藩相繼告陷已入膏肓必不可治于是始悔而用公授之以節鉞重之以尚方

主人有求醫之誠孝子有割股之志亦已晚矣嗚呼公
盖以參苓治必死已成之症豈有獲效之理何得即潼
關一戰之敗卜天心之去就哉公固念勢不可爲力可
竭力之旣竭繼以死夫人暨二女三妾悉能殉之可謂
不負愍皇之顧託者矣是又豈區區以一死報國者比
乎乃爲之歌以弔之歌曰
風蕭蕭雨霏霏孤忠指囊不復歸閶闔知公不相見相
率黃泉覓公面只今墓碑苔且靑松柏遶植容亭亭啼

烏啼烏毋得巢其顛月白霜寒不可聽

清屯疏䟦　　　江東　顧炎武

國家當危亂之日未嘗無能任事之人而常患於不用用矣患不專用之而專且效矣患於輕徙其官而不竟其事使之有才不得其所用以至於敗而國隨之若兵部尚書代州孫公之事可悲已方崇禎朝流賊之為秦患且六七年天子一旦用公巡撫陝西於是兵且增而餉詘公以為國家之所以足兵實者屯田也乃為權豪

有力者所佔據以至歎隱侵沒弊孔百出而軍實虧軍實虧而國家且不得一軍之用是以國家之患不在賊而在占據侵沒之人也於是重立法繩之先之於西安三衛而軍果大譁斬李進成等七人而後定公持之不變期月之間所清釐而歸之天子者計兵得九千餘餉銀得十四萬有奇米麥二萬餘石天子為降詔褒賞進秩而關中之賊或斬或擒或撫三年關中幾無賊矣而北方告急天子以武陵楊公之策名公入援遂用之督

師山東薊州又移之保定而公屢請陛見不許因以病辭且得罪下獄及賊陷襄雒復出公督師陜西而事已不可為矣使當日不用武陵之策自陜以西委之公十年而奏其效則他方雖積敗而公必能為國家保有關中賊尚不得闚關中必不敢長驅而向闕也一詔移公而國之存亡乃别于此余讀公清屯疏及文移而深有感焉欲為公立傳而功狀闕佚不得其詳特舉其大者書之於此以見公之一身而繫國家之重然則天下未嘗

無人而患於不用又患於用之而不能竟三四年之間而大事已去忠臣義士所以追論而流涕者也

遺事　　鄭㢘 石廊

崇禎戊辰代州孫傳庭初仕永城性簡傲不畏上官而能廉察非常事時有孝子方娶妻未成婚而廬於墓者老母新婦各居一室昏夜一盜著衰衣假爲孝子服闌入其室而調之既而其母覺問婦婦以其子告母疑之立至墓所責孝子孝子大駭則潛歸深匿他室而伺之

夜將半盜復果來方解衣就寢孝子突出盜急棄衰衣而逃孝子忿忿還墓所婦大慚愧自縊孝子聞婦死亦自縊母乃抱賊之衰衣而訟於縣傳庭佯受其服不問也一日忽拘境内縫工皆赴縣至則閉諸内庭乃出衰服而示之使其自認誰所作内一人反覆視之進而曰此某宅公子命僕吁某於祕室中所作傳庭親領役至某宦家擒公子以歸一鞫而服斃諸獄盜父六卿嘗餽魏忠賢黄金溺器者其勢熏天不顧也後卒為名臣死

國難

跋

古訓曰食人之祿者忠人之事乘人之車者載人之危此不易之經也忠人之事而必期其事之濟載人之危而必欲轉危為安此又人所同具之心也顧明明於事有濟而抑之使不得竭其忠幾幾乎可以轉危為安而迫之使竟至於敗此則當局者常抱恨九泉而後世子孫尤不禁撫膺扼腕而

猶有餘痛者也若我先高王父之事可鑑也先高王父之受命撫陜也二年之間羣醜畢殲規畫戰守洞中機宜若摧枯拉朽之所向必克也若燭照數計之曾無一失也乃以弗協於樞輔致百計沮抑必欲得而甘心焉幽繫三年寃患蔓延遍天下迨事急而始出諸獄隨責之以進剿中旨嚴切蜚語交訌萬不得已而率新募之兵當久横之賊驅饑疲之衆攖殊死之鋒遂致全軍覆没陷陣身亡

嗚呼既以身殉乃莊烈皇帝猶疑之以為未死則人言之可畏也嗟嗟門第中落不克表揚先烈幸蒙

聖朝考信徵實編輯明史忝有列傳備書顛末俾我高王父一生精忠才畧屈抑苦衷並一門節孝昭然若揭由此可大白於天下後世而我世世子孫亦得本信史為家乘豈非不幸中之大幸歟爾桂忝

祖宗餘澤戊午已未聯捷成進士備員宿衛因得

就史館敬録本傳謹藏諸篋歲丁卯總戎粤東之廉陽越六年辛未太守周君碩勳來莅茲土周之高祖大司農公諱堪賡與高王父為前朝同官太守熟習掌故且篤念先人世好因出高王父遺集拜請校正公餘揮汗挑燈無間晨夕閱兩月而竣事計奏疏清屯録詩篇若干卷而以
勅修明史本傳為内傳行狀志銘及今昔諸前輩之所紀述為外傳並撰序授之爾桂嗚呼拜領之下覽

編次之秩如撫手澤之猶在其慶幸爲何如同懷

兄爾棟宰爾桂敬謹展讀肅然如睹其儀㦖乎如

聞其歎息又不禁泫然淚下矣至周太守薄書旁

午手不停披表章前賢出自至性爲人所難及而

吾猻氏子孫尤當永矢勿諼矣元孫爾桂謹跋

白谷集

集玉山房稿卷十

先大夫正志童蒙郎修視履衾榆青天緋金韋布侃侃大節差無媿於古人藹藹休聲蚤有孚於即世不孝輩抆血編年忍哀襄事狀得犁丘之筆誌徼濟上之裁當代元公敢素交而贊像東朝儒輔悵夙好以題丘隙闔邑人士之同哀薦莊毅先生之里諡人生有涯榮名匪既於赫德功庶幾不朽者矣惟是立言之業竊深手澤之悲方其伏首窮經夙嚴秋賓春華

之辯及乎謚官行法無取清談競藻之風望老懸車
盡恩收族其於雕蟲小技故未精神赴焉林林度架
慘慘龍蛇惟是起曹題奏之章曾躬彙集以昭掌故
交遊問答之牘多存記室以備忘而已豈無揚先訓
後被之篇章亦有弔死慶生命諸筆札遊覽舒息時
發天籟之鳴上下古今間抉人文之秘要皆景遇而
行期諸意達而止語既不驚驚人槁遂何必具在盎
或散寄之讀書之中或曾手勒於梓錄之內或畸零

楮敝而繡錦偶藏或埋沒蠹殘而蝌蚪未盡幸不全委於泰灰尚可苟存於孔壁耳不孝等竊聞之國史家乘遮住心精於奕世片言隻字可覩命脉於先人矧先人豐功碩德時考證議論之間若異世代遠人非孰記聞言行之緒安得遂邀靈於梨棗萬一同不老之金石乎因忘鄙陋恭效編摩䟽據全集刪諸文移語請冠篇首而覆題諸大臣恩䘏賛語次之詩序誌狀題跋等文又次之啟牘又次之次之次之以祭文終

焉釐爲十卷謹藏集玉山房之左耳室集玉山房者先大夫廿年蒐裒殁而因俎豆其中者也故以名編嗚呼羹墻凜見矧維家法之森然几杖與思重此心聲之儼若凡我宗昆僉其識諸萬歷歲次戊申七夕日不孝孤如龍如麟如彪如夔泣血稽顙識

忠肅集　　　別集類五　明

忠肅集卷三

附録

年譜

公諱象昇姓盧氏字建斗號九台一字斗瞻又字介瞻常州宜興人今分隷荆溪

始祖諱湛行二七系出唐玉川先生其初浙江鄞人舉賢才授義學興戶因著焉居永豐之茗嶺

稱若嶺盧氏始遷祖

七世祖諱端智字惟睿號若峰行辛一登元泰定
四年李黻進士授宜興學正

高祖諱元亮字道宗號竹岡性孝友勤義方志尚
高遠

曾祖諱誠字勉之號懋岡邑諸生文章行誼為鄉
里祭酒以子贈文林郎儀封縣知縣

祖諱立志字仁甫一字商衡號荆玉始遷之於張

諸鎮舉萬歷乙酉應天鄉試爲常熟教諭歷官儀封南康兩縣令所居皆有政蹟可紀崇禎名宦本邑鄉賢

父諱國彲字公嶼號崑石邑諸生生四子長即公次象恒字恒斗邑諸生次象晉字錫侯一字晉侯號魯山邑諸生見明史另有傳乾隆丙寅崇祀鄉賢次象觀字如哲號九錫崇禎癸未進士乙酉殉福王之難乾隆丙寅崇祀鄉賢自荆玉公而下俱以公貴贈資政大夫總督宣大山西軍務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

僉都御史乾隆丙寅崇祀鄉賢

萬曆二十八年庚子三月四日時加人定行實云年庚子月庚辰日丁未時辛亥陽次婁陰次畢歲里居周分繫於柳公生于張渚鎮之鎖前橋母李太夫人

三十三年乙巳公年六歲始入小學事師族父茗我謹按完予公墓誌銘云長子國緒予諸父行而習年執經以事者也國緒字茗我冬

荆玉公遷儀封令

三十四年丙子年七歲崑石公及李太夫人隨侍

儀封官舍有池一日公聚童子十數輩環池為背水陳翦⿰巾間⿰巾虎幟⿰巾間音赫⿰巾虎音醎玉篇⿰巾間⿰巾虎赤紙也出張揖埤蒼漢書作赫號執以進退不如約輒縛而扑之童子負痛呼號荊玉公見而釋之怒公曰何榜童子為然亦以此奇公秋崑石公以試歸里李太夫人嘗因事恚怒不食幾成疾矣公跽牀下力為解釋流涕被面太夫人異之為公壹餐

三十七年己酉年十歲荊玉公左遷江西按察司

知事

四十年壬子年十三歲荆玉公以兩臺薦擢知南康縣事崑石公隨任

四十一年癸丑年十四歲荆玉公自南康歸里遷居新橋之涓隱園初公讀孟子至生於憂患死於安樂之言輙低回三復讀史至張睢陽岳武穆傳則奮曰吾得為是人足矣

四十三年乙卯年十六歲讀書里之北門門外有

顯者車馬過曹輩縱觀公吟聲不輟比還皆誇示其狀公曰人不患不貴患曠貴耳聞者默然慚已而皆心憚公時承平日久同學工習舉業公獨日究經史于古將相名臣之畧軍國經制之規尤惓心焉

四十五年丁巳年十八歲與同邑吳公貞啓讀書邑東中隱禪林距家七十里一日聞崑石公病日已昏矣力疾歸家雞鳴抵舍所歷巉巖深谷

篁竹間出入虎穴毫無顧畏

四十六年戊午年十九歲與湯公啟娘吳公貞啟同補校官弟子娶汪夫人晉陵學生汪公遷女

天啟元年辛酉年二十二歲中應天鄉試二十九名主考詹事府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侍講順德王公儒炳按萬歷十六科進士履歷王作黃文是年南京主考有左諭德元城黃立極佩甲辰進士冬赴公車初南都報捷親朋畢賀

荊王公悚然曰家世寒貧一子幸捷何德以堪

之督課益力及公北上親送之江干公見大父容貌癯瘠見唐書李百華傳牽衣不忍别荆王公曰行矣若成名展吾未竟便不愧家學何戀戀為公不得已乃愴然就道

二年壬戌年二十三歲中會試三百八名主考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隨州何公宗彦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秀水朱公國祚同考吏科給事中濱州薛公鳳翔三月廷試登文震孟

榜二甲二十五名荆玉公於二月十九日捐館
公釋褐後聞訃號泣奔喪又以崑石公李太夫
人毀瘠過甚率諸弟閭請節哀
三年癸亥二十四歲娶還室陳氏十二月汪夫人
卒初汪夫人久病以視膳弗親勸公置妾自副
以大父喪弗許於是病益危篤遂力請於居姑
傾橐娶之公猶不御但令襄婦職而已公過維
揚一冶姿頎委身事公公正色曰吾豈以精神

銷粉黛耶卻之

四年甲子二十五歲二月授戶部貴州司主事八月督臨清倉時魏閹用事公卿大夫皆出其門公獨絕請謁外補臨清臨清當京之南北孔道使者旁午應接不暇公以其餘閒就賢士大夫商確時政并釐剔主藏官吏之積弊凡清出侵蝕本色若干石銀若干兩以佐軍興而尤加意於支收初各省本色解至胥吏苛難權概不平

或至鈌供儌備備音裴倍作賠而吏獲侵年公更立程法至即收兌權槪甚平吏不敢私與情便之時河南久旱米價騰躍逋負甚多而臨清積粟百萬公請令中州納米一石改折銀一兩輸之臨清以倉粟相抵得旨允行豫逋一清官民稱快五年乙丑二十六歲在臨清三月覃恩封父崑石公承德郎戶部主事封母李氏贈妻汪氏皆安人

六年丙寅二十七歲在臨清娶王夫人金壇貢生王公道洽女

七年丁卯二十八歲三月陞山西司員外郎仍管
臨清倉是月奉旨加山東按察司副使管大名
府事公督理倉務奏課連最稱上意故增秩守
大名時東撫潁川李精白建魏閹生祠邀公進
謁且請署名公辭曰非關吏所敢知也不赴祠
亦不列名六月與接任主事何意交代抵大名

大名獄訟繁多又值渾興徵發如雨公私交困
公晝治公事夜讞疑獄朞月之間刑清政簡吏
民親愛公嘗語人曰吾筮仕時自見年少官薄
請益於諸老先生曾示我以清慎勤三字初聽
之亦平平耳及身親之乃知其難自古良二千
石舉此三字盡之矣蓋公生平事事身體力行
故初任事即有成效如此是歲覃恩累封崑石
公中憲大夫山東按察司副使封母妻及贈元

配皆恭人

崇禎元年戊辰二十九歳在大名正月擒巨盗馬翩翩初遼事急飢民所在為冦而開滑壤接晋豫羣盗分布窟匿聚則焚刼散則竄伏官兵不能討公以耳目發起盗主名區處陰部士四百人詗盗元夕置酒高會趨擊之遂獲其酋長黨衆奔熸自是畿南偃息枹鼓希鳴冬以遼餉功進一級是歳奏計入都卹寃獄十七事全活甚

衆作景韓堂漫筆五首

二年己巳三十歲在大名八月京師戒嚴公募壯士應詔勤王民裹粮而從者三千人事定還郡作夜坐寄懷詩一首

三年庚午三十一歲遷山東布政司右叅政整飭大名兵備道大名廣平順德三郡屬焉時大名恒山之盜往往嘯聚所過殺掠公憂其蔓延乃抽集民壯練鄉勇講什伍豫籌扞禦洺川高士

賈藴芳字濟堂修行績學巖居谷飲逹官貴人望塵不及公獨造廬請謁賈草書數帙爲贈時人以公復危亂而折節下士比之皇甫義真焉

公文嘗識廣平申涵光於童子時涵光字鳧盟時年十二薦之督學使者袁公鯨補邑諸生涵光敦行力學北方名儒也五月十九日長子以載生字禹陟邑庠生是歲作冠帶善士予完公墓誌銘

四年辛未三十二歲在大名公在大名一切治理

威愛流聞天下以公才任文武會舉卓異有詔
不次擢用尋加山東按察使備兵如故三月初
二日次子以謙生字友谷邑庠生陳出也七月十一日三
子以行生字天馭太學生
五年壬申三十三歲在大名時寇氛日甚公馳行
屬部繕城郭修守具又以村落民人被掠且貽
蓄聚于賊賊益横計使民自為守度可相距十
日則援兵四出矣乃徧相形勢高立堡寨為池

資以守具邑聚頼以安全先是庚午前公已舉三子至是同月喪公時廵省郡縣過門不入雖至歲終臘日亦次郊外經理焉公癸亥前生一子一女名文煒女許字溧陽陳朴若見荆玉公墓誌又錫侯公請卹疏云月喪三兒不還公署蓋皆在庚午前也

九月公祖母張太夫人卒于家

六年癸酉三十四歲在大名正月賊騎闌入西山距順德百里公禦之賊别入大名南境民皆守堡賊無所得規欲攻滑公偵知之選騎出賊

前伏榛莽中賊至猝發大破之三月臨洺告急公馳赴之擊賊于摩天嶺賊遂解散公親歷鄉寨撫視創痍士民感奮有過黄粱祠絶句一首四月賊數萬入屯小西天山中公駐内丘西東黄寺真定遊擊董維坤來援與公合營連戰皆捷賊走臨城西公與維坤分兵突賊陳公戰山南維坤戰山北追至冷村維坤為賊所困公分兵救之而先設伏石城南自勒兵三百乘利逐

賊至危崖賊乘高矢石亂下從者斃馬下公額中一矢弗為卻旋失馬短兵接時魏縣高九宕隨軍見公騎中流矢以已馬與公赴賊格鬬死內丘諸生生王允亦率鄉兵戰死馬事具見本縣志轉戰至石城南伏兵起遂大破之翼日又破之青龍岡而維坤被重創死公為文哭祭之秋賊復犯沙河之丹井及邢臺西公騎兵擊之多所斬獲已而賊屯武安武安非公所轄地公移師連戰前後斬其豪十一人及其支黨甚衆収回男女

二萬人

七年甲戌三十五歲擧卓異三月進僉都御史撫治鄖陽鄖南三郡士民相向慟哭謀伏闕上書留公而公已單騎就道數萬人遮道啼呼騎不得前公慰諭良久士民伏地哭不能起公爲之動容衆乃具肩輿請公坐衆擧輦挽之左右執香爐送至五百里外臨河迺返今南和沙河等縣各有房祠載于通志臨洺勒碑紀功北平孫公承澤四朝人物考曰公兩官畿南惠施三郡生之日家設一

壇歲時贍禮死合謀叩閽除地為祠歲時伏臘奉祀不分少長男女皆為流涕甚有痛其亡發往疾死者四月公至鄖鄖無專轄以湖廣之鄖陽荊州襄陽河南之南陽陝西之漢中及商雒二州屬焉時鄖陽屬邑皆陷從賊四月矣援兵雖集而缺餉公至即鎔所服銀盃鞓帶市具椎牛犒衆告以餉不時至使者寛以撫衆嚴以剿賊若有懐二心者殺無赦衆皆惕息受命于是以十議咨羣吏議生聚設主兵策偵防議修築立鄉

保速郵傳籌積貯策互援勵鄉勇製武備令道府州縣各盡所言以裨實用以八則撫民一曰酌緩徵之宜以延民命二曰勤修葺之役以奠民居自經兵燹民居不存飭官吏程作起頹垣敗木益以茅土使逃亡得復故業三曰通山澤之利以濟民窮鄖蜀萬山之中銅砂鉛鐵石青石綠所產雖徵聽民採取無有苛禁四曰懲告訐之風以除民害民有通賊者聽鄉約保長首實至馬贏臧物賊遊之民得之置不問告訐者坐之五曰禁差縣之擾以安民生六曰廣招墾之術以裕民計

七曰恤行户之苦以資民用八曰嚴驛遞之規以蘇民困又疏請借楚省倉穀分貯鄖屬疏上廷議以二分借鄖抽荊襄軍餘分屯鄖疆畧曰鄖遭寇患人烟斷絶千里不毛峕勢揆時莫若抽餘軍以實順土臣桀荊襄等衛有正軍有餘軍正軍有田餘軍無田毎衛不下萬人抽其壯者即就以本衛指揮千百户等官計軍授田給種計種課成若使增一民得一民之用闢寸土若寸土之毛生聚教訓足食足兵庶可起良振敝耳又請借楚餉修屯鑄畧曰鄖議繕城隍以資防禦一款今臣殫精搜括以奠金湯顧鄖屬六城烘爐斗粮尺布無存何問金錢也臣剡意節省因顉城太卑增高三尺并築四大炮臺臺臺盖以

火器等事計直二千餘兩至六城修建直萬金
以上而募軍屯田召商鼓鑄計又倍之請飭楚
撫借三萬金以資用許至一年始設兵船巡漢
内先償萬金兩年則盡償矣
漢與鄖襄自遭寇患人民困苦驛遞凋殘而
江其地襟帶漢江涉冬水淺至可褰裳乃設兵
船六十艘上自洵陽竹山白河下至襄陽以杜
賊人窺視之漸巡緝之暇加以操練而警報驛
使凡過須水俱附查賑被難地方村落之被劫
兵船省驛遞之費者士民之遭
難者地畝之荒蕪者令各處清查議賙惜錄死
議賑凡有招徠安集之法隨地施施
事文武卹殘軀已青白刃妻子尚困窮途旅櫬
無依首立誰望令公前後奏請朝廷下其章半
屬官分別卹錄

用半不用凡公以便宜設施方畧具有成效五月命總理陳奇瑜保德人時以延撫總理五省專剿流寇統兵至公與之分道入山擊賊時諸路兵集而鄖屬無餉且自鄖至竹皆巉巖絶磴轉運甚艱公百計籌畫供億無缺而所將士卒連戰皆捷斬馘五千六百有奇賊遂竄漢中有詠梅歸山絶句一首七月初一日公至上津摎剿鄖津山賊川營總兵官鄧玘調防洵陽將士擅繇民船鄧以法

繩之兵共趨讙初鄜餉乏公屢疏奏請部議久不决徐飭於楚中留餉通融支給川兵五千月支坐餉一萬三千餘兩及鄧玘軍譁借支餉不及奔回鄜陽公聞急還撫安之仍以萬金給餉移書鄧居取首惡伏辜餘釋不誅一軍振肅九月總理陳奇瑜失利于車箱峽秦賊潰叛公令各道戒嚴初奇瑜追賊鳳隴劉撫並用事垂定矣公弟象晉從容而言曰公竟辦賊公曰是何

言之易也往者總理過鄖吾觴之北城樓見其部曲紛紛沓沓如亂絲之布地行將自困吾坐守孤鄖兵單餉竭為憂方大耳乃總理軍敗如公言公聞警趨令州郡繕守備具戰器布鐵蒺藜於江水淺處凡賊必經之路審量地形埋伏火器山谷之民設法立寨就千巖萬壑中因高設險令附近居民聚其中授以火具給以穀食統以團保練長其平原曠野立並村之法擇民

居稠密之村將十里內零星村落編入其中無事各歸其居遇警合力共守更令掘深壕築堤塹一切火具穀食如山寨給與責成團練長督率巡防初公以鄜鎮兵止五百而客兵守鄜月餉三倍于主兵疏請就土著召募吏議止增五百合毛兵六百共一千六百人及殘冦日深公請再增一千四百合三千人以資守禦十月商雒告急令中軍李玉華督兵馳援鎮草營副將

楊正芳奉督臣調自上津趨雒南與部下張上選俱殁于陣王華赴之亦敗焉十二月賊二十萬犯鄖陽公以數百人居守賊薄城行觸機雷火發殲其精鋭無算賊乃遶西北角盡力攻之夜半公勒兵馳赴其營老弱乘城呼聲震山谷賊驚駭弃輜重走渡江江布鐵蒺藜不得渡鄉勇乘便邀擊之鄖兵隨其後賊大恐三日夜走宛葉公趨南陽以阨其還

八年乙亥三十六歲正月公自南陽還先是賊出宛葉潰許潁陷靈壁焚皇陵復折而西與河南賊合聲勢益盛公遍歷鄖津練習火攻分布要害復巡視襄宛光均諸地鼓練鄉勇檢閱村寨申嚴守備五月天子以公守鄖功進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廣駐兵襄樊以防秦寇六月賊連勝秦兵分部出關官吏望風逃奔郡縣皆沒遂長驅入中州三楚震動八月命加公總理直隸河

南山東川湖等處畢以關寧總兵祖大樂援剿總兵祖寬東協副總兵李重鎮隸戲下督兵入豫公聞命即疏上平冦十要一辨餉二籌兵三用人四任將五設險六定功罪七分明合八專責成九以民攻賊十以賊攻賊又奏三大機宜皆切中事要朝廷頗採用之一剿蕩大局賊横逞八年狂奔七省臣與督臣有戰無守有剿無堵各省撫臣仍宜且戰且守且剿且堵主客馬步奇正之兵缺一不可今宜調咸寧甘固之兵屬總督調薊遼關寧之兵屬總理旗鼓相當各分五路不論豫楚

秦晉直島横挑或迎賊之頭或襲賊之尾或邀
賊之中賊分而我亦分賊合而我亦合若于深
山密箐峻嶺層崖犀冠易于奔竄騎兵不習攀
援再調川草黔滇之便于登山涉臨者一二萬
以佐騎兵之不及中外勿惜經費有司勿憚苦
難公卿勿事横議齊心合力效順除兇安排百
餘斬紀千萬待賊亡降歸命悔禍投誠然後散
遣安揷潢池既靖薄賦輕徭弔死恤生保固元
氣此剿湯之大局也一兵餉全籌殺賊需兵用
兵需餉理之常也若賊横而始調兵賊多而始
增兵是為彼局兵至而後議餉兵集而後請餉
是為危形況請餉不足兵將從賊為寇是八年
來所請之兵皆賊黨所用之餉皆盗糧也均之
餉也早則見德遅則買怨均之冐米也有款項
者省十三無款項者費十五甚者砕名書空文
甚者重歛横征往者冐米之價日高司農平價

三分頓一疏率令主者吏常缺于供臣前辦餉疏酌議因粮輸助并內庫折色及廣開事例三事歲可登金錢一二十萬此外再議題留則餉已有餘增兵調將何難殄賊耶此兵餉之全籌也一督理專力臣與督臣受命討賊維賊是求故督臣向日嘗辭三邊微臣近辭楚撫夫督理而謂之總取其責任事權相配也是以督理必有專餉有專兵而後可盡專力臣與督臣各得馬步戰兵三萬馬三步七每月餉銀十萬以上請委督餉部司二員分管督臣與臣剿兵之餉遣臣兵往來應督臣與臣得畢力于兵戎此督理宜盡之專力也　十月到總理任有過太平驛絕句一首過穆陵關見壁間律詩次韻一首十一月公以南陽賊奔犯鄖陵即馳

赴援時豫賊南營八大王招引西來大賊高迎祥李自成等所稱闖王闖將闖塌天順天王掃地王一字王者共一十三營大者二三萬小者六七千屯據汝城西南公既定郢警遂倍道兼行至汝州部兵五千命副將李重鎮雷時聲周元儒等合營進剿賊分三面而來重鎮等亦分三面迎之食時接戰至半夜勝負未決公遣都司朱文進陳其美等齎乾糒分賚將士令努力

衆聞咸憤踴比及禺中遂大破之斬首數百級生禽自來虎湧虎扒山虎張新兒等寡賊大砲二俘獲馬羸弓矢器械無算賊奔魯山東南十二月高迎祥李自成陷光州之南城公追至信陽文敗之確山斬首五百餘級當是時秦督洪承疇同安人劉西北公劉東南上以二人有安攘大畧故委之馬而公尤精白任事撫循將士能得其死力故所向有功及連破巨寇威震海内

天子於是益知公可屬大事進兵部左侍郎加督山陝賜尚方劍便宜行事十二月始解湖撫事以左通政王夢尹寧晉人為巡撫孝廉侯弘文江川人師龍子字岡萬歷乙卯舉于鄉性倜儻多智畧為高平令以憂去官屬滇南道阻僑寓襄陽聞公撫治鄖陽散私財募死士投袂從公公為軍幹冠公欲上其功弘文力辭及公為總理弘文以大義相勗有烈士之風又言中原步兵追賊不利阻隘思

得滇黔之人用之願奉檄走萬里往募公壯其
言䟽薦於朝授南陽推官軍前監紀弘文乃辭
赴滇上以冠未平齋居武英殿素服減膳徹樂
九年丙子三十七歲元旦公與川湖總督朱燮元山陰人三秦總督洪承疇漕運總督朱大典金華人
應天總督張國維東陽人河南巡撫陳必謙常熟人
山東巡撫李懋芳上虞人陝西巡撫甘學濶隣水人
山西巡撫吳甡興化人四川巡撫王維章凌州人鄖

陽撫治宋祖舜東平州人上表請駕還宮御常服常法膳上優詔答焉高迎祥李自成陷含山和州進圍滁州公自西沙河聞警遣總兵官祖寬游擊羅岱祖克勇連夜赴援自引楊世恩之兵分道進擊大戰於城東五里橋斬賊首搖天動賊連營俱潰逐北五十里朱龍橋至關山積屍填溝委壑水為之不流賊自滁走亳折入歸德二月公檄總兵官祖大樂邀之龍山穀熟集破

之賊乃畧密縣走登封副將王進忠又敗之郜城隨與伊嵩賊合分趨裕州南陽公合兗大樂岱兵縱擊之大破之七頂山殲自成精騎殆盡公至南陽令大樂備汝寧賁備鄧州而躬率諸軍蹙賊使告湖廣巡撫王夢尹鄖陽撫治宋祖舜曰賊憊矣東西闌截前阻漢江可一戰禽也兩人竟弗能禦賊自光化度羊皮灘入襄陽或突鄖均公檄總兵秦翼明副將雷時聲由南漳

穀城尅期入山擊賊翼明失道後期賊偵視無援遂環山斷路從後逆擊雷時聲戰死公單騎由絶澗度亡其闕防既而與大兵合公既督諸軍合疏捕山間虜值淫雨浹旬邊兵習騎射不便登涉山氣熏蒸多染疾疫公知楚賊阻山石木難以制勝四月乃分諸將阨鄖襄自統關寧兵入豫命祖大樂赴永寧祖寬李重鎮赴靈寶時豫中諸賊亦遁入秦豫蜀之交萬山中河南

大饑餽餉不至邊兵匈匈公方憂之會得秦督洪承疇書曰楚賊竄伏公折箠笞之有餘力矣秦寇横不如移重兵西向吾與公合力使秦賊毋出豫賊毋入滅賊必矣公喜因與洪會議於關門即遣祖寬李重鎮入秦六月楚賊破竹西竹溪鄖西諸縣陀鄖襄諸將不能制賊遂焚武當太和宫至襄陽楚撫王夢尹告急七月公回軍入楚過南陽奏唐王不法事事具疏中遂剿賊於

襄陽賊復遁入山是月京師戒嚴詔公統兵入衛初公與秦督相約滅賊既謀而行而公剛正特立不樹黨援公卿大夫持庸庸計率無意大志見公功名日盛皆害其能及公北將入援旋調之邊於是豫楚諸賊遂大逞不可復制矣九月公至都進左侍郎再賜尚方劍總督京營戰士及各鎮援兵督師行邊會

王師已退公遂出塞外收被虜男女七千餘口給資

還本土乃登木葉山周視邊地道中賜御廐五十匹作十驥咏還及灤陽有詔以公代梁廷棟鄢陵人總督宣大宣督治陽和其屬宣府大同山西山西故代北大同古雲中地素稱難守宣府於漢時為上谷其地坦平南逼陵京尤為要害頻年敵騎蹂躪迄無寧日及廷棟坐法徵上以命公十月於居庸關視事由各邊至陽和歷全道懷來極次衝邊四十餘所故事大督行塞分

馬纛左右翼傳呼飛旆嚴空十里外行人屏匿
裨帥以下親屬櫜鞬伏謁道旁公至盡撤之控
騎行六百里日呼堡上老兵詢人民疾苦官吏
賢否及邊塞失事狀老兵意公為偏裨也狎公
言甚悉自是公得備知宣東情勢出為條教頒
示將吏簡易可守期以三月親行視課殿最及
明年二月遂覆閱邊備奏罷副將張翰守備王
國棟閆師周等褒賞副參以下稱職者貶退稱

進白黒分明軍容振肅更定京民運法宜雲述餉歳二百餘萬公恩民運因州縣解至司府聽司府類解而兵興邪用弊累滋多更令州縣之近邊地者徑解邊地餉司其遠者仍由司府類解各以解期詳報邊督年立二限違者罪坐所由京運則每季解餉司督撫於季終即將各鎮收過京運奏聞行之期年逋餉始清

覈召買之弊督臣年例召買銀二十餘萬估價畫一而各鎮盈朒不均弊一發銀遲而價已昂弊二派令民買短價浮收弊三公令各路粮官隨地估價各餉依期發銀有遲悞及抖派者者各治以罪

開山澤之利宜雲山澤或間生銅鐵鉛硝舊例禁採公令諸兵團練之暇採取以充軍實即量買運之費以給之邊困始蘇

酌鼓鑄之宜部議以宣雲鼓

鑄妨戶工二部錢法公謂宣雲所鑄錢不足供本地軍民之用初無妨於錢法若便宜經理稍佐軍需此亦有益無損者也又以邊地逼近畿輔園陵單外思募民留屯因田致穀以為傳世折衝之具於是上屯田便宜釐屯政十二條率屬舉行請以崇禎十年為始責成功課實效上報可公先具田器率所部開屯萬畝撥三鎮馬市銀八萬餘兩給宣雲諸屬親履畝勸農至十一年軍屯三十萬畝息穀四萬三千石邊用益饒公以狀條

奏列上上嘉公屯政功效令九邊皆以宣大為式是歲作家訓三首及湄隱園記

十年丁丑三十八歲在陽和正月請定邊政畫一之法并陳出兵要務上皆從之大畧言宣雲緣邊二千餘里皆為要路令嚴法一以戰為守方可從事督鎮主戰撫道主守宣雲有警臣與兩鎮首尾繼進勦若輔車至出境應援師行粮從尤宜預計各兵雲集臣請統所屬獨當一面勿

與列鎮連營使號令不一若擄掠殺傷莫可識別請鑄寸鐵於帽書尺布於衣别其營隊按省不應者罪之并坐營隊初公莅政請增標兵五千餉十四萬部議取三鎮缺額兵餉公疏言宣雲兵馬所以缺額者皆因額餉歷年壓欠兵七馬斃以至於此若以新募之兵食壓欠之餉是以虛名而釀實禍也疏再上於是始定户部給發公疏募兵乃立五營以中左右三營為馬兵

專習騎射前後兩營為步兵專習火攻練兵之法分為五等由淺入深定以規則程以日期既成依古追胥法兼行出哨偵探哨選精銳宜多宜馬探用幹卒宜少宜步往者兵士不得出口樵采公謂樵采則出口人多可助探兵之不及且木植供公用薪芻給民食塞外無長林豐草敵來難以駐牧此中國之利也於是奏請聽民樵采故事督臣操賞銀四千餘兩皆度大同宣

府兩鎮地租後充軍餉以其餘改歸總監由是
督標遂無操賞公謂兵不可不操即不可不賞
賞不行即罰不信賞罰不明又焉能戰乃奏復
賞功地租三月與薊遼總督張福臻高密人會議
邊功前督梁廷棟建議於陵後縱横三百里内
修築邊墻計直一百六十萬以上公謂宣東至
大同山西延袤二千三百里隨處可達皇陵若
止於三百里議築猶無邊也如併築之其費不

貲夫士卒用命衆心成城道在守禦不在邊墻

事遂寢四月巡視大同五月赴宣東發標下前

後兩營分兵防懷永十五日至懷來十七日至

柳溝閱視南山諸兵指示戰守方畧時宣府巡

撫劉永祚韓城人主築烽臺公以其地平衍水草

少其勢不屯乃濬壕鑿井增築土臺數十所使

相委屬二十七日赴宣府鎮城乃西城等處閱

視撫鎮標兵推官侯弘文微下獄始弘文奉公

檄赴滇募兵與滇南土司龍在田許成名等案明本傳二人皆石屏州人官八年應詔詔擊賊湖廣河南頻有功十年二月禽大盜郭三海十一年九月大破賀一龍李萬慶於雙溝進都督同知明年三月大破賊于固始斬首三千五百有奇諸將多忌在田讒之乃罷歸散私財募精甲八千有奇甫就道而公已調邊任既至楚歷戰有功為後事者所陷弘文坐繫公上疏爭之曰弘文等離親戚弃墳墓萬里從征捐軀殺賊可謂義形於色有司不念國家顧惜升斗以八千烏集之衆乃坐

餉不開行粮不給譬如委赤子於曠野絶其哺乳立視餓殺既不方幅隨以法繩之方今别冠方張廓清無日而使遠征之旅物故流離倡義之臣終填牢户臣不知其可也且當日具題委用撤調兵將皆出自臣弘文有辠臣當坐之如其無辠猶當顯示激揚不宜輕弃國士重傷天下忠義之心也書三上不省弘文竟遣戍天下聞之皆多公而惜弘文之遣也也卜哈二部求開

馬市公上言曰敵之強也東自鴨綠西至賀蘭塞外山河皆其版籍今日所存唯哈與卜耳哈足抗敵文利中國之市故未與敵合卜之先俺答歸順四十年近又聞刀說誓字典聞隠入也音未詳俗音鎖聞刀者以刀為門身從刀下過也遵守邊約若羈縻二部無事資其耳目有警籍其聲援伐謀伐交用奇用間同一機括我既以價易馬彼即以價易貨價未出邊而獲多馬利孰大焉因卜連哈固出時宜

因哈備邊且觀後效由是興屯練兵標營兼治數年之間兵農合局元氣從此昭蘇安攘因而可望矣奏下報可七月公行邊令中左右騎分駐龍門城滴水厓延慶州以衛陵京八月公從延慶州越永寧之龍安山至靖胡堡河東口時把總貴自強與所部三十三人擅離部署斬自強以徇三十三人皆予杖靖胡守備張燮坐失察免九月秋防竣督兵還鎮道中次先賢范希

文漁家傲詞二首十一月内大同巡山西各邊奏戍兵缺餉情形奉旨譴責撫臣先貸内庫十六萬給發從公請也公立檄各道分給宣布皇仁士卒皃藻是月以軍興勞兩賜銀幣是歲作鹿忠節公傳忠節諱善繼公故人也崇禎九年殉定興之難因為之傳

十一年戊寅三十九歲在陽和二月大司寇鄭公三俊建德人以會勘鑄局不稱旨徵下獄公以鄭

四世老臣在朝廷著清直節不宜坐微文得罪
上疏理之事得白三月以興屯政功進秩二品
乜烈入邊兵部檄雲晉兵來援公言用客不如
用主用少勝于用多因令雲晉兵無動親勒騎
赴天城分兵駐右衛葛峪乜烈列九營於馬肺
山數遣赤石等往來牆下求撫賞公諭邊吏曰
輕言賞斷爾舌令牆以內嚴兵待戰牆以外設
哨張疑復遣裨將皆張黃蓋竪旌旗列犄角勢

乞灰望見驚曰各路兵至耶何總戎之多也乃脫歸異日乞灰復擁衆求市要賞公不許但令先通市次議賞乞灰實不挾一貨因引去五月丁艱崑石公於十年秋扁舟視公於陽和二月自陽和歸里公遣王夫人隨侍遂終于旅次時四月十八日也訃聞公辟踊投地幾不欲生乞大同撫臣時高立葉廷桂巡撫大同題報丁憂初東閣大學士楊嗣昌武陵人字文弱見鹿忠節公傳注居內憂服緋至政

府不為正論所容關寧總監高起潛亦衰絰從
戎及公聞訃奔喪而共事撫監諸臣俱以奪情
為請公疏凡七上陳請哀切始起故宣撫陳新
甲（長壽人）于制中令公席喪候代（紀實云自蜀至宣里八千秋防仍責公）皆武陵事也七月進公兵部尚書衰墨兼
防秋贈公祖父尚書官贈祖母元配封母妻皆
夫人于崑石公祭一壇九月
王師從牆子嶺入殺陝督吳阿衡（裕州人）毀正關至營

城石匣駐於牛欄公時初與陳新甲交代及聞
警廷臣交章薦公於是上使使賜公劍印命督
天下援師公伏地痛哭請曰臣才非軍旅愚贛
任事誼不辭難但自臣父奄逝長途哀亂回惑
五官非復昔時兼以苫凷之身臨三軍上金鼓
不靈觀瞻不聳恐非國家之利書奏天子不許
十月三日公統兵屯昌平時漏下二十刻矣黎
明召見平臺平臺賜公酒食慰勞良久次及方

畧公奏曰臣意主戰不主和上色動徐曰外廷有是言朕未之許也初遼撫方一藻歙縣人誤聽卜者周元忠講和之説密疏以聞大學士楊嗣昌總監高起潛力主其説謀輦金幣講和上雖知之而未宣示也及公入對發之是日也黃氣抱日識者以為輔臣納忠之象公當之矣既出嗣昌要之東廂仍以講和為言公慨然曰城下之盟春秋恥之此語不可使天下聞也明日上

命公與嗣昌起潛會議安定門兩人仍持前說公昌言曰敵兵方强每戰無不勝使竟得志以去恐後益輕我可慮也愚意唯以一戰決之既罷上知三人異議雖頗依違而心是公言初六日上以内府金犒師公至軍嗣昌送公屏左右欲有言良久乃曰無浪戰夜半上復遣内臣昇金數萬銀花三千幣五百犒師初八日又賜御馬百太僕馬千銀鐵鞭五百公歎曰君聖神武

紛紛言和者何為也庸臣誤國一至此乎遂決策議戰十四日公誓師鞏華十五日率師至順義襲牛欄十七日嗣昌至軍公責以阻師養寇之辠嗣昌頰赤曰公直以尚方劍加我矣公曰既不奔喪又不力戰身當齒劍何暇加人嗣昌以公言為激發已連恨公奏令督監復議十九日再議安定門嗣昌於是劾奏公不先計而後戰遇大敵無持重非廟勝之冊不可從上由是

不施公議而督師之權分矣公之初與議也起潛欲分兵保郡縣公曰彼若留兵綴我而分衆南下則我反在其後不救不可救之不及奈何嗣昌曰京師重兵所在彼必不可越而南公曰彼既南下乗勝長驅為憂方大京師雖有重兵不能邀截使不下也至是

王師果於廿五日從順義開營南下廿六日發精騎由壩上大馬房直指東直門公日夜督兵力戰

十一月三日又戰於土城關是夜
王師移兵土城北初四日又戰於西直門獲巨礮十
數
王師拔營而退公請乘機追襲公卿首鼠兩端或言
追或言守日中奏上至初五日晡時始報從公
議
王師遂分三道而下一由涞水畧易州一由新城畧
雄縣一由定興俱會於保定初九日公進據

保定命諸將分道出禦大戰於慶都自朝
至暮當是時公自將馬步卒奮力轉鬬軍
氣頗振而嗣昌以政府兼兵部事數撓公權
有司又希指絶公餉使不前編修楊廷麟
雲間王鴻緒類稿廷麟字伯祥清江人崇禎
四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寧都魏禧集廷
麟謚文正乙酉過贛見虔督萬公元吉獨支
巖城遂留贛掛軍事丙戌十月城破公死清
水塘池中時遼東賈將軍熊為右軍親往視
屍石畫工寫其像趨近以四門扇為棺瘞之
西門外河上庚戌公子來求屍將軍為改葬
立碑公子感賈將軍德以崇禎皇帝賜公御

書酬之禧在將軍子重儀所作御書記上言
因叙文正顛末今墓在南門外菱角塘
曰南仲在内李綱無功潛善秉政宗澤殞
命臣願陛下赫然一怒專命督臣盧象昇
集諸路援兵不從中制社稷幸甚天下幸甚奏
上忤嗣昌謫兵部主事贊畫公營十七日進兵
究縣粮乏清苑令左其人饋餉不前轉戰至真
定直督張其平（偃師人十二年四月以罪伏法）閉闉遏餉公亦
不食士卒以公素有恩紀至飢餓不能起終無

叛志總監方某密疏公縻餉逗遛撫安守臣爭
誣公按兵不救於是奉詔切責公十二月初六
日大學士劉宇亮視師明史本傳宇亮綿竹人萬歷四十七年進士崇禎十年八月擢禮部尚書與傅冠薛觀國同入閣宇亮性不嗜書座主錢士升為之援竟獲大用明年六月孔貞運罷歸遂代為首輔其冬都城戒嚴命閱視京營戰士及內外諸門皆苟且卒事
王師深入宇亮自講督察軍情甫至保定聞象昇戰沒偵者報
王師將至相顧無人色急趨晉州避之知州陳弘緒閉門不納且傳語曰督師以禦敵也今敵且至奈何避之蜀根不撼責有司欲入城不敢闌命

宇亮馳疏劾之有旨逮治州民詣闕訟冤帝自是疑宇亮不任事徒擾民矣明年正月宇亮恭總兵劉光祚逗遛狀復具疏乞宥九卿科道僉議宇亮玩弄國憲大不敬削籍卒於家

復擠公遂奪尚書以侍郎視事始公督天下兵繼分其屬隸陳新甲駐昌平又以其半分隸高起潛駐雞澤及雲晉告警公所部雲願總兵王樸十五年五月以之興弃市徑引兵去公獨與宣鎮楊國柱晉鎮虎大威統殘卒五千次宿三宮野外畿南三郡父老遮說公曰天下匈匈且十年明公出萬

死不顧一生之計為天下先乃奸臣在内孤忠見嫉棲遲絶野一飽無時脫巾狂噪雲帥其見告矣明公誠能移軍廣順召集義師三郡子弟喜公之來願為公死戮力同心一呼而褁粮從者可十萬孰與孰臂無援立而就死哉公泫然曰父老意甚厚雖然自余與賊衆相抗大小數十百戰未嘗挫衂今者分疲卒五千大敵西衝援師東隔敗亡立見若委而去之貽君父憂吾

冊為耳食竭力盡有死而已毋徒累父老為也衆號泣雷動各攜牀頭斗粟餉軍或遺棗一升曰公煮為粮初十日遣楊廷麟乞粮於陝撫孫傳庭振武衛人時入援駐兵真定進軍鉅鹿賈莊鉅鹿生員姚東照助粮七百斛士氣稍振公聞高起潛得檄東走臨清王鴻緒類稿本傳十一年冬京師被兵宣大總督盧象昇入援與兵部尚書楊嗣昌議事不合起潛比嗣昌亦與象昇左致象昇孤軍戰沒起潛又匿不言狀朝士疾之十七年闖賊日急帝仍令督寧前諸軍中道弃關走福王立江南召為京營提督後降于

王師長洲汪琬堯峰文鈔總監高起潛督兵臨清濟寧間我兵攻濟南巡撫御史宋學朱悉力拒守我兵築長圍困之十二年正月二日城陷御史宋學朱率巡道周之訓死之起潛既不援濟南又以失德王故恐受誅謀卸罪于朱其黨遂誣宋不死于是宋次子德宂伏闕請卹走臣徐石麟沈為炳等皆為宋請于朝於不報師儉按宋公與先忠烈事相類高楊誤國其事亦同故并録之

王師乃得專向賈莊明日公獨進與

王師戰賈莊南公居中楊國柱帥左虎大威帥右搏戰一日殺傷畧當夜半公還營十二日庚子

王師益兵圍賈莊環三匝時公兵少援絶吏士殊無人色而公氣彌勵周視整兵察夷傷治戰具易麾幟為圜陳外向二旗當東西別二將南北中布巨礮挾以弩矢隅中開壁迎敵士皆殊死戰至日昳礮盡矢窮公命去備以短兵薄戰

王師縱精兵夾攻之士卒多死大威挽公馬出圍公按劍曰將軍死綏有前無却遂躍馬馳入陳中四矢三刃乃仆掌牧楊陸凱懼衆之殘其尸也

伏公背而死陸凱永年諸生公為大名道拔置幕下從軍捍賊積功至游擊將軍

裨將張巖與公僕顧顯者殉焉戲下死者過半

初公與國柱易旗而戰及公死而國柱大戚與

副將劉欽皆潰圍出

王師乃爇賈莊東畧威縣攻山左十五日劉欽躧積

尸尸殘缺血汚不可辨獨兩尸重累上負二十

四矢就而視之則楊陸凱也伏地一尸麻衣衷

甲衣有督兵硃篆欽大慟舁之新樂縣楊廷麟

聞之迎入真定東關為公盥面刮髮猶怒目瞋視凜凜如生其地守城素識公佯不辨廷麟怒集兵民視之皆號泣曰此我盧公也順德知府于穎以狀聞時大學士楊嗣昌納讒者之言誣公已降及遣使旗尉俞振龍等三輩偵之楊廷麟再疏申辨坐謫官振龍等還白公死事狀且言公忠精宜加褒卹嗣昌聞之不憙以振龍契勘不實下於理窮治死獄中振龍臨死無一言

但呼天可欺盧公不可欺而絶聞者皆爲涕
嘉興高承埏自晴錄公之陣亡也黨人忌之議
論藉藉甚有言其實未死者嗣昌爲流言所惑
千總張國棟報至兵部嗣昌誥公逗遛狀國棟
不肯承嗣昌加之刑國棟曰刑則願刑死亦願
死忠臣而以爲逗遛力戰而以爲退怯上天難
欺也乃釋之遂執隨營旗尉俞希龍下東厰師
儉案大興王世德崇禎遺錄亦作俞希龍於時公幽圄經五旬猶未
聞也方事之殷也公幕客周邑許德士以病留
保定聞公凶問力疾趨赴墜馬折指不前明年
己卯春德士扶病至真定舉公棺而哭之至不能

起方為公議歛守臣素憚嗣昌弗為許德士慨然曰皐我之由國家倘有譴訶請以我說迺以二月八日大歛公弟象晉伏闕上書請卹不報是年秋扶柩歸里又二年辛巳嗣昌死廷臣始為公訟寃左都御史劉宗周山陰人疏尤切至且謂公死由嗣昌嗣昌誤國皐不容誅宜戮尸都市以為人臣不忠者戒朝廷乃復公官贈太子少師又三年為

大清順治元年甲申福王在金陵㘯録愍帝時死節諸
臣謚公忠烈十有七年庚子埜公于溧邑恵德區
芥字號西窯邨康熙二十七年戊辰奉
旨建祠于邑東以特牢祀

申忠愍詩集卷二

昌黎令左六語同年以守城功擢憲副詩以寄懷

科目自來縣甲乙者那復與甲匹三鎮循資選重臣邊鄙謂已斷戚籌忽報敵兵逼薊門閽者瞠目失精魂督師觀望籌莫展開府投繯染血痕敵兵東走盧龍獵薦紳崔白開門接鐃歌鼓吹詣穹廬鐵面貂裘擁伎妾君不見昌黎左邑公死守斗大一孤城四圍三匝喧鼙鼓矢石交下戰場腥烽火叢中飛露布廊廟諸公相愕

顧有人從此重書生喜動天顏拔憲副昌黎資格問如何熹宗朝薦孝廉科叛賊崔白不足數督撫相看孰與多策勲砥柱綸音灑莫拘甲乙分高下須知風塵草澤中英雄多少昌黎者

家傳

申忠慤公名佳允字孔嘉其先晉中人徙永平九世矣考曰贈考功員外郎阜岩公化有隱德公生六歲而孤家貧特立無所仰給母軒太安人織紝持門戶日或不

再食而公自童稚時以節操剛正自厲向人無饑寒之色人莫測也十九補博士弟子員二十舉於鄕又十年始成進士拜儀封令儀封小邑民謹樸易治公減省條教一意休息之大河界邑中河以北多劇盜公修閭黨之政令民自約束使奸無所容又廣置耳目明設購賞盜皆出奔枹鼓罕鳴民以安堵邑有大豪張甲爲姦猾亂治民家訟獄慮無不爲軒輊即令有所興草必先與參伍否則格不行反持令短長令遜謝乃已前後經數

令莫敢問公至立案之罪至死境內震慄居一載大霖
雨河決公艤舟欲渡雷雨大作晦冥不辨吏民數千人
爭叩頭請公登岸公不聽親操圭璧沉白馬負薪柴實
土石為楗若夏屋者以十數塞決口水為之却堤以立
成滿三載舉治劇徙杞令杞壤大而俗侈公清嚴自持
造謁不行廚傳蕭然無魚脯之饋會是時雍豫盜大起
有號掃地王者率精賊萬人環攻杞數晝夜公戎服登
陴禦之手劍斬賊渠傷指不退夜出奇兵奮擊賊賊敗

去公聚父老謀曰賊雖退爾城短垣耳不足以任樓櫓鳩工庀材易以埏埴三月告成民不知役以治行尤異擢吏部文選司主事方崇禎時懲貪法嚴而士大夫營殖不少衰銓司為尤甚雖扃户深居而外相通關廣開阡陌公廉直介立非其人不與交退食燕坐精誦竟日人莫敢請間衡量人物剖别邪正斷斷如也會邉事急公條上便宜數端上皆優詔荅之久之轉考功員外郎當大計吏公為協理貶黜無所回避罔不審當仕路為

清而權貴弗善也韓城方柄國排斥善類不遺餘力公
之師文先生與韓城有郤中以微法并及公公上書太
宰言文先生清端蜚語無左驗願身獨爲師受嚴譴不
聽降南京國子博士研洞經學於毛詩論語多所發明
韓城敗諸正士稍稍名還公遷大理評事又一年遷太
僕寺丞甲申以收事出巡近畿聞敵薄居庸分兵自常
山入畿南郡縣望風奔潰或勸公京師危在旦暮公幸
在外可徐圖進止勿與其難公奮袂流涕曰我固知京

師必不守我君在焉安危共之何所逃避遂策馬至都城時三月十二日也門扃者一旬矣既入遍謁諸大臣畫戰守之策甚悉俱不省公貽其子涵光書曰行已曰義順數曰命義不可背命不可違吾受國重恩誓以死報時儕輩或問公有變去官可免公曰是偉活也不可曰庶幾得當以報漢可乎公曰此藉口耳能則任為之十八日聚賓客為仲子行冠禮曰昔人所謂冠帶見先人於地下也十九日城破左右請易服匿他所公笑曰

我此來何爲者苟避也無寧不入我以孤童隨老母起微賤主上不以爲不肖食祿十有三年國家事至此何所復顧獨念太安人年老逢難長背罔極然辱身以辱親不孝滋大我志決矣顧視兩僕固守不去給之曰我自擇善地至王公廠有灌畦巨井焉兩僕知公意急挽公公裂袖躍入兩僕呼號垂綆救之公大聲叱曰汝等歸慰太安人君亡與亡有子作忠臣毋過戚也時井水淺及腹遂坐而沒年四十有三公性儉素雖歷華要不

營生產居處甚薄與人交平易無崖岸而中實耿介嗜讀書非公事手不離緗素於詩好稱李崆峒何大復云子涵光涵煜涵盼皆世其業

外史曰記曰儒有見死不更其守者平時蒙膴仕享鼎食見國將危擇地而蹈越境乃免君臣之義何其薄哉古之志士可以不死而必死恥徼倖也是故申蒯返齊斷左臂弘演還衛肝用剖越甲一鳴雍門死莒穆遇難厲附殉彼如不死固無繩焉申公出次在郊入國赴難

可謂忠矣詩云彼其之子舍命不渝其公之謂與

茅簷集　　　　別集類五　明

茅簷集原序

嗚呼此孝子魏子敬遺集也子敬尊人為吾友孔時當孔時被逮日天大雷電風吼水立邑中聚而送者千人子敬徒跣攀號欲隨侍以北孔時曰覆巢有完卵耶父子俱碎無為也子敬乃微服間行尾緹騎刺探起居比抵國門邏卒四布則變姓名匿旅邸中晝伏夜出與二三道義商萬死一生計而獄益急榜掠益毒子敬度無

生理欲搥登聞鼓上書自刎闕下已念徒死無益且萬里孤魂邈邈誰托於是匍匐飲血扶櫬而歸歸而朝夕號咷未嘗入寢室哭而病病復哭每至丙夜淚盡而舌為枯家人以漿進卻之曰詔獄中誰夜半而進之漿者竟號咷至於死歿三年今天子改元剪除大逆昭雪派忠孔時得贈太常子蔭賜謚而吾鄉同志又以子敬殉父事具疏上聞於是孔時父子忠孝大節皎然揭日月而行天壤嗟乎人患無死所是父是子死可矣子敬有

詩文若干卷余猶子棻誼同斷金痛深絶𢇁嘗爲銓次刻之其弟子一介再較以行而謂余不可無序余正襟讀之涕洟感嘆而不能已也語云志士仁人有殺身以成仁古來忠臣孝子舍生取義未有不定志而能引決一時者也志定則氣不耗氣不耗則骨堅彼其焦腑中先已植確乎不拔之根一遇事變本念劃然生死貪怖舉不足入其舍而後初心快足而無憾子敬少稟異資沉研理學源𢧐千古該洽淹通凡義利貞邪之辨斬然

若別黙哲每過古人奇節輒扼髯起舞觸羞恥事則裂眥唾罵斷斷不休觀其叙淅忠跋短歌胸中之所存可知矣故當其蒙難間關以孱軀出入千鋒萬鏑中人疑不痹死即悸死顧反不死比其歸也交如且悲且慰欲畱其身以待事定而至性所迫必即從地下以爲快父存則不獨死父死則不獨生斯子敬之志也子敬生平不可一世獨父子切劘同堂商榷以爲笑樂而子敬淵識沉幾輒有以濟孔時所不及甲子秋諸賢柄用滎鹽

極矣子敬心憂之曰無根之華其能久乎寄書孔時極稱閒居樂志以為諷已孔時罷還向余嚬蹙曰豈不懷歸顧勢不能獨潔耳嗟乎啞人呑蘗此苦誰知然而子敬之識深遠矣古來一門忠孝惟卞氏盻盱隨父赴難而文采不表見顏忠節之死常山也泉明從幽州轉徙流轉至河北購父屍見刑者言死時先斷一足與袁長史同瘞一坎指其域得之護柩歸莖長安時稱其孝然不聞以身殉也子敬荼苦似泉明捐生似盻盱而其議

論文章踔絶奇瑋足以副之求之古人邈焉鮮匹嗟乎寅卯之際名教猖披譎者有兒須眉無父亂賊相接踵矣惟是詔獄諸公凜凜生氣孤行於清虛寥廓間而又得死孝之子敬為綱常維一綫詎非忠貞之羽翼春秋之功臣哉先是有里人夢孔時蘗甦地忠孝坊額金書煌煌覺而異之時子敬尚未死也浩氣塞宇宙至行通神明蓋不待聖明褒恤而機兆先露矣豈非天哉豈非天哉集成余為著其志如此同里錢士升撰

廓圜之血既碧子敬之骨亦枯天子優詔並祠忠孝光
於日月願海内人士習知忠節立朝大端事上行已兼
有應山吳門諸君子之風獨子敬死孝為諸君子所無
于是聞風者愈益惋歎恨不得起子敬而人覩見之夫
不見子敬誠不能以盡子敬第見其少不見其老即子
敬亦自恨其未盡也無已則有遺文在終童早逝文傳
其人令伯陳情人傳其文讀子敬集而不為欷噓憑弔
者必其未嘗為人子者也方忠節初就逮慎慮覆巢戒

子敬母從子敬不出一語亦不墮一淚第越夕相見兩頤頰削緑騎嚴促則變姓名毀衣服策杖負䑓尾於數十里之外匍匐燕市晝伏夜出百計圖所以覔忠節者而不得而竟以忠節之柩歸一哭喪側號踊無時非親朋弔唁家人罕得見其面骨立數月至滴水不能下咽而絶嗟乎子敬平生所自期待與我輩相策勵遇征孰料其遂至此乎雖然徐元直處事不惑初交孔明極相推重徒以失老母故方寸既亂決辭先主卒至泯嘿終身

無尺寸頡豎於孟德之世今觀其決去後屢勤孔明事後之思則元直之生平畧可想矣故天下之大有為人必天下之至性人也求仁得仁直可浮雲呂散況尋常竹帛而姑托隱忍以就功名是志士之所羞而仁人之所深痛矣則一死已足盡子敬何憾焉子敬幼負雛鳳之譽一目數行下未總丱下筆千萬言立就而十餘年間為制義功令所浮沉故未暇盡肆其力於千秋業且禍出非常一往遂絕即子敬亦不自料其遽止此德操

千古藻鑑早辨伏龍功在帝室如券取質而士元竟中
道殞豈非天哉豈非天哉同里曹勲撰
章其師之罪人也夫讀師集涕以永歎方師之待檻車
北也廓園先生神色閒整無分毫匆遽狀而師奔走憔
悴結想如狂心哀而慕之退而自揣未嘗不媿我為非
人也已而廓園先生卒斃圄土計江以南諸同人延頸
揮涕愁看極北雲白山青意師或上書死於關或入邏
卒手死於獄或衝暑涨征死於哀死於病或拾湘纍與

之語而死於江也或過燕趙之墟覓屠狗擊筑諸子埋骨處而死於荒州也若此者皆志士所樂為也而師匃為煢煢然茹菜酸粥奉遺骨越烟波三千里也以歸歸而襄窀穸事事竟入門屏家室匃之見晝夜孺子泣以病病而不起傷哉師居恒好為出世入世之學也好與昔聖賢琴尊晤對也好與良友聚首披襟歡笑也夕陽濳月旅碧蘆黄未嘗不翛然往也横而出之快然者文適然者詩也好與幼弟抵掌論古今也好與老母晨夕

居也比其死則盡屏衆嗜而廹出於父子重泉相聚之一途不亦可以徵志歟乃無識者且謂師不死於北昌不少緩須臾無死以需聖明之出生啖仇首沒報成事庸死牖下為嗟乎嗟乎君子對青天而懼聞雷霆而不驚履平地而恐涉波濤而不疑士生平談名理不啻懸河闖闖滬浴若出諸懷一當變故鮮不屈折或蹶焉以起力不勝而斃百載下浸淫與草木腐者同盡而已夫孰能於千鋒萬刃中諦審其死之所在而赴之也哉今

師死天而不死雷霆死地而不死波濤則死之最正者也師著述綜博才致浩瀚足以驅折千古而素心獨往每恥為詞章之士故其歿也黄壚白骨長笑甘之亦絶非世所云名教所扶血氣所激者葢素日所以砥吾黨無一不詎稟道義其至性然矣憶癸亥歳章方嫥嫥在疚師寓書相勉教章發大勇猛作大功課或了性命之學或裕經綸之資三年内便可作一生底藴而章積習愚蒙庸懦無立師存不能艱貞以相隨師已勿克走長

安表師志節歸以盃酒澆墓土也章負師何如哉言念
及茲汗淫淫下矣讀師集涕以永歎章其師之罪人也
夫門人錢繼章撰

昔咸和之世卞氏父子同日赴難其母撫屍哭曰父為
忠臣子為孝子我復奚恨讀史至此每歎忠孝易得而
萃自一門者甚難且鮮屈指我鄉如王忠文死于使孫
忠烈死于賊于忠肅死于讒沈青霞死于諫其後人皆
振振有聲海內稱孝子焉然卒未聞有號慟而死如我

子敬者子敬才極高邃于理學性至孝英氣遙發辟易千夫八歲時墮橋足斷瀕死終不作呻吟聲惟卧讀陶詩以為樂當其舞象之年便解脫生死如此弱冠與余同研席風雨短檠朝昏相對我兩人益歷十年所也始稱文字交既而相與訂性命之學已復以名節相敦勉其言曰天下漸多故矣死忠死孝便是了生死故余錄浙忠子敬序之余敬死事子敬跋之凡於貪怖之根歸全之義宣闡婁至聲淚俱惻粥粥乎若惟恐七尺為已

有而子敬果以孝死矣先是甲子春道羽盈朝先師直聲震闕下海内胥仰望澄清子敬獨私憂曰物不可以終通天其或者蕴崇正人之毒而速之感與未期閹禍大作子敬括髮徒跣侍先師以北欲上緹縈之書而登聞不可聲欲圖李暠之報而肘腋不可間晝伏夜號百茶備茹七日之淚空碧聊城之誼邈然嗟乎子敬安得不死比其負骨歸也屏妻子而不見撫遺鬣以烏烏旦暮哀吟丙夜不絶童子捧水漿以進則覆而泣曰我父

獄中安所得盃水乎病且革進以藥餌則又竄而泣曰吾父獄中更安所得藥乎如是數十日而子敬死矣假令子敬不即死忍死以俟今日泣血叫閽鳴父寃暢遺緒購取讐人頭馳祭先君墓道前豈不稱孝然子敬終不能頃刻待者此子敬之至性為之也經有之至德為道本至孝為行本五品之屬各有其至苞焉然貪怖根深則君讐不報父難不殉甚且舉世天閽衣錦食稻甘作無父之賊子嗚呼百年鼎鼎同訖于盡與其病死差

死噬罵死執若忠死孝死之為不死也雖然才如子敬使之挾筴人主之前稱先王而道古昔三公四輔茲實其選即不然秉其灝摯之性出而經營四方抱桴鼓捍大敵亦必能為張睢陽之嚙齒露齦顏平原之握拳透爪惜乎其竟以幽痛死也今子敬雖死而其孝烈之狀與先師之剛風千仞靡不表著朝野炳于丹青且其弟子一氏又復讀書好道克肖父兄千秋之業豈下氏父子所能彷彿萬一哉子敬原有自訂集余為刪其應酬

一二益以所未備及被難後諸牘收拾遺文期于可久此固後死者之責也亦忠于子敬之道宜然也同里錢棨撰

陶菴全集卷一

答王研存書 乙酉

南訊已不必言吾輩唯有去城而鄕雖埋名不能而潛身必可得也果有新縣正必無見理冠婚喪祭以深衣幅巾行禮終身稱前進士而已一事不應與州縣相關絶跡忍餓焉耳也弟之愚見如此前世龔君賓謝疊山及國朝龔安節先生而在其商略亦不過如此弟與年兄每事相聞今至大關繫處不敢不以真語就正幾日

内弟必出城相見也

陶菴全集卷十二

野人歎五首

野人歎息中原亂戰馬憑陵歲將半燕齊杳杳無信來但聞官吏多逃竄東南財賦如山丘漕河一帶真咽喉無計滅之仗天力春深溼熱留不得

野人歎息王師勞秦賊楚賊如蝟毛攻城掠野官吏死大江以北民嗷嗷昨聞死賊刲財貨分與官軍作賄賂

亂斫民頭掛高樹黎明視賊賊已去（時章疏皆詛賊為死賊）
野人歎息年歲惡池中掘井井底涸飛蝗引子來蔽天
辛苦將身事田作朝廷加派時時有哭訴官司但搖手
歸逢吏胥狹路邊軟裘快馬行索錢
野人歎息朝無人朝中朋黨如魚鱗十官名對九官默
篋中腰下皆黃銀不知何人理陰陽頻年日食四海荒
我欲上書詆朝士又恐人呼妄男子
野人歎息江南苦游手姦民勇虓虎跳向湖心作羣盜

公然持兵封官府四海已有儆風揺鼎魚幕燕防焚燒

城中富皃不憂恤材童名倡留上客

虎圈歌

西苑有虎圈昔神廟憑圈而觀誤墮圈中虎皆

驚伏左右入圈掖上出虎乃起今圈中無虎數

年矣

虎圈滿圈外此時平坦坦虎鬚可料尾可履玉輅飛龍

虎如豕奇獸珍禽來九州朝朝西苑望宸遊玉林瑶雪

粧臺跡苑有故遼蕭后梳粧臺　菡萏靈波太液舟自闕之反豺狼偏奔鯨鑿齒來纖縣今皇旰食在深宮圈中虎去當夫空虎來何偪側虎去還生翼我願虎歸此圈食猪羊不願虎銜人肉食

雅頌正音卷四

劉崧子高 廣陵人

江南弄

江浦晴雲作水流鴛鴦哺雛花満頭沙堤十里寒溘溘湘娥踏槳採春愁菖蒲葉齊寶刀綠珮魚雙剪琪花玉酸風吹雨不見人一夜啼痕滿叢竹

春宴曲

大鼓作鼉鳴美人花間相對行忽聞横吹座中起吹出

雙雙鸞鳳聲鳳聲微茫作復止飛入青天綠雲裏當筵
盛酒金屈卮酌酒勸君君莫辭不見當前桃李樹昨日
花發今空枝東家作官閑車馬西隣從軍能騎射一生
長客邊塞間芳時不在鄉國下何如載酒鳴雲和手折
山花行唱歌少年有酒不痛飲白髮滿頭君奈何

唐詩品彙卷二十

孟郊

喜與長文上人宿李秀才小山池亭

燈盡語不盡主人庭砌幽柳枝星欲曙蘭葉露華浮塊嶺笑羣峰片池輕衆流更聞清淨子逸唱頗難儔

唐詩品彙卷四十五

韓翃

宿甑山

山中今夜何人門下當年近臣青瑣應須早去白雲何用相親

別甑山

一身趨侍丹墀西路翩翩去時惆悵青山緑水何年更是來期

唐詩品彙卷五十五

李中

贈別

行杯酌罷歌聲歇不覺前汀月又生自是離人魂易斷
落花芳草本無情

劉昭禹

送休公歸衡

草屨初登南岳船銅瓶猶貯北山泉衡陽舊寺春歸晚
門鎖寒潭幾樹蟬

楊達

明妃怨

漢國明妃去不還馬駝絃管向陰山匣中縱有菱花鏡羞對單于照舊顏

張謂

九日宴

秋葉風吹黄颯颯晴雲日照白鱗鱗歸來得問茱萸女今日登高醉幾人

唐詩品彙卷六十四

劉長卿

岳陽館中望洞庭湖

萬古巴邱戍平湖北望長問人何淼淼愁莫更蒼蒼疊浪浮元氣中流沒太陽孤舟有歸客早晚達瀟湘

唐詩品彙卷六十八

馬戴

送人遊蜀

別離楊柳陌迢遞蜀門行若聽清猿後應多白髮生虹霓侵棧道雨雪雜江聲過盡愁人處烟花是錦城

送客南遊

擬卜何山隱高秋指岳陽葦乾雲夢色橘熟洞庭香疎雨殘虹影回雲背鳥行靈均如可問一為哭清湘

唐詩品彚卷八十九

陸龜蒙

新定陪太守十五夜南館翫月

風雨教春處處傷一宵雲盡見滄浪金無片燭侵光彩只有清灘助雪霜烟濲櫂歌歸浦溆露將花影到衣裳却嫌殷浩南樓夕一帶秋聲入恨長

崔珏

水晶枕

千年積雪萬年氷掌上初擎力不勝南國舊知何處得

北方寒氣此中凝黄昏轉燭螢飛沼白日褰簾水在簷
蘄簟蜀琴相對好裁詩乞與滌煩襟

李山甫

貧女

平生不識繡衣裳閒把荆釵亦自傷鏡裏只應諳素貌
人間多是信紅妝當年未嫁還憂老終日求媒只道狂
兩意定知無說處暗垂珠淚濕蠶筐

唐詩拾遺卷四

郭振

子夜秋歌

邀歡空佇立望美頻迴顧何時復採菱江中密相遇

子夜冬歌

北極嚴氣昇南至温風謝調絲競短歌拂枕憐長夜

唐詩拾遺卷十

岑參

送李司馬

柳鞞鶯嬌花復殷紅亭綠酒送君還到來函谷愁中月歸去磻溪夢裏山簾前春色應須惜世上浮名好是閒

西望鄉關腸欲斷對君衫袖淚痕班

元詩體要　　　總集類

元詩體要序

元詩選有所謂風雅者又有所謂元音者有所謂光嶽英華者又有所謂乾坤清氣者去取精矣然而體製音節之未歸類滄海遺珠之有可慨則猶不能無待於餘姚宋先生公傳體要之編也公傳是編起四言終側體為類三十有八詩凡一千五百二十餘篇每類之首自為小序以原其始且評量之體而有要繁而不雜視前

人之選益明且備矣夫詩之體製自三百篇一變而為屈宋之騷再變而為枚乘蘇李之五言三變而為歌行雜體柏梁則其始也四變而為律詩沈宋為之倡也其音節之不同者守法度為律賅始末為引放情為歌體如行書為行兼之為歌行鏗鏘之為樂府怨而不失所守曰操悲如蛩螿曰吟通乎俚俗曰謡婉盡人情曰曲睽衆人之語以成篇曰睽句集古人之語以成篇曰集句曰香奩則脂粉裙襦之辭曰無題則含情寄意之作又

有曰陰何體者清深穆麗一以子堅仲言為法也其直以言以詞以篇以詠以怨以歎名者其意具於言詞篇詠而怨且歎者乃其音節之所在也凡此皆公傳體要之所備公傳於詩之體製可謂造其閫奥矣於詩之音節可謂得其三昧矣夫人必居堂上然後能辨堂下人曲直不深於詩而能選人之詩者未之有也致仕福建布政使武林姚公世初亦深於詩者見公傳是編歎賞不已遂命工鋟梓以與世之知詩者公共之謂予亦頗

知詩又嘗與公傳同脩東觀書有硯席之雅宜為序故不辭而書其編端宣德八年癸丑春三月朔旦南海鄧林書

重刊元詩體要序

元詩體要者元時以詩鳴家者流所作也詩凡若干篇體要之詳已見公傳首簡兹不復贅余嘗讀是詩竊有感而歎曰是未可以刪後無詩論也第見世之人獨鮮刻之一日與安成南峰劉丕卿論及是詩彼亦深頷吾

意至於其世其人雖仕隱異行要皆一時名賢與象理致暢達物情亦見我中國光嶽英華之美不以天常之變而與之俱替也舊本年遠多模糊間有一二篇章訛舛相踵爰敢揣摩補正餘尚有心思氣力不能及者仍缺之以俟後之君子云是為序正德己卯仲夏上浣遼藩止菴書于勅賜博文堂

元詩體要卷二

哀陳童子　　虞集

南山有鳳雛飛来上林樹秖承朝陽輝不食秋夕露海氣零珠璧毁月光曙戶巫陽不能招荔丹滿洲嶼

悼巴陵女　　李孝光

源從積石来滔滔東入海逝波何時還誰能坐相待妾心比山石之死終不改生逢堯舜年賤妾獨何罪

蔚州元氏怡齋　以下續增　　茍宗道

八元乃八龍嶷若瓊樹林難兄復難弟感激恩義深室

家兖相好如鼓瑟與琴翩翩鴻雁行鏘鏘鸞鳳音二王一品題價重雙南金終當仕虞朝藹然列華簪要在風俗淳不異古與今他人有兄弟聚散如飛禽閲牆不相能干戈日相尋尺布斗粟謠行路為傷心常棣廢已久角弓義湮沈因書怡齋詩以為友于箴

大明宫早朝　　胡寛

蓬萊拂曙色熤熤舒祥光九儀肅清蹕日月開旂常聖人握金鏡繡衮臨玉堂咸英備雅奏圭璧輯羣芳歡宴

洽湛露敷恩奐龍章謳歌謦欬士豈樂逢時康典文垂溙續聲烈昭前王巍巍纘鴻緒萬年斯無疆

箕山　元好問

幽林轉陰崖鳥道人迹絶許君棲隱地唯有太古雪人間黄屋貴物外祇自潔尚厭一瓢喧重負寧所屑降衷均氣稟汩利私智决得隴又望蜀有齊安用薛干戈幾蠻觸宇宙日流血魯連蹈東海夷叔採薇蕨至今陽城山衡華兩丘垤古人不可作百年肝肺熱浩歌北風前

悠悠送孤月

燕平學仙臺　劉因

碣石來海際西南奄前燕中有學仙臺燕平欲昇天燕平骨已朽遺臺猶相傳雖復生青松歲久摧為烟極目望海波不見三山巔三山巨鼇簪仙人蟣蝨然使無不足論信有亦可憐大塊如洪鑪金石能久堅天地會有盡何物為神仙空山無笙鶴落日下飢鳶今古非一臺浩歌秋風前

黄金臺

燕山不改色易水無新聲誰知數尺臺中有萬古情區區後世人猶愛黄金名黄金亦何物能為賢重輕德輝照九仞鳳鳥纔一鳴伊誰腐鼠棄坐見飢鳶爭周道日東漸二老皆西行養民以致賢王業自此成黄金與山平不救兵縱横落日下荒臺山水有餘清

馮瀛王吟詩臺

林壑少佳色風雷有清秋為問此山靈吟臺何久留時

危亦常事事生足良謀不有撥亂功當来浮海舟飄飄扶搖子脫屣雲臺游每聞一朝革尚作數日愁朝廷乃自樂山林為誰憂視彼昂昂駒奈此泛泛鷗四維既不張三綱遂横流坐令蚩蚩民謂兹聖與儔蚩蚩尚可恕儒臣豈無尤不有歐馬筆孰能回萬牛太行千里来瀟灑横中州今朝此登臨孤懐漲嚴幽何當剷疊嶂一洗他山羞

元詩體要卷六

酬昭君怨　　楊奐

玉貌辭金闕貂裘擁繡鞍將軍休出戰塞上雪偏寒

征人怨　　元好問

瀚海風烟掃易空玉關歸路幾時東塞垣可是秋寒早一夜清霜滿鏡中

少婦怨　　趙孟頫

梧桐滴露斷鴻飛首蓿連天汀馬肥少婦幽州幾時夢

征夫紫塞沒書歸

代項氏怨　李宗烈

身無依倚老何堪白髮婆娑亂不簪夢裏尚思江北好悔將夫骨葬江南

元詩體要卷七

清溪引贈合肥丘太醫　戴師初

清溪先生清不虛家世清溪溪上居走來紅塵三十載

白頭猶誦清溪書清溪之書何所有肝膽照見農黄初朱門甲第深蘧蘧寒漿暑液填煩淤飛箋夜半一閼渠三彭二豎歌欷歔風塵不驚歌復笑洗濯臭穢通嘉蔬桑君上池在影響華佗戲禽同卷舒我生歷落窮無儲倩人不須煩掃除時時塵襟發狐悶徑欲往傍清溪漁丹砂雖佳奈官晚石髓可得非仙餘藥成早幸分乞我莫待持去騎蟾蜍

謡體

非鼓非鐘徒歌謂之謡宜隱蓄諧音而通俚俗若康衢黃澤白雲是也俗謡頗多今取合聲調關世教者

望雲謡　元好問

涉江采芙蓉芙蓉待秋風登山采蘭茗蘭茗霜早凋美人亭亭在雲霄搖行歌不可招湘絃沈沈寫幽怨愁心歷亂如曳璽金支翠蕤紛在眼春草茗茗春波遠

寶劒謡　宋无

鐵精蒼玉龍景潛萬丈虹孤電走白日老冰倚秋空提出天地愁八極来清風未逢龍準帝古匣塵土蒙大蛇當道兮若斷秋蓬於乎寶劒兮亦將遇乎英雄

玉笙謡為鐵門笙伶周奇賦　張雨

我有紫霞想愛君白玉笙懸匏比竹無靈氣昆丘採此十二莖鳳咮銜明珠凰翼排素翎金華周郎妙宫徵子晉仙人初教成月下吹參差羣雛亦和鳴緱氏山頭白雲起七月七日来相迎長謝時人一揮手飄下滿空鸞

鶴聲

元詩體要卷九

蠟梅　謝宗可

縈香絆碧綴蒼苔歲晚寒香宛轉來蛟蟄凍雲冰骨瘦龍眠夜月玉顔開風霜氣勢從千折鐵石心腸亦九回祇為東君甘自屈不教枉占百花魁

落梅

玉褪寒梢粉褪英適將風雨亂飄零輕狂蝶翅嬌無力
狼籍魚鱗嗅不腥蒼石墮痕棋得路碧潭飛影鑑流星
清香從此暗消散辜負黄昏月一庭

白蓮

三千宫額翠雲房洗褪鉛華試淡粧仙掌月明應自怨
東林夢遠為誰芳波澄夜靜花無影露冷風清玉有香
舞罷霓裳誰得似六郎清瘦比荷裳

鴛鴦梅

兩兩鬪春簇錦機文衾夢覺月分輝枝頭交頸棲香暖花底同心結子肥金殿鎖煙妝粉額玉堂環水浴紅衣有情一種隨流去莫被風飄各自飛

龍形松

天矯挐雲海上來蜿蜒蛻骨老莓苔紫鬚夜溼千山雨鐵甲春生萬壑雷影動欲翻平陸起聲號如卷怒潮回蜷枝冷桂巖前月猶似拏珠照九垓

楊妃菊　　林景熙

昭陽舊恨逐風飄歲晚山中霜露饒彭澤歸來空自老中原舞破為誰嬌返魂碧海熏初炷宿酒沉香暈不消亦是前身曾捧硯品題因得入詩瓢

水中梅影　謝宗可

澄澄寒碧映冰條雲母屏開見阿嬌春色一枝流不去雪痕千點浸難消臨風倚檻雲鬟濕帶月陵波玉珮搖最是黄昏堪畫處横斜清淺傍溪橋

賣花聲

春光㕘遍費千金紫韻紅腔細細吟幾處偶驚游冶夢誰家不動惜芳心響穿紅霧樓臺遠清透香風巷陌深粧鏡美人聽未了繡簾低揭畫簷陰

柳眼

媚嫵窺春淺碧浮欲開還閉半顰羞露垂煙縷秋波溜雨歇風條曉淚收上苑困酣興廢夢灞橋看盡古今愁五株彭澤回青否應是生花雪滿頭

花霧

倦紫酣紅總未醒暗薰芳淚滴無聲羅幃隱繡迷春色綺縠籠香護曉晴薄暝枝頭留睡蝶輕陰樹底咽啼鶯東風卷到闌干曲半濕游絲舞不成

絮化萍

點綴離人恨已多水流雲散為消磨半篙晴漲星無數兩岸東風雪幾何脫白定知沾化雨取青應是藉恩波滿池好護蒼天影休送春歸繞汴河

元詩體要卷十四

春俠口號　楊維楨

金丸脱手彈鸜鵒玉鞭嬉笑擘珊瑚侍兒無賴有如此知是霍家馮子都

又

花袍白面呼郎神當街踏花不避人天馬乘龍金絡腦賈家貴壻正嬌春

又

昨日布衣行九州今日繡衣拜冕旒馬前清道一千步當街不敢闞高樓

又

朱提沽酒酒如池太白淋漓興不辭上樓更衣玉山倒腰間帶脱金犀毗

又

蜀琴聲奏雙鴛鴦嶰竹和鳴雙鳳凰夜闌酒醒不上馬紫荆月墮西家牆

側體

詩家近雖不似唐人不拘律而用側韻古作亦多用之其措詞奇健而意味含蓄乃側體之攸始也故録此以見其體制之有自來云

采薇圖　盧摯

服藥求長年孰與孤竹子一食西山薇萬古猶不死

梁父吟畫扇　元好問

盤礴萬古心磈石一危坐青天一明月孤唱誰與和

寒夜作　揭奚斯

疎星凍霜空流月濕林薄虛館人不眠時聞一葉落

長廊岩　趙孟頫

修岩如長廊下有流泉注山中古仙人步月自來去

玉簾泉

飛泉如玉簾直下數千尺新月横簾鈎遥遥掛空碧

石人峯

巨靈長亘天何時化為石特立千萬年終古無人識

秋江　　范梈

秋生洲渚靜露下蒲荷晚忽憶釣魚時人家楚鄉遠

瀟湘夜雨　　揭奚斯

涔涔暗江樹荒荒楚天路穩繫渡頭船莫放流下去

洞庭秋月

灝氣自登穆碧波還蕩漾應有凌風人吹笛君山上

平沙落鴈

天寒關塞遠水落洲渚闊已逐夕陽低還向黄蘆沒

漁村晚照

日從海底出且向平沙照漁網未全收漁舟還下釣

大千毫髮　虞集

善聽返無聲善視入無覩還將一緒雲散作萬山雨

晚出順承門有懷太虛　揭奚斯

步出城南門悵望江南路前日風雪中故人從此去

題曾彥明所藏雨竹　林清源

蒼梧秋雲來寒翠滴不已君看葉上波都是湘江水

夏憇 甘東溪

平生湖海遊南北東西路幾度夢殘時雲深不知處

蘭在 彭炳

蘭在在幽谷行子在岐路蓼蟲居蓼中人生不知苦

團扇 楊維楨

團扇復團扇秋風不相見隱顯各有時陽阿舞雙燕

商婦

蕩子發航船千里復萬里願持金剪刀去剪西江水

合歡

朝來作合歡暮作生離泣安得並蔕堅堅似七姑汁

孟浩然像　　貢師泰

白日何茫茫青春方浩浩驢背天風來吹我烏紗帽

偶題　　虞集

夏簟琅玕冷於水緑韝烹魚手操已西風歸燕杏梁深

恨不身先貴人死

出峽圖　　趙復

蕭蕭十二峯前路月落猿啼霜外樹半夜誰家上水船
竹枝歌入瞿塘去

贈連尊師　　　　　虞集

廬山連尊師求真陽詩久諾而未作也一夕
夢中得之因書以贈

稽天之浸不可滅焦石之烈不可絶香爐峯頭披羽節
滿山桃花滿湖月

贈陳道士

門外大風脚下起窻前書卷淨如水匡廬道士上清來吹笛數聲明月裏

又

門外大風吹樹倒窻前燒香禮黃老日午誦徹大洞經白鶴隨人啄瑤草

次韻　　袁桷

神仙有路非蓬島世上紛紛人自老月明白鶴未歸來獨倚長松翫瑤草

龍掛詩

黑雲壓江江水躍乖龍尾掛青旗脚須臾卷水上青天
蛺蝶蜻蜓雨中落

春俠口號

柘林縱獵金毛鷹花街行春録面馬夜宿倡樓酒未醒
飄風吹落鴛鴦瓦

又

闗右新來豪俠客姓字不通人不識夜半酒醒呼阿吉

叶碧眼健兒吹篳篥

又

江西美人久不見手把新題合歡扇鯉魚憑送相思書

明文衡卷九

正紀

六合之大萬民之衆有紀焉而後持之何紀也曰天紀也地紀也人紀也天紀不正不足以為君地紀不正不足以為國人紀不正不足以為天下何謂天紀天子無所受命者也其所受命者天也故國君受命於天子天子受命於天義至公也堯有天下七十載而得舜舜有天下五十載而得禹舜以德禹以功其得天下也不曰

堯舜與之而曰天與之也由禹之後桀承其紀而自絶于天故湯放之由湯之後紂承其紀而又絶于天故武王伐之天下不以湯武為簒而曰此天吏也天之所廢孰能興之天之所興又可廢乎皆歷數也虞夏商周之取與異道皆推至誠以順天者也而後世欲以詐力為之始亂天下之大義矣何謂地紀天不滿西北地不滿東南河山之阻關塞之區風俗之各别勢至順也自三危積石負終南地絡之陰抵太華而北逾大河竝太行

抵恒山之石循塞垣至于濊貊朝鮮是謂北紀秦門也自岷山嶓冡負地絡之陽竝商山抵上洛而南逾江漢至於荆衡循嶺徼至于百粤是謂南紀越門也其間包有冀兖青徐荆揚豫梁雍之地上黨天下之脊也弘農分陜兩河之會也其外山川茂密風氣不同習俗亦異虞有三苗之叛周有昆夷之患雖有聖人不能使之同仁從其本來可也而後世務勤遠略欲以冠帶治之始失天下之大埶矣非一朝一夕之故也由漢之後汩天

之紀者莫曹操若也由晉之後汨地之紀者莫劉淵若也魏晉之事哀世之事也以唐高祖太宗之為君而不能挈天下歸之正者何也高祖起兵晉陽下西河取臨汾鼓行而入長安除暴隋之禁約法十有二條民懷其德威震海内與漢何異哉漢王即位氾水之上蕭王即位鄗南君子與之唐受隋禪獨不與焉非有惡於唐也楊廣弑父與君天下之首惡也與天下誅之天下之大義也不知出此而從事於繁文偽飾猶竊人之鐘自掩

其耳知其不可而猶為之是以魏晉自處矣太宗承武德之後以百戰之師命李靖等將之擒頡利降伊吾平党項西通吐蕃回紇南致謝元深空人之國俘人之衆嶅然自以秦始皇漢武帝不若也魏徵言之不聽顏師古李百藥言之又不聽好須臾之名忘將來之患卒從溫彦博之議虛漠南之境徙其部落居吾内地留其君長備吾屯衛而帝加號天可汗刻之璽書是以為天下一家也楚椒之稱人秦鍼之稱弟以中國處者皆與

之春秋之義也葢將以正天地之紀也天地之紀不正雖有人紀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朋友之交也長幼之序也何自而立哉而人紀之在天下固有不可泯焉者也當魏晉之初毛玠荀彧雖以操之奉獻帝為扶弘義示至公為當時之士如甘寧周瑜金禕耿紀之徒奮不與之淵雖尊漢安樂自謂漢氏之甥而孔愉迭知其奸眭夸不仕其朝忠臣孝子遭時多難未嘗不駢首接跡於當世鼎鑊在前而不辟刀鋸在後而不顧吾以是知

生人之紀未嘗泯也有能正者豈難也哉故天下莫要於人紀莫嚴於地紀莫尊於天紀亂其一則其二隨之亂其二則三者隳矣漢不亂則操固漢之征西也晉不殘則淵固晉之都尉也天地之紀不正由生人之紀先紊之也非秦隋之亂漢高帝唐太宗亦何自而興哉漢承秦之變變而近正者也唐承隋之變變而不善正者也三紀之立其堯舜禹湯文武之世乎善為天下者亦法乎堯舜禹湯文武而已矣

明文衡卷十一

宋論八　　　劉定之

帝諷道籙院言朕乃上帝元子在天為神霄玉清王長生大帝君憫中華被金人之教懇請於上帝下降人世為人主令天下歸于正道於是羣臣與道籙院上章冊帝為教主道君皇帝時帝方寵信温州道士林靈素靈素言劉貴妃即九華玉真妃蔡京即左元仙伯王黼即文華吏已即書罰仙吏褚慧皆從帝

自天降生者也帝賞賚靈素無筭賜號通真達靈先生升温州為應道軍令僧尼改學道作千道會靈素據高坐講經士庶入殿聽講帝設幄坐于其側所言鄙俗雜以嘲詼用資媟咲莫有君臣之禮後靈素與道士王允誠爭寵毒殺允誠益自恣遇皇太子弗斂避太子以為言斥還死于故里

佛本西域之人而其徒謂佛之身體面貌皆若金色徽宗所謂中華被金人之教者指佛教而言也然其言可

謂妖矣未幾女真起自漠北建號大金蕩覆中華斯言若為之先兆也唐僖宗紀年為廣明是時黄巢初起曰唐去君而存黄以為廣此黄當代唐之徵後之論者謂天託昏主以告亡于世徽宗之言豈不類此夫老氏之教資於清淨慈儉以為本者是而棄其綱紀刑政不以為用者非漢文帝於其不以為用者用焉而於其資以為本者資焉當是時也干戈創殘者以之完復衣食窘乏者以之完足司馬晉於其資以為本者不資之而於

其不以為用者不用之當是時也顛冥於麴糵聲色而天常失紛擾於兵燹干戈而人紀紊葢漢之治由從老氏之是者而違其非者也晉之亂由從老氏之非者而違其是者也然清淨慈儉最人所難非高世之主不能惟漢文帝能之於是世之依託老氏者變而言修丹煉藥又其後變而言經籙齋醮亦自託於老氏每變愈下無非以誑惑人主而饕其寵禄焉爾漢武帝唐憲宗皆中材之主也於修丹煉藥之言惑焉徽宗者下愚之主

也經籙齋醮之是務設幄坐于林靈素之側聽其嘲詠媟㖞之言而自號為教主道君皇帝此何異於沐猴而冠者哉謂之教而不言何教以見此教之外無他教謂之道而不言何道以見此道之外無他道已能主此教之道此道而天下之能事畢矣昔日為神霄玉清王長生大帝君於天今日為教主道君皇帝於宋何其尊也以此欺愚眩衆不自知他日將為昏德公於金而不勝其卑辱矣可勝嘆哉徽宗專信老梁武專信釋其後皆殞

身亡國或謂其所廢而不信者為之祟也然周天元復老釋教於昔人既毀之餘竝致崇信亦殞身亡國此又何故也君子曰無他國將興聽於人國將亡聽於神老釋之神既惑其心而惟是之聽則人理之當修為而不修為者多矣而況於奉其神養其徒竭生民之膏血積山塡海不足侔其費也亡殞之至也復何難哉

明文衡卷十八

世直堂銘 有序　楊榮

翰林侍讀文江用功敘名其所居之堂曰世直葢以其六世伯祖伯寛仕宋直寶謨閣憤賈似道誤國嘗疏斥其奸曽大父蘗溪山長以立元至正中脩三史上書請以宋為正統而附遼金又職方員外岐鳳國朝永樂中為漢府紀善王有異謀作寶賢堂箴以諫三君子者皆言人所不敢言終不少沮非直道之至其能然乎矧功敘以名堂其善於繼述又未可量矣為之銘曰

天有直氣在人能全人有直節貴世其傳周之世直實謨諤諤繼以𦽏溪職方有作歷宋及元至我皇明劲辭正色蟬聯厥聲莫熾相奸臣強主弱炎蘇既微孰攻其惡莫衷帝統筆續麟書炳炳烺烺一字一珠莫僭王謀竊覬儲位梁園納邪曷輔以義壯哉朱雲乞斬安昌麟經貶楚董相格王直道不容宦奚不黜其黜復揚皇鑑如日文江之澌有堂潭潭喬木如雲鬱與天參我銘先猷以迪乃後永執厥心奕世有耀

明文衡卷五十五

記徐元張旺史整

紹興十九年冬完顔亮弑其主亶明年營都燕山二十九年又治汴京漸謀南侵三十年春東海民徐元張旺史整共起義師以帛書求援於宋宋守盟約不敢報元等嬰城半年金兵水陸夾攻破之誅戮極其慘酷亮由是益疑宋得中原心決策入寇起蕃漢兵二十七萬僃人不預焉倣唐制分二十七軍明年自將廵洛至汝遣

高景山王全來求嘐此周益公文集所載而宋史紀不見陳桱通鑑續編載金東海民張旺作亂使徐文率舟師平之常慨宋失中原忠義之士嬰城固守力竭城陷并遭屠戮者何限如徐元張旺史盤之徒志本為宋乃不能採又不得一書於史以見其起義之忠而乃書曰金民作亂使千古之下負寃受抑何由獲伸桱之書法大抵若此有不可憑要當以益公所記為定因表著其事以雪元輩之枉

明文衡卷五十六

紀瀛國公事實

袁忠徹

予幼時聞諸先生與先人言宋幼主北還元降封為瀛國公一夕世祖夢金龍舒爪纏殿柱明日瀛國來朝立所夢柱下世祖感其事欲除之謀諸臣下瀛國知懼遂乞從釋號合尊大師往西天受佛法獲免過朔北扎雅之地謁周王即明宗見瀛國后哈喇魯特氏郡王哈爾薩蘭之裔孫也明宗愛而納之未幾生托歡特穆爾後有

言於文宗詔曰明宗在朔漠之時素謂非己子遂徙高麗海島尋移廣西文宗崩丞相雅克特穆爾請於文后卜達實哩克立太子雅克特古斯后不從命立文宗次子額琳沁巴勒是為寧宗寧宗崩雅克特穆爾復請立雅克特古斯后曰吾子尚幼明宗長子托歡特穆爾在廣西年十三矣乃命中書右丞克呼濟蘇往廣迎之至良鄉雅克特穆爾既見且陳迎立之意托歡特穆爾幼且畏之一無所答於是雅克特穆爾疑之適太史亦

言不可立立則天下亂遂不果文后視政一年雅克特穆爾薨學士虞集上封事不肯草詔文后與大臣及學士庫庫等定議立姪托歡特穆爾為帝且詔尊文后而雅克特穆爾猶懷兩端遷延數月天殞厥躬永惟皇太后之子一以至公為心親挈大寶畀予兄弟迹其定策兩朝功德隆盛帝以虞集之上封事乃曰唵喈饑秀才怎麼知我家事集驚懼喪明帝立之八年六月撤文宗廟主徙文后幽於東安放其太子雅克特古斯於高麗

中道謀殺之嗚呼順帝享國實由文后然聽讒臣之言遂至文后母子被害夫宋待柴世宗之後代居顯官詳見史冊而瀛國孤兒寡婦元君忍不相容也瀛國居燕八年因殺文丞相方給衣糧此待之薄甚迨感夢有疑瀛國逆知假往西天又遇周王奪其后而生順帝以明宗朔漠之言觀之明為遺腹也而天不負宋而又享國之久然順帝之負文后豈其少恩哉國祚之歸于大明宜矣予歸老于家或誦虞文靖公詩所紀瀛國之事因

而有感遂并書舊所聞者使知宋三百年之德澤不泯也如是順帝幽文后殺其太子北又天使宋之遺孽滅亡之報復也永樂十年五月十八日我太宗文皇帝御武英門命内官李謙王吉於古今通集庫取宋列帝遺像命臣忠徹及畫士百戸徐英觀之上笑謂忠徹曰宋太祖以下雖是吳王鼻其氣象清癯若太醫然十九日上復御武英門命臣忠徹同内官王吉看元列帝像俱魁偉雄邁上曰都喫綿羊肉者及觀順帝像顧謂臣忠

徹曰唯此何為類太醫也忠徹斯時承命未實俯首莫對今蒙賜老田里得以歴考宋元史傳暨元學士虞集所作第十六飛龍之詩果符太宗文皇帝之言感念聖鑑之明愧當時不能對此為恨庸書以俟秉筆者補之

明文衡卷九十一

時齋先生俞公墓表

元既有江南以豪侈粗戾變禮文之俗未數十年薰漬狃狎骨化成風而宋之道俗銷滅盡矣為士者辮髮短

衣效其語言容飭以自附于上冀速獲仕進否則訕笑以為鄙怯非確然自信者鮮不為之變是時金華俞先生獨率其家以禮深衣高冠談說古道客造門肅威儀俯首拱而趍以迓至門左右立三揖至階揖如初乃升及位又揖者三每揖皆有辭相稱慰慶賛周旋俯仰辭氣甚恭鄉人小子去家久不知宋俗皆然或竊指先生為異或尤以為迂緩先生不顧也年七十有二卒于元至治四年正月十七日先生既亡而宋之遺俗無有知

者矣先生諱金字未器别號時齋其先杭人吳越錢氏時有任其國爲户部尚書兼營田使者曰公帛嘗道發義爲愛其地遂遷邑之鳳林鄉户部生德詮德詮生諫又徙金華之孝順鎮諫生海海生善轉善智各有子四人皆爲儒惟善子言昌宋大觀三年上舍釋褐進士知永豐蕭山二縣而善轉子奉復家溪南之琴山奉生某縣主簿允中允中生性性生恣益恣益生壽壽生義先生父也母金氏先生生少好學善自程督鈎發窺索水涵

木滋月長歲化壯而有名一試不合有司即退修于家於經史尤潛心搜訂較辯疑昧多所附益學者師尊之受業者繼于門先生年愈加志愈篤為學晚而彌成人望其致于用而宋亡矣故先生之名不大顯于世惟發之文章以自見久而亦散佚不傳世由是無從知先生知而言之者鄉人而已然先生所存鄉人未必知之知其詳者惟子暨孫至曾孫則已疎矣使更越數世復有知者乎篤於自信者固不卹乎人之知否然德如先生

而弗傳則天下之為善者寡矣禕是以論列之以見不茍合乎一時者乃所以合乎後世也先生娶王氏生四子曰祿祺祐祉乃棄諸子而卒諸子以卒之歲十二月甲子葬於就日鄉義和里之楊家園今去先生卒時四十有六年而先生之孫有欽有奇有識有觀有慶有用有元多為老成人曾孫五人亦已長云

明文衡卷九十二

處士盧公墓表　方希古

士之出於三代之盛者豈皆賢哉世教既明勸懲之道既備雖有未至者不得不企而及也生乎三代之後者上焉莫為之率蹈乎邪者非惟不之禁而或以取榮趨乎義者非惟無以勸而適以取困故道之行也中人皆可以為善及其廢也賢者之資不能以自立於不能自立之時而有由禮秉義之士可不謂難能耶若盧處士者是已處士生元中世俗淪於好鬬天下皆靡靡同風比里一倡百和馳馬帶劒以為常處士居雖近市然恬

冲坦靜不樂芬華長衣危帽徐言雅步操儒生禮不變事後母下心低氣甚得子道遇宗族鄉里一以柔和不較為先有犯者對之微笑恂恂酬答恐傷其意由是斯人亦不忍侮之居家雖無事必蚤起櫛冠灑掃堂寢非疾病未嘗一日怠好讀書纂集古賢人粹言及今人文若嗜飲食言若不能出口至論古今事當否得失成敗禍福及處之之宜詳審精深雖善辨者不能窮也親賓會集道前舊所歷見聞可法戒者以為樂煦煦如也不

肖者見之而愧善者見之而慕久與之居而不見其可厭蓋其天性粹美雖不同乎流俗而亦求不絕異于人故其生也人安之其沒也莫不悼惜焉盧氏盛於齊周隋唐之際居台之寧海者其族衆多號桑洲盧氏者處士族也曾大考國華大考天麟考至公皆以善稱妣陳氏繼母王氏處士諱中字思誠配方氏予之姑也子二人曰質曰朴一女適同縣張宗雅男曰乾一質以縣學諸生登國朝洪武二十一年進士第對策殿廷天子奇

其文擢寘第三授承事郎翰林院編修人榮處士善教子而處士益謙退若不預聞者後二年庚午處士年六十四以十月七日卒于家以訃聞詔賜驛舟楮幣遣歸以明年正月九日葬於縣北梅林石門之原既葬又四年乙亥質陞中順大夫太常少卿以書來漢中俾述其事刻于墓士之溺於習俗也久矣以孔子之時三代遺風未盡變聖化之沾英才大賢相望輩出而孔子猶嘆善人不可見得見有恒者斯可矣況二千載之下禮樂

亡缺之餘而習於近世之陋也哉若處士者不汙於浮薄而持心制行與古君子類非所謂善人有恒者耶以此之資使及三代之盛而獲近聖人之門道德之感必有大過人者其所就當不止於此然則余於處士也安得不慕其賢而重有感也夫

明文衡卷九十九

參不當與敵講和奏議　于謙

兵部為陳言邊務事該鎮守大同參將都督僉事許貴

奏查得正統十四年十二月内節次欽奉詔書内一款
朝廷求言本欲聞善道知警戒凡四方災異事干國體
者所在官司即時聞奏欽此欽遵臣照得大同三路自
舊歲七月以來至今數月不時攻圍四散搶掠臣守西
路地方又係緊關衝要之處四通道路節次侵犯攻圍
臣領所部官軍相機截殺追趕累次奏報外切見邊城
軍民趂空樵採柴草搶割田禾度日不為經常之事即
日正當農種之時雖令各人照舊耕種但聞邊墩不時

舉放砲火人心驚恐自不安生況今日聚集人馬衆
大少者五七千多者一二萬整陣入境攻圍各城在邊
軍民人等不敢出城樵採收割又無經營各衛倉廒舊
歲民間該納秋夏糧料草束為因路阻運送不前見在
邊儲官軍馬匹按月支給有減無增再照西路五衛馬
隊原有官軍四千九百二十員名先於乾河等處與伊
對敵陣亡中半回衛見在者又有被傷旗軍告令弟男
替代俱係未經操習戰陣之人舊役慣戰馬軍十無三

四又況見在馬匹止有二千一百餘匹中間多有新例
借勸收買兒騍小馬不堪騎戰十有二三比與原舊馬
數缺少二千八百餘匹及照本年二月内臣差千戸張
鑑管領無馬官軍一百八十一員名前去墳嶺墩設伏
有巳到墩攻圍未戰之時内有彼營三人通曉漢話𠮟
稱我一箇是女直同知一箇是浮石叅謀一箇是哈密
指揮我來近墩打話你每聽着要講和着管你每的大
頭目奏將去連夜差使臣來我每便回去你若不來講

和我每三班人馬輪流打攪你不得種田等因已行具
本奏報外今敵聚衆復入境内攪擾軍民不得耕種切
慮四月以後青草茂盛倘若敵勢衆大就於腹内駐劄
趂草牧馬城門關閉人不得樵採馬不得牧放欲便興
師戰鬬尤須量已料敵設若寡不敵衆如之奈何臣一
介鹵夫昧於戰守誤蒙聖恩濫叨今職晝夜懐憂不能
補報伏望皇上憐憫在邊軍民乞勑在廷内外文武大
臣將前項打話敵人要行講和情由從長計議便利上

策分免聖主之憂臣之愚見莫若遣使賫勑與敵假以和好為詞暫示休兵照舊修飭墩隘廣積邊儲練習士卒飽養馬匹密定討伐之計若伊仍復逆天背理侵犯邊城我既有備以逸待勞守邊將官運謀出奇統率鋭士奮力復讐務在一鼓而擒之必矣且本該通政使司官奏奉聖旨兵部知道欽此抄出到部查得先該福建道問刑監生練綱題稱在廷文武羣臣中間有以主和議為詞即是奸臣就乞誅之勿留誤國等因節該奉旨

依他說的是欽此續該廸北走回軍餘陳旺等說稱要差内使一人通事五十人去迎太上皇等因本部參係重務乞會多官計議節該題奉欽依敵情譎詐不必會官計議欽此欽遵令都督僉事許貴又奏要與伊講和暫示休兵待人馬强壯密定討伐之計一節切詳敵首也先違天悖德負義忘恩自逞梟惡之雄烏合儔類之衆既侵犯邊境而拘留上皇復入侵京畿而震驚陵廟其為仇恨庸可勝言且以和議一事論之當去年秋冬

之間正敵勢方張之際朝廷亦嘗遣都指揮李鐸指揮岳謙等賫執金繒往使敵庭賄賂纔入於窮廬敵騎已至於關口繼遣少卿王榮通政王復又往敵營不見上皇鑾輿而還敵衆知我戰守有備尋皆望風遁去朝廷灼見敵情譎詐和不足恃以故絕使不通往還惟勅邊將修武備勵人心固守城池相機戰守今許貴又奏和議之說臣等竊惟今日之事理與勢皆不可和何者中國與敵有不共戴天之讐和則背君父而忘大義此理

有所不可和也又敵人貪而多詐萬一和議既行而彼有無厭之求非分之望從之則不可違之則速變此勢有所不可和也苟以為敵强難制姑從和以緩其兵臣等請質之前代宋真宗澶淵之役契丹之衆累被我兵摧阻既盟之後朝廷尚歲輸銀絹三十萬兩疋迨及季世徽欽北狩中國名將如張韓劉岳之徒屢敗金師及奸臣秦檜一主和議朝廷既割境土以與之又輸歲幣以賄之甚則不得已降去尊號其為含垢忍恥屈已從

和固無所不至卒之人心解體國勢陵夷無救成敗而後已援古證今和議之不足恃也明矣為今之計莫若選將練兵養威畜銳敵若來侵則相機而勦殺敵若遠遁不貪利以窮追萬一敵人罪惡稔盈鬼啓其衷復有大舉入侵之謀則我兵操習有素加以將帥思奮臣等當盡死効力以圖勦滅以雪國恥必不出敵人之下其或皇天厭亂列聖有靈敵人自知數侵不利變惡為善遣使入貢則示以善意量與賞賜遣回亦不拒絶而已

若欲朝廷先遣使臣往彼通好則示彼以弱而啓其輕侮之心萬萬不可此則方今之要務而臣等之愚見止於如此也及照許貴叨居重任保障邊方不能鋭意滅敵却乃倡為和議畏縮之跡既明忠義之心何在合將本官明正典刑以謝天下以戒將來緣係陳言事理又係備邊將官合無姑記其罪差人馳驛賫文切責許貴令其整飭邊務操練軍馬作興士氣固守地方必期滅敵以贖前罪如仍退縮誤事治以重罪仍通差人賫文

前去遼東宣府大同陝西等邊及永平山海居庸白羊
紫荊倒馬等關口總兵鎮守等項內外官員令其整搠
人馬固守地方如遇敵人來攻務要相機行事毋得聽
信哄誘因而失誤機務仍通行在京五軍三千神機等
營總督總兵等官嚴加訓練官軍諭以忠義大節使之
感激思奮以圖成功不許苟且因循致誤大計緣奉欽
依兵部知道事理具題景泰元年四月十九日奉聖旨
是欽此

新安文獻志卷八十七

程義士楚翁傳　　家乘

程義士楚翁婺源彰睦人忠壯公之後也性倜儻喜問學豪于詩嘗叅請于須溪須溪稱其逸才必當名世德祐末元兵入臨安江東列郡皆下楚翁憤憤散家貲陰結敢死士將復郡城因以舉事事洩被執榜掠幾死夜以金賂守者得脫去之番陽時碧梧馬丞相廷鸞義不仕元楚翁往投之碧梧義其為人遂客丞相所久之聞

疊山謝提刑枋得在閩又去之閩客疊山所會時事稍定潛歸婺源人有虞之者復走閩凡十年間關險阻一寓于詩有黍離麥秀之感讀之令人淚下疊山被執北去楚翁悵悵無所依亦死逆旅中其所著述經兵燹後片紙隻字無復存者惜哉碧梧贈楚翁詩曰汗竹丹鉛側空花粉黛中尚懷丞相亮肯署大夫雄有客來今雨誇予邁古風幽情傾不竭渺渺碧雲東　疊山贈楚翁詩并序曰客閩十一年不敢談詩玩楚翁新吟猶有

望春雲懷李白者堂前擊筑高漸離槖中亦可一出乎夜得絶句敬呈楚翁江東未覩舊衣冠腹有詩書行路難蒲柳春風且收淚五陵佳氣逼雲端慈母倚門曾教兒吾君何在汝何之堂前戲玩忘憂草間說齊王歸有期近日人傳庾嶺梅南枝落盡北枝開長安舊日元無此盡是江東人送来又跋楚翁詩卷曰五帝三王自立之國至德祐而滅有天地以來無此變也理之變氣隨之西北嚴凝之氣盛行于東南吾序陳月泉詩已言

之後六年而驗又十一年程楚翁出詩一篇氣清和而志深遠有風人遺音王澤未竭民彝未泯豈與文士角技巧哉富貴榮華在其前刀鋸鼎鑊在其後楚翁置禍福死生於度外毅然以天地大義為己責幾殞榜箠幸逃鋸鉞逋播十年本志弗渝豈不真男兒哉黍離忠矣義氣不足以感人無衣勇矣忠誠不足以悟主周轍不西千古同恨安得楚翁之心見于彼時乎安得楚翁之詩作于彼時乎撫今懷往事可為痛哭者多矣由後視

今不知志士仁人之心亦可少快否乎善學詩者當自得之丙戌二月望日廣信謝枋得書于卷後

文編卷四十一

審敵 蘇洵

中國内也四裔外也憂在内者本也憂在外者末也夫天下無内憂必有外懼本既固矣盍釋其末以息肩乎曰未也古者四裔憂在外今者四裔憂在内古者四裔之勢大弱則臣小弱則遁大盛則侵小盛則掠吾兵良而食足將賢而士勇則患不在中原今之四裔姑無望其臣與遁求其志止於侵掠而不可得也北敵驕恣爲

曰久矣歲邀金繒以數十萬計曩者幸吾有西羌之變出不遜之語以撼中國天子不忍使邊民重困於鋒鏑是以敵日益驕而賄日益增迨今凡數十百萬而猶慊然未滿其欲視中國如外府然則其勢又何止數十百萬也夫賄益多則賦斂不得不重賦斂重則民不得不殘故雖名為息民而其實愛其死而殘其生也名為外憂而其實憂在內也外憂之不去聖人猶且恥之內憂而不為之計愚不知天下之所以久安而無變也古者

匈奴之彊不過冒頓當暴秦刻剝劉項戰奪之後中國溘然矣以今度之彼宜遂入踐中原如決大河潰蟻壤然卒不能越其疆以有吾尺寸之地何則中原之彊固百倍於匈奴雖積衰新造而猶足以制之也五代之際中原無君晉唐苟一時之利以子行事匈奴割幽燕之地以資其彊大孺子繼立大臣外叛匈奴掃境來寇兵不血刃而京師不守天下被其禍匈奴自是始有輕中原之心以為可得而取矣及吾宋景德中大舉來寇章

聖皇帝一戰而卻之遂與之盟以和夫人之情勝則狃狃則敗敗則懲懲則勝匈奴狃石晉之勝而有景德之敗懲景德之敗而愚未知其所勝甚可懼也雖然數十年之間能以無大變者何也匈奴之謀必曰我百戰而勝人人雖屈而我亦勞馳一介入中國以形凌之以勢邀之歲得金錢數十百萬如此數十歲我益數百千萬而中國損數百千萬吾日以富中國日以貧然後足以有為也夫匈奴之人風氣剛勁稍有齟犯挺然而爭者彼

之常也今則不然邊境之上豈無可乘之釁使之來寇大足以奪一郡小亦足以殺掠數千人而彼不以動其心者此其志非小也將以畜其銳而伺吾隙以伸其所大欲故不忍以小利而敗其遠謀古人有言曰為虺弗摧為蛇奈何匈奴之勢日長炎炎今也柔而養之以冀其卒無大變其亦惑矣且今中國之所以竭生民之力以奉其所欲而猶恐恐焉懼一物之不稱其意者非謂中國之力不足以支其怒也然以愚度之當今中國雖

萬萬無有如石晉可乘之勢者匈奴之力雖足以犯邊然今十數年間吾可以必無犯邊之憂何也非畏吾也其志不止犯邊也其志不止犯邊而力又未足以成其所欲為則其心惟恐吾之一旦絶其好以失吾之厚賂也然而驕傲不肯少屈者何也其意曰邀之而後固也鷙鳥將擊必匿其形昔者冒頓欲攻漢漢使至輙匿其壯士健馬故兵法曰辭卑者進也辭彊者退也今匈奴之君臣莫不張形勢以夸我此其志不欲戰明矣闔廬

之入楚也因唐蔡勾踐之入吳也因齊晉匈奴誠欲與吾戰耶曩者陜西有元昊之叛河朔有王則之變嶺南有智高之亂此亦可乘之勢矣然終以不動則其志之不欲戰又明矣吁彼不欲戰而我遂不與戰則彼既得其志矣兵法曰用其所欲行其所能廢其所不能於敵反是今無乃與此異乎且匈奴之力既未足以伸其所大欲而奪一郡殺掠數千人之利彼又不以動其心則我勿賂而已勿賂而彼以爲辭則對曰爾何功於吾歲

欲吾賂吾有戰而已賂不可得也當今北敵之勢如漢七國之勢昔者高祖急於滅項籍故舉數千里之地以王諸將項籍死天下定而諸將之地因遂不可削當是時非劉氏而王者八國高祖懼其且為變故大封吳楚齊趙同姓之國以制之既而信越布綰皆誅死而吳楚齊趙之彊反無以制當是時諸侯王雖名為臣而其實莫不有帝制之心膠東膠西濟南又從而和之於是擅爵人赦死罪戴黃屋刺客公行匕首交於京師罪至彰

也勢至逼也然當時之人猶且徜徉容與若不足慮月不圖歲朝不計夕循循而摩之喣喣而吹之幸而無大變以及於孝景之世有謀臣曰鼂錯始議削諸侯地以損其權天下皆曰諸侯必且反錯曰固也削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則反疾而禍小不削則反遲而禍大吾懼其不及今反也天下皆曰鼂錯愚吁七國之禍期於不免與其發於遠而禍大不若發於近而禍小以小禍易大禍雖三尺童子皆知其當然而其所以不與錯者彼皆

不知其勢將有遠禍與知其勢將有遠禍而度己不及見謂可以寄之後人以苟免吾身者也然則錯爲一身謀則愚而爲天下謀則智人君又安可捨天下之謀而用一身之謀哉今者匈奴之彊不減於七國而天下之人又用當時之議因循維持以至于今方且以爲無事而愚以爲天下之大計不如勿賂則變疾而禍小賂之則變遲而禍大畏其疾也不若畏其大樂其遲也不若樂其小天下之勢如坐漏船之中駸駸乎將入於深淵

不及其尚淺也舍之而求所以自生之道而以濡足為解者是固夫覆溺之道也聖人除患於未萌然後能轉禍而為福今也不幸養之以至此而近憂小患又憚而不決則是遠憂大患終不可去也赤壁之戰惟周瑜魯肅知其勝伐吳之役惟羊祜張華以為是然則宏遠深切之謀固不能合庸人之意此鼂錯所以為愚也雖然錯之謀猶有遺憾何者錯知七國必反而不為備反之計山東變起而關内騷動今者匈奴之禍又不若七國

之難制七國反中原半爲敵國匈奴叛中國以全制其
後此又易爲謀也然則謀之奈何曰匈奴之計不過三
一曰聲二曰形三曰實匈奴謂中國怯久矣以吾爲終
不敢與之抗且其心常欲固前好而得厚賂以養其力
令也遽絕之彼必曰戰而勝不如坐而得賂之爲利也
華人怯吾可以先聲脅之彼將復賂我於是宣言於遠
近我將以某日圍某所以某日攻某所如此謂之聲命
邊郡休士卒偃旗鼓寂然若不聞其聲聲既不能動則

彼之計將出於形除道剪棘多爲疑兵以臨吾城如此謂之形深溝固壘清野以待寂然若不見其形形又不能動則技止此矣將遂練兵秣馬以出於實實而與之戰破之易耳彼之計必先出於聲與形而後出於實者出於聲與形期我懼而以重賂請和也出於實不得已而與我戰以幸一時之勝也夫勇者可以施之於怯不可以施之于智令夫吽呼跳踉以氣先者世之所謂善鬭者也雖然蓄全力以待之則未始不勝彼吽呼者聲

也跳踉者形也無以待之則聲與形者亦足以乘人於卒不然徒自弊其力於無用之地是以不能勝也韓許公節度宣武軍李師古忌公嚴整使來告曰吾將假道伐滑公曰爾能越吾界為盜耶有以相待無為虛言滑師告急公使謂曰吾在此公安無恐或告除道翦棘兵且至矣公曰兵來不除道也師古詐窮遷延以遁愚故曰彼計出於聲與形而不能動則技止此矣與之戰破之易耳方今匈奴之君有內難新立意其必易與鄰國

之難霸王之資也且天與不取將受其獘賈誼曰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大抵皆冠血氣方剛漢之傅相以病而賜罷當是之時而欲爲安雖堯舜不能嗚呼是七國之勢也

策斷下 蘇軾

其次請論北敵之勢古者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然所以能敵我者其國無聘問餽遺朝覲會同之節其民無穀米絲麻耕作織紝之勞其法令以言語爲約故無

文書符傳之繁其居處以逐水草為常故無城郭邑居聚落守望之助其旃裘肉酪足以為養生送死之具故幽燕之地自古號多雄傑名於圖史者往往而是自宋之興所在賢俊雲合響應無有遠邇皆欲洗濯磨淬以覲上國之光而此一方獨陷於非類昔太宗皇帝親征幽州未克而班師聞之牒者曰幽州士民謀欲執其帥以城降者聞乘輿之還無不泣下且敵人以為諸郡之民非其族類故厚斂而虐使之則其思内附之心豈待

深計哉此又足爲之謀也使其上下相猜君民相疑然後可攻也語有之曰鼠不容穴銜屨藪也彼僭立四都分置守宰倉廩府庫莫不備具有一旦之急適足以自累守之不能棄之不忍中外雜居易以生變如此則中國之長足以有所施矣然非特如此而已也中國不能謹守其法也慕中國之法而不能純用是以勝負相持而未有決也夫敵人者以力攻以力守以力戰顧力不能則逃中國則不然其守以形其攻以勢其戰以氣故

百戰而力有餘殘者有所不守而敵人莫不忌也勢者有所不攻而敵人莫不憊也氣者有所不戰而敵人莫不懾也苟去此三者而角之於力則中國固不敵矣尚何云乎伏惟國家留意其大者而為之計其小者臣未敢言焉

全蜀藝文志卷二十一

贈譙祕丞詩　文彥博

昌元建邑幾經旬百里封疆秀氣新鴨子池邊登第士

誰知即是弈碁人　譙南薰昌元人居鴨子池登皇祐五年進士第後以祕書丞知閬州同時

國朝詔求天下善弈碁者蜀帥以戲殲應詔

敵望風知畏不敢措手故文潞公贈詩云云

全蜀藝文志卷三十一

全蜀藝文志卷三十三

後谿記　李新

大皂之水由羌域中來裂地擘山而下自岷山東分為沱西北注成都離為内外二江其一自小橋入都市有篤淵建昌安樂龜化等八橋跨水高駢廣羅城徙内江繞浮橋南之萬里橋回内江自洛陽一帶繞東郭俱匯于合水尾其後溝洫壅塞圜七灌溉人多夭厲夭災流行萬井皆涸不舒不泄物無精粗太師魯公曩鎮全蜀使治水者循大皂之源得會仁濯錦二鄉使大皂水自曹公堰導小渠承以木樽環武庫至西樓獨府第有水而

國中無水太師魯公曰城皆吾家民皆吾子一草一木皆國中之利源清流不導何示不廣復鑿水谿于閱武堂後入諸郡使者之寺與官帑藏所在園無衛官支分派決均受漏泉之賜迨前日桔槔抱甕之苦月墮清泚無濁涇數斗之泥風回漪漣過靈河九里之潤公相既歸從帝舜游巖廊垂三十餘年矣後人簡欲漢亦不治令龍學王公下車布政諮諏父老不作新奇盡循太師魯公之治數月而政成滌開後谿故道水行如昔邦人

驚喜再還舊觀且楚嶲爲掩爲司馬鳩藪澤數疆潦視堰瀦町原防以授子木君子猶以爲禮是溪之成慫者惡修怠者不修乃措爲燕遊張本決不知光澤一方備預後世前人自有妙意某江山褫魄老不能書事槩論始終以傳久遠云年月日記

築梓州中江縣新橋記　文同

縣爲江所環因名之其源蓋出于綿之龍安鹿爬山初若二帶其深財漸車至神泉始與諸谷瀵水會爲一西至于羅江

南至于陽平滙東南復呑旁流迺浩漾為洪波浮于縣之西郊陿坤隅勢下頹壯猛南注折而東斗且闕遂廖擊左岸土毳善崩歲歲內蝕若劙以刃若掃以帚邑人惴恐弗安居治平二年春河內廖君子孟為之令將解去尚訪遺敝及此即行視歎曰是將禍于後者失吾不為地陂而民魚有日矣於是料材課工趣之成期補完塾漏填築堅埴以循沿而推軌之其夏大雨澤潦屢集至此力不勝迺透迤(漢安王諱)行復走故道積墳累塗隱為金堤望之岌然直偃橫斷初民來觀

萬首如蟻朋行旅聚讙譟踊躍詠誦令德老穉一口且曰秦之氷唐之燕墳嘗以水利遺蜀民民至于今神祀之吾廖君殄水害于吾邑吾邑之人又將何以報之哉謹當戒告子孫即其地以祠世世不敢忘也君聞之笑曰過矣此非所以盡吾之所為者曷足以云爾之德耶貢士賈汝奇等二百人遝然進而言曰夫古之賢者凡是建立豈與夫蒙其利者必固徼其所以見思者耶蓋仁惠浹人其久愈深雖欲已之自不能矣竊謂君之懿

迹與古何愧當附之金石以信于萬年君又笑曰過矣愚何當此顧毋言謹以謝諸君汝奇等退以圖以書詣余求文其言具如此余受之曰是可紀也迺為論次其所以云隄凡大小五其長共百三十七丈高一丈廣倍其高用人三萬計日四十五隄既成無有一人議之曰不可者噫如君者賢令矣

四川總志後序

志古列國之史也周官外史掌四方之志楚左史倚相

能讀八索九丘夫四方九州之志而太史氏實與聞焉故曰志古列國之史也國朝志例有主周職方漢輿地圖元方輿勝覽者以郡縣統條目皇明一統志是也有主杜佑通典鄭樵通志馬端臨文獻通考者以綱領統郡縣而條目畢具雍大記齊晉通志之類是也大凡體國經野表年類事貞文景哲取諸太史公司馬子長班孟堅氏為準蜀故有志凡三十七卷前侍御台峰熊公所編年表藩封歷官財賦經畧諸卷主通志郡縣諸卷

主一統志我都撫臺大中丞東阜劉公睹而嘆曰嗟乎
戮矣未備也謀諸前監察侍御合川王公走聘太史氏
升菴楊公玉壘王公方洲楊公分而校之時則方洲志
藩封以官寮附志建置以編戶形勝風俗城池公署郵
驛附志山川以臺榭古蹟水利關津陵墓祠廟寺觀附
志賦役以課稅征傜附玉壘志名宦以職名科第附志
人物以流寓附志武弁以土官附志割據以亂臣盜賊
附升菴志文藝而各為序以見巻凡百餘皆主通志標

分臚列視昔蓋彬彬矣都撫公睹而嘆曰嗟乎備矣未萃也謀諸監察侍御涓齋謝公屬按察憲副周君曁予不肖會而一之時則憲副君發凡起例而義以斷焉藩封監守雜志用通志例郡縣用一統志例例之正也尊崇帝紀表章后妃删落年表官制財賦不書戶口田額兵屯力役之征例之變也予所編次經畧三卷亦通志例例之正也餘唯校删郡縣志之重慶敘州馬湖鎮雄及烏撒軍民府嘉定州石硅宣撫邑梅洞長官二司間

有筆削與舊志互異亦例之變也而文藝志則悉仍升菴之舊未之能易焉大抵台峯體例不一三大史主通志憲副主台峯加取舍爾予所草創實三太史之所略也稿脫都撫公躬自檢閱更其訛舛而又嘆曰嗟乎似矣乃又以謀諸監察公而下令梓人趣刻之始予不肖奉臺命與志事瞿然驚曰是太史公司馬子長班孟堅任也予何人蓋嘗謁都撫臺而請焉曰葺之無荒也又嘗謁監察臺而請焉曰約之無濫也退而惴惴彌月思

欲有所闡明以成會通之典而綿力謭才厄於體例卒唯唯不能効其愚忝竊附名實深祇畏故於志刻之終也僭述始末異同之故殿諸群玉冀覽者有攷焉若曰識鑒未融擬志以史浸淫漢制援附周官以窺覦乎三史九丘六典之舆爲空言爲辱命則又備責之意而惠教之私也予不肖其何敢辭四川按察司僉事膠東崔廷槐書

唐宋元名表卷下一

謝除禮部尚書表

王譙中

臣某言昨蒙聖恩召臣歸朝除爲禮部尚書者外閫暫分遠適歸於驛召晰朝甫對即擢長於春官席寵逾涯撫躬增懼臣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某奮身孤遠逢世休明仕不因人終始皆蒙於睿簡才非適用險夷但竭於愚忠去國倚廬起家臨鎮豹尾隔四年之從麟符專一道之權聞田里之歎愁具知疾苦須條詔之寬

大方究撫綏敢圖宣室之具恩誤玷中堂之率屬跡陪
鴛鷺恍疑夢寐之回履上星辰頓覺依乘之近被服章
之安吉引車鑾之閑馳榮渥併加微軀難稱茲伏遇皇
帝陛下亶聰建極知哲能官聚英雋以尊朝爲本根
之慮咨直清而典禮不徒玉帛之云退省迂儒曷膺妙
選臣敢不益堅素節仰報隆知顧北斗喉舌之司當謹
出納如稽古禮文之事敢廢討論臣無任瞻天荷聖感
佩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宋藝圃集卷七

王安石二百十五首

桃源行

仕不至二千石貴不至五百萬此事今者憂而非志士歎君不見下邳少年受書起幄中運籌制千里功成不受二萬戶拂衣歸從赤松子君不見計倪半策誅强吳鴟夷扁舟浮五湖三致千金不自擅至今籍籍宗陶朱大賢富貴不為己心事邈與常人殊逢時致身如反手

雲蒸龍變無時無君勿愛上書獻賦稱賢豪刺繡倚市

相矜高丈夫昔曾笑徒勞商賈旦旦爭錐刀

宋藝圃集卷九

歐陽脩一百十一首

明妃曲

漢宮有佳人天子初未識一朝隨漢使遠嫁單于國絶

色天下無一失難再得雖能殺畫工於事竟何益耳目

所及尚如此萬里安能制强敵漢計成已拙女色難自誇明妃去時淚灑向枝上花狂風日暮起飄泊落誰家紅顏勝人多薄命莫怨春風當自嗟

宋藝圃集卷十

黄庭堅五十首

予既作竹枝詞夜宿歌羅驛夢李白相見於山間曰予往謫夜郎於此聞杜鵑作竹枝詞三疊世傳

之否予細憶集中無有請一誦乃得之
一聲望帝花片飛萬里明妃雪打圍馬上健兒那解聽
琵琶應道不如歸

觀王熙州唐本草書歌

少時草聖學鍾王意氣欲齊韋與張家藏古本數十百
千奇萬怪常搜索今得君家一卷書始覺辛勤總無益
移燈近前拭眼看精神高秀非人力北風古樹折巔崖
蒼烟寒藤掛絶壁逸氣崢嶸馳萬馬隻字千金不當價

想初盤礴落筆時毫端已與心機化主人知是希世奇
但見姓氏無標題自非高閑與懷素筆力奇崛誰能為

元藝圃集卷二

馬祖常 三十四首

褉真觀納涼

虐旱熾初暑煩囂不可滌城隅有琳館松竹蔭午日呼我良朋來嘯咏各峙幘蕭然忘世慮相對坐盤石

飲田家

田家酒初熟邀子坐籬根我復不辭飲喧譁輙傾樽耳熱歌擊缶雜坐忘卑尊論古似嘲詛顛倒義與軒禮容

或稍稍愛此情義款邱原正春意歸路花柳緜䌌䌌烏
飛去悠悠寄情言

擬古

長安青雲士任俠日娛游千金為人壽萬金買名謳小
舅拜郎官女壻恩澤侯出入意氣盛歡樂不知憂銀枓
薦海品羊酪乞蒼頭生逢承平世死葬崑崙邱

送周南翁之官池陽

霏微桂㸃緑霧深集仙書殿秋沉沉九華山影墮酒醆

便欲起拖青楓林青楓林高霜葉赤遥遥連雲鴈行急蜀麻吳塩來往時閒坐城樓聽江曲

題趙承旨枯木竹石圖

倚歟太史諸王孫生綃畫出崑崙根枯槎菌蠢戹野火淇園秋雨琅玕䌇天寒歲暮碣石館囊書日見玄雲翻持向故山茅屋底倚看屈曲大江奔

唐宋八大家文抄卷一百四十四

東坡文抄

書東臯子傳後

曠達之旨

予飲酒終日不過五合天下之不能飲無在予下者然喜人飲酒見客舉盃徐引則予胸中為之浩浩焉落落焉酣適之味乃過于客閒居未嘗一日無客客至未嘗不置酒天下之好飲亦無在予上者嘗以謂人之至樂

莫若身無病而心無憂我則無是二者矣然人之有是者接于予前則予安得全其樂乎故所至當蓄善藥有求者則與之而尤喜釀酒以飲客或曰子無病而多蓄藥不飲而多釀酒勞己以為人何也予笑曰病者得藥吾為之體輕飲者困于酒吾為之酣適盎專以自為也

東皋子待詔門下省日給酒三升其弟靜問曰待詔樂乎曰待詔何所樂但美醖三升殊可戀耳今嶺南法不禁酒予既得自釀月用米一斛得酒六斗而南雄廣惠

循梅五太守間復以酒遺予略計其所獲殆過于東臯子矣然東臯子自謂五斗先生則日給三升救口不暇安能及客乎若予者乃日有二升五合入野人道士腹中矣東臯子與仲長子光游好養性服食預刻死日自為墓誌予葢友其人于千載或庶幾焉

吴都文粹續集卷一

十老會詩 時五日集廣化寺

元絳

五日佳辰郡政閒延賓談笑豁幽關閶門歌舞尊罍上林屋烟霞指顧閒德應華星臨潁尾年拘皓髮下霜顔菖花美酒疎鐘永坐見斜暉隱半山

和

方惟深

使君瀟洒上賓閒金地無人畫啟關風靜簫聲來世外日長仙境在人間詩成楚客爭揮翰曲罷吴姬一破顔

此節東南無此會高名千古映湖山

吳都文粹續集卷七

尊經閣上梁文　　王　梁

聖神御極兩儀尊而三光明循良守邦百度舉而萬姓悅維茲婁地擅吳中文獻之美播東南鄒魯之風星墟麗司命于三台分野入牽牛之一度左控滄海絶勝是三島十洲右引會稽清徹有三江五泖論仕宦宮保尚

書侍郎聯班接武于黄扉紫閣看科第會元狀元榜眼重光濟美于金馬玉堂今秋中解元乃昔無而今有明年魁春榜皆齊步而連登爲斯言也豈溢美哉由作興者有盛心用六經建閣萬世帝王之道益尊三甲成功百里封疆之勢增勝會文源道脈于一派壯大觀旺氣于千年恭惟賢守毓秀堯山鍾靈鄱水誠通金石學邃天人世德本原于太丘家風來自于師道靜安鎮俗清素持身甲第榮登兵曹膴仕馳聲海内出守妻中濟經文緯

武之才立内嚴外寛之體急先務而作興學校庀羣材以經始黌宫是日也日吉時良景明氣爽乃五行當盛德之初日月躔娵訾之次氷霜頓解日星昭回福德文昌祥光旁燭山河大地品物宣輝一雨露收空五色雲霞捧日建兹傑閣八柱擎天莫不聳巍巍之快觀任此大梁雙虹架海罔不形赫赫之美譽歷年百六十未有若此不世出之奇功屈指數月閒遂立天下第一等之盛事集濟濟之多士感明明之魯侯

用歌泮水之章爰效閟宮之頌梁之東尊經高閣矗雲中佇看鵬搏秋萬里春雷桃浪躍神龍梁之西尊經高閣與天齊蟾宮旌府登名士盡來借此上雲梯梁之南尊經高閣與天參金聲玉振登瀛客笑指瀛洲咫尺間梁之北尊經高閣凌天極人在和風化雨中百代難忘賢守德梁之上尊經高閣撑千丈奎聯東壁光射人會看文明新氣象梁之下尊經高閣如虹架創立成功勒鼎鍾百代芳名振華夏伏願上梁以後惟

我賢守褒旌進爵倩冠一年福壽多慶流芳百世俾此一方人文日盛道化天長家詩書户禮樂由正路居廣居海宇樂清平蒼生多吉慶上下咸新乎明德神祇永歆于幽馨五教克修三時弗害同登虎榜之士獨占鰲頭之英立德立功立言源源而出為公為卿為相滾滾而來庶不負賢守之嘉謀得以慰邦人之厚望此工師氏之祝頌乃王梁甫之代言

欽定四庫全書

吳都文粹續集卷十二

重立鬱林石記今呼為廉石

吳寛

石之產於吳者奇形怪狀不可盡述良工采之好事者賞之君子則藐之于此有石焉頑然數尺重而不奇蠢而不怪盡山中皆是物也良工棄之好事者藐之君子則賞之又從而貴之敬之視其物殆與魯璜秦璧等非物也人也蓋當漢末吳郡陸公績任于孫氏為鬱林太守相傳泛海歸吳舟輕恐覆取巨石為裝蓋其廉如此

公家婁門之內臨頓里之北石留民家至今猶存而埋沒土中僅露其背過者猶能指而稱之曰此漢陸公鬱林石也然未有表識之者今監察御史胙城樊君祉巡按吳中聞而美之謂知府史侯簡曰先哲遺物固宜表識且有可以風厲乎人者在顧其石僻在東城非官吏朝夕屬目之所其為埋沒等耳吾將有以置而立之侯以為然於是吳縣知縣鄺璠長洲縣丞王綸相與督役夫曳置察院之側作亭覆之而樊君為名之曰廉石石

始僻而通久湮而顯觀者閧然足跡不絕皆曰古之才御史必以揚清為事樊君此舉雖去之千四百年之久猶且揚之況其近者乎且御史之職在乎舉賢舉賢者可以激勸乎一時石之不朽雖至于千萬年可也其有功于風紀甚大且久惟昔南中有貪泉焉飲之者見寶貨以兩手攫而懷之物之能移人心如此今之廉石正與此戾自兹以往凡過而視之者其廉士固欣然摩挲愛玩以益勵其操若夫貪者將俛首赧顏趨而過之有不

勤心而攺行者尚得為人類也乎石之立為弘治丙辰四月越月而亭成樊君既題其楣曰漢鬱林太守陸公廉石復别琢石請予為記予美其事故諾而助成之

跋　　　　　　　　馬　錄

予讀廉石記未嘗不善樊柱史昭茲訓也嗚呼士之廉也猶女子之貞也女弗貞雖嫱施之姱蔡衛之伎國人且醜之士而弗廉雖才美肖管晏君子弗多焉何也則糴乎外而本之弗修也嗚呼吾觀陸績氏苦節哉可以

化士行矣夫弗訓則無弗攸鄉者上也訓而知之者次也訓而弗喻抑且甚焉吾弗知之矣孟子曰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立志夫人若頑懦品斯下矣且知化矣觀陸氏石而弗化焉者其性猶犬馬與我弗類也或曰記所云近矯也非所以訓也録曰過矣不渝于無賴者乎彼留犢縣魚雖非中庸然而令名施于後世夫矯者訾之是佐貪也予故美夫樊柱史昭兹訓也謂其可以風凡為吏者也不但蘇州而已嘉靖元年二月吉汝

南馬錄百愚撰

鬱林石　　王賓

喜無人運去平泉猶臥來時舊宅邊清白曾沾使君化到今不點汚苔錢

鬱林石在婁門孫吳時鬱林太守陸績罷政歸官廉無裝舟輕不能道海取石為重世愛其廉號鬱林石弘治丙辰四月御史樊祉曳置察院左以亭蓋吳寬記

建吳井洌泉亭記　　施清臣

侯國而隸蘇郡往跡而邇僧居故西接橫山治平梵刹之傍吳臺並峙吳井沸流近闕之佳境也粤自姬封斗野都據具區季葉侈泰縱無限之欲夷山之巔碧鱗參差以巍其層穴原之腹翠甃周匝以寬其汲左氏所謂吳夫差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珍異是聚遊撫前載蓋莫容問矣然山不可移則兩臺未泐地不可改則一井未湮有臺以娛已有井以蓄衆一千九百餘載所以僅存也顧瞻此井埏土內甓潭焉一規衡石外圜觚焉八銳

旁留識勒模款可辨首建唐楞伽殿後重修吳朝大井
乃廣明九年二月箋演僧茂乾為之記法鏡禪師初造
其寺井則吳誌言當橫山艮位越來溪四百步隋開皇
十年越國公楊素築城後之唐刻顛末如此去井南百
步又獲深沙亭錄神變相記雖在沈瘞略無剝蝕亭則
大中六年六月當州刺史奏置此寺於上方收拾餘材
創立神守攷此寺環于山井屬于寺皆昭昭也乾道壬
辰相國周益公南歸錄繫日記行至石湖云初吳王築

姑蘇前後兩臺為城三重遺基儼然夫差西施宴遊之
地此言臺也遊楞伽治平寺門外八角大井視闌刻字
隋初平陳楊素徙吳郡于此近地尚有新郭之名其後
吳人不安復還此城此言井也刱之于吳則井為臺設
浚之于隋則井為城用豈細人能私哉葢興替藉曩昔
而為鑒形勢因天壤而並存一草一木計古者必記之
方策又豈流俗能識哉迨熈寧中里有胥輩佃其地為
塋迄今一百七十餘載掞後冒先廣包臺井治平主僧

義超越訴諸節府發運夏卿趙公目擊廣輪力誅其欺由墓之外悉歸之寺義超求叙端倪余曰貳守吳愛棠奕葉正直庚子厄數十有二政種種加恤捐餘幣一百八十萬緡以代夏賦股肱郡最此特泰山之毫芒耳抑豈算沙能喻哉復畀木章粒斛結屋庇井親以洌泉扁之山靈川后俱賀其遺相與作證云公名與篤今兵部侍郎知臨安府淳祐二年清明日施清臣記

至德廟舊碑　失名

平江府臣等照得近據本府進士章康葉輔之周應午胡淳蔣恢李潛等三百餘人狀伏見吳之建國自泰伯始至德稱于魯論因心著于毛詩此意相傳由仲雍至于季札所宜血食百世以主神人廟故在閶門外實漢永興二年郡守麋豹所建吳越錢氏徙之城中本朝守臣若梅詢孫覺輩凡有所祈靡不響答元祐間賜廟額曰至德後郡守請封王爵詔進至德侯渡江以後守臣沈度更新祠宇曾公幾為之記逮吳淵到郡雨暘必禱

隨禱輒應楊簡復大書孔子無得而稱一章以詔來世今者幸遇知府待制侍郎力掃妖巫禮崇命祀去秋大雨而歲不為害去冬大雪而民不告灾今春嘗以歲致禱而自夏及秋雨暘時若昨者民心憂旱朝旨祈年郡守奉行滂沱大應人皆知燥濕之得宜高下之並稔而不知皆神賜之無窮也竊見在法應有德行而因水旱禱祈感應之處長吏以聞制加封爵今泰伯封曰至德侯宜申請朝廷更加褒贈使此邦之人知全吳之地福

德流被端有由也

吴都文粹續集卷十四

新建韓蘄王廟記　　胡纘宗

自金人南牧長驅中原宋板蕩宫車流播二三臣懐杞包之忠而勁陰挫之南轅脱輻越鄧泣新時則蘄王効武宣忠遯夷忘死返麾而北拳勇神機晟亶潰裂彼夷之旋我和之招宋室不復豈皆天耶王諱世忠字良

臣延安人也卒于越葬于吳故吳人祀之王初應募虎
捌而梟磔視夷腊也扶銀州咎之雍睦之青溪劇燕山
揚滹沱舉濬挾淄樹趙之屏撕西王獨與金角據其雄
扺魚臺擣黎驛經河洛鏺内難于平江至魚梁殲之提
甲八千扼江之衝讐十萬騎鋋走無音轢閩建蘄豫
章覆河南開軍受降掩大儀嚮十之八嘬而封之執楚
之臂絕淮之吭城高郵塞泇口崇山陽敵乃慓縮而祭
荆大小百餘戰主辱臣死請當其重還兩宮復疆土之

言慷慨激烈錦衣驄馬勒兵文和金人宵遁何其偉邪
夫金方慓熾上慘下黷恟恟莫敢攖王以孤壘相當梏
其觸而醫其鋭龍潭渡而都無標烽山陽城而江無飲
馬時非王固魚肉吳炎宋其奈何故中興之功以王為
首王之功於吳為大至其撫論斥和政府之揖檜為側
目爭武穆之事不得乞身湖山徜徉謝世以全首領此
其忠有餘而智足稱也忠勇之號夷夏是欽天資人違
史臣歎息河山之誓太常之銘實闕周典易世報功禮

亦勤矣乎蓋浮圖之說昭代兼容其道雖夷爲民則夏
其習雖別爲子則同世多奪而逐之其道未光也今玆
之規祀得有廟僧不失廬可以悠久且寺云韓宇亦代
移世革矣在他室或有阻難而良定輩安然趨若舍金
伽而事忠哲可不謂賢邪可不謂賢邪則夫郡縣諸公
前倡後繼樂躅其役豈非風一勸百之道哉

吳都文粹續集卷二十六

題畫　鄭允端

青松極塢是松花去去仙源路不賒便好解衣衝水過洞中午飯熟胡麻

題虎山橋圖　前人

春湖萬頃玉溶溶橋上春山翠掃空神女月明珠遺浦仙人雲曉笛迎風花枝香霞琳宮外草色青迷紫洞中思挂一颿凌絶頂看圖翻愧賦難工

吳都文粹續集卷三十七

范氏復祖塋記（此在河南故不錄）

陳基

故宋太師魏國范文正公以上三世墳墓在吳縣之天平山至公之薨始葬洛陽萬安山母夫人謝氏之兆其子監簿忠宣恭獻侍郎以下三世皆祔焉中更靖康之亂子孫之在吳者弗獲以時展墓唯顧瞻山河北向流涕而已我世祖皇帝混一四海列聖相傳誕敷文德而尤惓惓焉致意於古今忠臣烈士有功於名教者故公

克與天下之名山大川前代之聖帝明王並登祀典每歲仲丁有司祇奉中牢致祭惟謹可謂盛矣然亦不過即天平之白雲以寓其高山仰止之意而萬安之原至太中八世孫國後僅一至其處同知徐君景孺為復侵地亦存什一於千百自是闕

吳都文粹續集補遺卷下

平江北禪大慈教寺大通閣記

前集賢直學士中順大夫揚州路秦州路使兼勸農事
趙孟頫為文并書丹篆額
晉處士戴顒捨所居宅為寺在吴郡齊門之内法詢法
藏等習天臺教之地也始名北禪既又改乾元宋祥符
初錫名天慈而扁曰大慈教寺

石倉歷代詩選卷六

謝朓 字玄暉陽夏人

別王丞僧孺 案謝朓集中多附載王融詩故諸本多二名互見今亦遵全唐詩之例兩存

首夏實清和餘春滿郊甸花樹雜為錦月池皎如練如何當此時別離言與宴留響已鬱紆行舟亦遥衍非君不見思所悲思不見

石倉歷代詩選卷五十九

張籍字文昌蘇州人

將軍行

彈箏峽中有胡塵天子擇日拜將軍蓬萊殿前賜六纛

還領禁兵為部曲當朝受詔不辭家夜向咸陽原上宿

戰車彭彭旌旗動三十六軍齊上隴隴頭戰勝夜亦行

分兵處處收舊城胡兒殺盡陰磧暮擾擾惟有牛羊聲

邊人親戚曾戰沒今逐官軍收舊骨磧西行見萬里空

幕府獨奏將軍功

石倉歷代詩選卷一百四

天津道士

夢石李武贈李愬

聳轡排金闕乘軒上漢槎浮名何足戀高舉入煙霞

石倉歷代詩選卷一百十三

王氏

贈李生

念子還相思見環重相憶願君永持翫循環無終極

石倉歷代詩選卷一百九十

真德秀

挹仙亭

漢宮葦籞皃㫖㫖濟南梓柱陰扶疎富平家人正媮樂安昌帝師工獻諛子真東南一尉耳黄綬淒涼百僚底手持短疏叩天閽義激丹衷淚横背翲然一朝徑拂衣

愛君無路空依依人傳九江已仙去吳門再見是邪非
神仙茫茫那可測上帝從來賞忠直天上果有驂鸞人
合領羣真朝北極自從舉手謝世間千年白鶴何時還
玉簫聲斷杉檜冷秪餘丹竈留空山谷口之孫古膚使
亭斸青冥挹仙袂耿耿應懷貫日忠飄飄豈羨凌雲氣
我來快讀華星篇清徹毛骨風泠然何當結茆最高頂
一榻容我分雲煙

題來青館

客夢成時夜向闌幽泉挾雨響潺潺清魂便覺超塵世何況真栖巖石間

贈夏君宗禹

虎頭自合取侯封好為明時立雋功却謝玉關班定遠早陪芝嶺夏黃公

石倉歷代詩選卷二百五

附戴昺詩 字景明

五倚言

麥熟鍛磨麥熟鍛磨村南村北聲相和大男小女總欣欣煑餅蒸糜任渠做鍛磨鍛磨莫等閒去年糠粃無得餐

石倉歷代詩選卷二百十八

吳龍翰

嘉禾舟中

趂得東風便千錢買一舟嘉禾三日路陰木四山秋野色絨詩思鷗鶄替客愁煙波渺無際是處可盟鷗

石倉歷代詩選卷二百四十一

貫雲石 字浮岑有酸齋集

蘆花被 并序

過梁山泊有漁翁織蘆花為被僕欲易之以綢者翁曰願以詩輸之遂賦果却紬

採得蘆花不浣塵翠簑聊復藉為裀西風刮夢秋無際夜月生香雪滿身毛骨已隨天地老聲名不讓古今貧青綾莫為鴛鴦妬欸乃聲中别有春

佺閲蘆花被詩因和一首

輕如阿縞軟于綿疊上匡牀野性便一幅瀟湘全勝畫五更風雨不成眠迴文豈藉秦娘錦席地將仝子敬氊白露蒹葭堪作伴伊人猶在夢江天

石倉歷代詩選卷二百四十七

成廷珪

送郭仲安貢察院

捧檄上京華清才世共誇封章不起草健筆自生花燕市千金馬天河八月槎看君冠獬豸好為觸奸邪

曉出錢塘門

出城聊適意草樹碧紛紛一雨破清曉四山生白雲僧居緣嶺出樵徑過橋分明日重攜酒來澆和靖墳

石倉歷代詩選卷二百五十六

朱德潤

遊梁溪暮歸

古樹呼風作雅音石梁溪渡景沈沈山横宿靄曉晴薄人倚曲欄秋思深潁水空遺黄鵠恨茂陵多感白頭吟栖遲莫厭歸來晚明月驚烏繞故林

石倉歷代詩選卷三百十九

楊榮

次會州

樓堞連雲地勢平昔年曾此築高城平蕪渺渺當時路古木蒼蒼舊日營笳鼓聲中涼吹發旌旗影裏夕陽明雄關已息烟塵患一望平蕪大漠清

石倉歷代詩選卷三百四十二

高璧

謁余忠宣公祠

乾綱不振元祚微神州陸沈昏霧迷奸雄奮起爭割據蛇虺散亂妖狐啼中原無主嗟鹿走百二山河竟誰有將軍獨力保江淮誓與生靈同死守手提一劍登城埤義旗四指風雲馳賊舟環柵如蟻附七年不解睢陽圍辛勤百戰膂力竭援兵不來糧亦絕倉皇自刎氣難平碧池流徧萇弘血誰言一死志不明乾坤萬古懸精誠妻孥皆知報李芾士卒亦復從田横一朝真龍起淮泗

挽取天河濯殭職招撫流離哀國殤立廟千年表忠義我來弔古臨江臯落日燐火明蓬蒿一杯拜奠出門去哀歌未斷悲風號

石倉歷代詩選卷三百五十一

附胡直

送邊將還舊鎮

去家長城本舊丘旌旗西上路悠悠朝吹出塞羌人笛

夜坐籌邊古戍樓飲馬直從青海上射鵰還過黑山頭

玉門關上思歸老定遠應辭萬戶侯

石倉歷代詩選卷三百八十六

王越

西樓

西樓多雅趣閒處看人忙把酒待新月捲簾留夕陽春

風花氣暖秋雨竹聲涼俯仰成遺跡公輸夢一場

石倉歷代詩選卷四百二十四

呂㦤

按嘉興府志呂㦤字秉彝文懿公原之子也繇中書舍人遷禮部主客司郎中琉球乞歲一貢又西番僧欲繇福建漳州回本國公持議皆不許省有司經費以鉅萬計遷太常卿集累朝故事為條例上該寺利便十二事悉見施行生平宅心淳厚丰儀藴藉喜讀書著作至老不倦有九栢集若干卷子言字伯時以

蔭補官所至咸舉其職云

石倉歷代詩選卷四百四十八

李夢陽

秋懷

龍池放船他年事坐對南山憶往時紫閣峯如欺太白昆吾山自繞皇陂雙洲菡萏秋堪落亂木蒹葭晚更悲谷口子真今得否攀雲騎馬任吾之

其二

慶陽亦是先王地城對東山不窋墳白豹寨頭惟皎月野狐川北盡黃雲天清障塞收禾黍日落谿山散馬羣回首可憐鼙鼓急幾時重起郭將軍

其三

要荒本意慕華風將校和戎反劇戎遂使至尊臨便殿坐憂兵甲不還宫調和幸賴惟三老閲實今看有數公聞道健兒今戰死暮雲羌笛滿雲中

其四

大同宣府羽書同莫道居庸設險功安得昔時白馬將橫行早破黑山戎書生誤國空談裏祿食驚心旅病中諸域外連憂不細急將兵馬備關東

其五

曾為轉餉趨榆塞尚憶悲秋淚滿衣沙白凍霜月皎皎狐城哀笛雁飛飛運籌前後無功伐擁轂分明有是非西國壯丁輸輓盡近邊煙火至今稀

石倉歷代詩選卷四百五十四

邊貢

人日華泉子者適遊薊門傷其别而不得見也余于是賦車遥遥以招之

車遥遥向何許去君只尺地不得一相語憶昨與君遊大梁署雲拂蓋流塵黄回頭轉睞復幾日草木零落飛嚴霜山中獨行歲華晚煙留月繼誰能返逸客長懷阮嗣宗仙翁却弔羅公遠聞君五月登嘯臺何郎許子相

徘徊酒酣清歌眺白日萬里颯颯長風來人生得此亦自樂何用苦教纓冕縛不見昔時賢達人強半遺蹤在卭壑車遙遙將奈何太行積雪寒差莪贈君七尺紫藤杖並屐閒尋安樂窩

石倉歷代詩選卷四百六十

遲日未亭午初程一舍過村邊斜入市橋腹暗通河乳
鵲鳴爭樹耕夫說種禾行逢寒食節最好是晴和

石倉歷代詩選卷四百八十

陸深

十二日復得雨大足七疊

浪博虛名媿此心真成三日雨爲霖溪聲一夜添新漲
雲氣千峰結晚陰喜極翻嫌歌管脆病餘渾怯酒杯深

窗前最愛芭蕉響疑有人傳太古音

石倉歷代詩選卷四百九十七

傅汝舟

早起

睡起聞啼鳥推窻日色紅鳥飛已不見摇動一作曳一枝空

舟行揚子江

枕上聞叫號千帆列江面江深不見底江沙直如線

咏雪

清晨雞喔喔茅檐白於玉怪殺捲簾人枝枝花出六

對月

今夕是何夕涼蟾破雲碧我欲登瓊樓天階不盈尺

即事

有客來遠方贈我以雙鯉中有尺素書未讀心先喜

有感

軒車如雞栖駿馬亦如狗不如泉石間一醉傾千斗

題友人松竹圖

老龍攫空雲蒼蛇走幽谷中有往來人杖策聽泉玉

舟中書所見

江水何空濛千山怒奔赴欲作江山圖誠恐筆難措

四六法海卷四

杭州謝放罪表 蘇軾

職在承宣當遵三尺之約束事關利害輒從一切之便宜曲荷天慈不從吏議中謝伏念臣早緣剛拙屢致憂虞用之朝廷則逆耳之奏形於言施之郡縣則疾惡之心見於政雖知難每以為戒而臨事不能自回苟非日月之明肝膽必照則臣豈惟獲罪於今日久已見傾於衆言恭惟皇帝陛下睿哲生知清明旁達委任羣下退

託於不能愛養成材惟恐其有過知臣欲去一方之積
弊須除二猾以示民特屈憲章以全器使臣敢不省循
過咎秪服簡書眷此善良自不犯於漢法時有貸捨用
益廣於堯仁
老學菴筆記云東坡守杭法外刺配顏巽父子御史
論為不法公雖放罪而巽竟以朝旨自便自是豪猾
益甚有司按治輒劫持之曰某官乃元祐奸黨蘇某
親黨公形狀牒監司郡守得牒畏縮解縱乃已大觀

中胡奕脩為提舉鹽事得其姧奏之黜竄化州籍没
貲産一方稱快按蘇集作顔章顔益

四六法海卷六

代為張茶馬啓 方岳

奏最藩宣易司榷牧卧雲而逼象緯榮分東壁之光摘
山而市駿蹄益固西秦之圉𦲷官味甘苦永心秉塞淵
出秉兩腋之清風已親法駕勒回中道之奔電掃扞渴

羌茲揚春山之旗久擁東方之騎非環非玦上有雙鸞載馳載驅駕彼四牡取月團三百片之羨包以緗奩供天子十二閑之須爛如雲錦佇頒鳳夸趣龜龍旂其有味溪芽無心天廐烹玉澆過秦之論徒抱渴塵篇雲作徠漢之歌更觀逸足

謝李承旨啓 袁桷

五載辭榮已安初服一朝出命遽復舊氈三已何慙重來有覥竊以太史編摩之所翰林清切之司貴慎簽而

熟於憲章尚精敏而達於事勢欲取倜儻絕羣之士將
貽落魄無檢之譏苟崇依回寡言之人必致脂韋不稱
之弊原昔養才於館閣之地蓋當責效於廟廊之時文
治日興皇猷淵默委諸元宰於以彰衡石之無偏詢於
輿言足以知芻蕘之可擇克謹天戒慎簡乃僚肩摩足
累之徒揚鞭而避巖棲穴處之隱接淅以來矧聲教久
敷於朔南而忠信可行於蠻貊拔茅以彙采葑不遺有
如苦窳之蹤亦與陶甄之選茲蓋伏遇某官精忠貫日

盛德格天高宗之得傅巖營求諸野成湯之於伊尹學
焉後臣彌窮成性之存存益著匪躬之蹇蹇以匡王室
其代予言惟宮府一體之意深念君臣同心之會罕顧
因知己庸敢竭愚難得者非常之機易失者不次之遇
方今輿地紀載悉歸於梯航觀闕會朝相望其冠蓋東
漸西被上際下蟠法過寬則煩擾而不安赦愈多則姦
婾之滋幸理錢穀雖號為俗吏當究其出納之源議禮
樂實本於儒生孰明其沿革之理同風俗以合志尚敦

朴素以去奇衷言舉斯心可運諸掌然文盛必有武弊而陽長尤懼陰來積薪憂然非賈誼之過計前籌借箸乃張良之遠謀和羹難壹其酸鹹成錦易工其萋斐有懸高鑒奚假謏言桶累世詩書百年簪笏與銅臭而同傳敢謂未然為私注以自怡不幾於侶當朱門炙手之日乃清林散髮之秋著書期身後之名謦欬遂山中之樂恩蒙乘傳非所據以屏營技止操觚將何為而報謝僉承明三入而奚補望天門九重而莫通大書特書執

筆難施於青簡一命再命循墻深愧於素餐曷稱獎提

惟肩樸直玉堂獨掩恍江南送客之情懷衡宇載瞻形

穉子候門之夢寐願安靜退以盡感藏

桷在詞林嘗移疾去官仍以翰林學士召入集賢

西漢文紀原序

宛陵梅禹金穎敏博聞著作甚富并所纂輯諸書久已行世而文紀一編上下千載沈瀾百家裒文選之遺綴衆集之闕尤其生平精魄之所淵注士林艷之雖付剞劂尚未奏功及泰而止余取兩漢亟為參閲以督其成因敘其簡端以為文章之道與世相推者也世若轂轉文若軫旋乃耳食者不蘄論世即文衡文於是陸機摽

巧於雙美劉勰約體於文心應瑒疏意於敷華顧况歸旨於蹠實德裕取材於靈氣斯皆獨照一隅罕睹衢路安能於風會之外窺其所以然哉夫人有誠然者於中文特其所以文之耳惟文以文之則意不能無首尾語不能無呼應格不能無結構者詞與法也總不能脫離其誠然者以為詞與法就其中之誠然自有與古人近者即天下之至文在焉非有所依傍也如漢之蒯通隋何酈生陸賈遊說之文也而近國策鼂錯賈誼經濟之

文也而近管晏申韓司馬相如東方朔吾丘壽王譎諫之文也而近楚辭董仲舒匡衡揚雄劉向説理之文也而近六經司馬遷班固范曄紀載之文也而近春秋左氏詞與法可謂盛矣要其人率皆華實相副能効其用於國家以故後世稱為近古何也古無文人之名文即史史即經至春秋列國競詞命以相勝始覺其有為文之意竊因是而尚論唐虞之際禹稷契咎繇各以其職成天下治及陳謨矢訓靡匪心法即靡匪至文夏商而

後周文獨盛孔子嘆其郁郁至於論禮樂輒曰從先進者益憂夫文勝之有所必至而莫之或繼也及觀七雄之世狙詐成風機變百出人心風俗有不忍言方是時家騁雕龍人矜白馬辭於一時之文人墨士謂非周家文勝之極有以釀成之乎漢興承秦火之餘文字無所祖述乃復返彫為觚因文求質而諸人之勛業爛焉世風之美後人亦復稱為近古方漢高帝定天下不愛真王徹侯之印以求賢當時治才自蕭曹韓彭而外終西

漢之世名垂竹帛者不可勝紀光武感二龔諸賢之事友莊光而褒卓茂後來抗節矯志之士鱗次冊書而名節成於風俗此其人不盡以文著也而莫不究其實以裨益人國雖謂兩漢之盛炳烺千秋不在文勝可也沿至魏晉六朝浮蕩波靡又繼之矣夫華之與實必繼者也彼造物者之於此也香者不色色者不香即華不予之以全也繁華者不實多實者不華即華不盡予之以實也惟今操觚家既香矣色矣亦又繁矣而玉卮無當

寶鼎難烹競侈懸門不羞覆瓿風會之流亦可槩見然則今茲所患豈獨在文已哉漢去古未遠天下藏書未盡出當武帝時尚若百家欲絶其道勿使並進今倘辭者滋益多所稱殊方者何啻百倍此文章之極弊而心術政事未有所歸也深世道之憂者將使之彬彬然文不滅質庶正采耀乎朱藍間色屏乎朱紫於以潤飾鴻業軼兩漢追三代以上遡唐虞所云繼之者此亦其時也若夫兩漢之紀自司馬班范而下十有數家劉知幾

稱荀氏漢紀為最優其餘各具一代一時之事均宜並存是編亦當與之不朽矣旹崇禎癸酉陽月古鹽陳泰來撰

宋文紀卷四

王景文拜中書令詔 宋泰始起居注

王言之職揔司清要中將軍丹陽尹王景文夙尚宏簡情度淹粹忠規茂績實宣國道宜兼管內樞以重其任可中書令

手詔王景文 景文見後

景文以江州當徙鎮豫章不果徵為尚書左僕射領吏部加太子詹事不願還朝求為湘州刺史不許上手詔譬固辭詹事徙中書令徐羨之字干木王宏字休元殷景仁小名鐵

尚書左僕射卿已經此任東宫詹事用人雖美職次正可比中書令耳庶姓作揚州徐干木王休元殷鐵並處之不辭卿清才令望何愧休元毗贊中興豈謝干木綢繆相與何後殷鐵耶司徒以宰相不應帶神州遠遵先旨京口鄉基義重密邇畿内又不得不用驃騎陜西任要由来用宗室驃騎既去巴陵理應居之中流雖曰閑地控帶三江通接荆郢經塗之要由来有重鎮如此則揚州自成闕刺史卿若有辭更不知誰應處之此選大

備與公卿疇懷非聊爾也

又手詔

泰豫元年春上疾篤遣使送藥賜景文死因手詔曰

與卿周旋欲全卿門戶故有此處分 並南史

梁文紀　　總集類

梁文紀原序

寓内一㓗也其氣常在文章有鼓㓗之人則其呼吸立見人知乎建昭明以佳公乎於鉛槧中攝魂名魄而不知老瞞涉獵讀書阿衍千載百氏實首唱之英雄歟世横槊賦詩儒雅旁求懸金諧闕其鼓動之氣一也曹氏父子虎睛虹貫蕭家父子蛟采霞鋪而說者以爲簡文湘東當在乎桓休烈之上江淹沈約不與陳琳吳質爲

倚則風會靡流太音巧浭勢不得不然也宣城梅禹金
先生刻所摭文紀力不能任而海内同好者分任之嘉
蕈尹洞庭使君任梁紀先生隻筆開五岳之峯萬卷洗
雙丸之照衺屈布衣龍潜田畯予昔令姑孰曾布交臂
之知而尹使君玉山秀映金鏡冰寒學問則左史三閭
吏治乃河陽勾漏予昔使蕪關曾有傳觴之雅今茲來
者冢孫太鴻以其家秘出之枕中玄賞公之四座要亦
氣意應求文章有神交有道矣抑余有進說焉今日之

木痾已極淫蛙吠蛤月可汗牛然往往拾清遠之餘唾以角勝場而其賢者伊唔行卷醉胡嚶夢朝脫墨而夕殺青天子方重憂之屢詔廣厲徵求以宏博實用者挽回八代安得起先生於九原使其經邦華國以竟三不朽之事人琴忽杳惜哉崇禎己卯十月立冬日山陰友弟王思任頓首題

文章辨體彙選卷一百十八

徵臣身切時艱疏　劉宗周

臣因病乞骸奉旨回籍於七月初一日辭出國門行至天津始知北邊失守首震陵園遂破昌平而南下職不勝摧心欲絶者久之因卧疾津城月餘烽火往來南北所過州縣無不殘破伏惟皇上上厪列聖之痛下切百姓之仇當不知如何焦勞日與在廷臣子薪膽共誓職又不勝痛絶比聞漸已北去臣乃稍稍解維離津城而

南駐交河地方回瞻天表愈增馳戀敢遂以蒭蕘一言為當宁獻職惟我皇上注意邊防自己巳以來無日不綢繆未雨而邊境之禍一至於此追原禍始張鳳翼小有才而器識不足久已溺中樞之職矣一旦東兵闖入偵探無聞調援不速動成束手行間之任益非其人可知矣朝廷又從而嘗試之卒至於敗事不聞政府有主持兵垣有封駁則當事諸臣有不得辭其責者而職以為此非一朝一夕之故也往者己巳之變坐誤國者衣

崇煥一人其他不過為法受過耳有小人者競起而修門户之怨舉朝士之異已者槩坐以煥黨因日中蜚語次第置之重典或與削籍去自此小人進而君子退中官用事而外廷浸疎於人主馴致人人解體事事規卸文法日煩欺罔轉甚朝廷日隳邊政日壞以有今日之禍實己巳以釀成之也且夫以張鳳翼之溺職中樞也而與之專征何以服王洽之死以丁魁楚等之失職於邊也而與之戴罪何以服劉策之死諸鎮起勤王之師

争先入衛者幾何人而不聞以逗遛蒙詰責又何以服耿如杞之死而今也幸以二州八縣生靈結一飽颺之局則廷臣纍纍若若可幸無罪矣更何以謝韓爌張鳳翔李邦華之諸臣或戍或去豈昔之一為異日驅除者今不難以同己互相容與予於是而知小人之禍於國無已時也昔唐德宗謂群臣曰人言盧杞姦邪朕甚不覺群臣對曰此乃杞之所以姦也職每每反覆斯言為萬世辨奸之要故曰大奸似忠大佞似信我皇上聰

明不世出之主也其於賢奸之辨何有不燭照數計然職覲頻年以來皇上惡私交而臣下多以告訐進皇上錄清節而臣下多以曲謹容皇上崇勵精而臣下奔走承順以為恭皇上尚綜核而臣下瑣屑推求以示察凡若此者正似忠似信之精竊其用心無往不出於身家利祿而皇上往往不察而用之則聚天下小人立於朝而皇上亦有所不覺矣人才之不一也非無才之患而無君子之患也人人知有身家而不知有君父知有利

祿而不知有廉恥則亦相奉為全身軀保妻子之計而已矣此今日國事之所以敗也夫今天下即稱乏才亦何至盡出一二中官乎而皇上每當緩急之際必倚以重任此臣前日已陳覆轍方亟亟更絃之不暇而乃者三協有遣通津臨征有遣蓋又重其體統等之總督中官總督將置總督於何地總督無權將置撫按於何地撫按無權將置司道守令於何地是蓋以封疆為嘗試也且小人於中官每相比以相為引重而君子獨岸然

有心自異故自古有用小人之君子而終無黨中官之君子皇上誠欲進君子退小人為今日決消長理亂之機而獨用中官以察制之此明示以左右袒也當是時乃有明於治理者起而爭之則天下之昌言也職意以我皇上即不遽用其言亦何至并逐其人而御史金光宸竟以此一事逐若恐傷中官之心者猶非所以示天下也嗟嗟言官亦何負於國乃者唐藩拜表而勤王亦有愚徐生之徙薪者乎大師擁兵而不戰亦有問李勉

之口事朝廷者乎其他觸邪止佞南昌之尚方亦自不乏其人而往往逐之以去遂致天下頷寒蟬結局之狀平居無犯顏敢諫之臣則臨難無伏節死義之士此天下事之所以日壞一日而不可為也嗚呼八年之間誰秉國成而至於是臣不能為首揆溫體仁解矣語曰誰生厲階至今為梗體仁之謂也仰惟我皇上念治亂圖修省以進君子退小人為挽回世道張本於是植人才以資幹濟開言路以斷大獄仍請亟罷三協通津之使

專一責成中外諸臣各修職業不致再以國為僥倖則宗社生靈實式憑之而體仁所以為桑榆之收者庶幾在此乎不然而徒事苟且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一日戎心叵測捲土重來天下事尚忍言哉職以羸病去國之身非不知緘默可以自全然熱念今天下安危呼吸之日江河滿地總無拔生之路如臣不言又誰為我皇上言之也

文章辨體彙選卷二百四十

論曹爽　司馬懿

臣昔從遼東還先帝詔陛下秦王及臣升御牀把臣臂深以後事為念臣言二祖亦屬臣以後事為念此自陛下所見無所憂苦萬一有不如意臣當以死奉明詔黃門令董箕等才人侍疾者皆所聞知今大將軍爽背棄顧命敗亂國典內則僭擬外專威權破壞諸營盡據禁兵羣官要職皆置所親殿中宿衛歷世舊人皆復斥出

欲置新人以樹私計根據槃芽縱恣日甚外既如此又以黄門張當為都監專共交關看察至尊候伺神器離間二宫傷害骨肉天下洶洶人懷危懼陛下但為寄坐豈得乂安此非先帝詔陛下及臣升御牀之本意也臣雖朽邁敢忘往言昔趙高極意秦氏以滅吕霍早斷漢祚永世此乃陛下之大鑒臣授命之時也太尉臣濟尚書令臣孚等皆以爽為有無君之心兄弟不宜典兵宿衛奏永寧宫皇太后令勅臣如奏施行臣輒勅主及黄

門令罷爽義訓吏兵以俟就第不得逗遛以稽車駕敢有稽留便以軍法從事臣輒力疾將兵屯洛水浮橋伺察非常

文章辨體彙選卷二百四十一

報徐子與

累奉遠牘知足下之爲閭慮至深也前使者以軍書至僕即進言督府即傳檄汀兵還汀矣督府雖罷遣歸猶

欲立之師長亡事則農有警即舍耒而刃僕因極言汀不可一日亡兵兵餉復匱乃云非即欲餉之姑羈之耳且言二千石善為理也足下其竟何如哉武平報山寇復起信有之則汀何待焉吾輩既不能長驅中原飲馬河洛乃使持戈負矢周旋羣醜盍談之矣海寇大都多華人華人狡善紿夷福清之陷也蓋華人先其夷於睥睨間守陴者覩其夷也遂驚而逸既陷華人乃又先之紿夷以獄此帑藏也夷遂呼其類數千人闖門以入見

其纍纍然繫者以為守藏卒也詰帑金何在不得則縛而刃之乃華人已羣入藏中負其數萬金走矣夷窮亡獲遂環山而掠即敗絮腐糈亦喜而内之囊中人言此何寠而貪也不知華人負之矣及其敗也其俘咸夷華無一夫被創者華人亡論負其國乃又負夷今且多持其金驕其妻子沽酒啖肉嬉遊閭巷矣此何稱編氓哉為今之策先策華人夷可不策而定不爾者亂無已時也而策華人即僕亦罔知策所從出足下謂勿詰其漁

商者誠是也但今之漁商者有司何能詰之詰亦亂不詰亦亂其意以為漁商者猶勞且費也不漁不商不勞不費持大刀走數十里便可得黄金數斤狎美婦人數十揚揚而去我兵畏睨豈不愉快得意哉此華人之心即蘇張復出不能移易之矣而欲一有司名號之復固知其難也假使諸葛司馬諸君復出不知亦作何狀足下所使代謁督府者僕命之寀之羣屬咸無一人至者唯足下裁之吴生何詩寄我一讀

文章辨體彙選卷二百八十七

世史正綱序　邱濬

世史正綱曷為而作也著世變也紀事始也其事則記其大者其義則明夫統之正而已董子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非道非義功利雖大曷取焉或曰自孔子作春秋之後大事有呂氏之紀綱目有朱子之筆將奚用此哉曰呂氏之紀記其大而或兼夫細也朱子之筆筆其正而或專其統也愚惟錄其大而已

細與小不屑及也取其正而已而統與否不暇計也然則有所見乎曰有聖賢之書婉而正婉則難知有學者之書顯而直直則易見愚為此書直述其事顯明其義使凡有目者所共聞粗知文義者不待講明思索皆可與知也茍或因是而馴致夫賢人君子之地則夫賢人君子婉而正之書亦可由此而得之矣然其宏綱大旨要在立君臣之義在原父子之心夫君臣之義其體統在朝廷君君臣臣正也君不君臣不臣則人紀隳國不

可以不正也父子之心其傳序在世及父父子子正也父不父子不子則人道乖家不可以不正也本家以立國正國以持世而一歸於人心道義之正則人極以立天地以位上天所以立君之意聖人所以立教之心其或在此乎蓋天生人而於人之中命一人為君以為天下主闡教以立人極脩政以安人生其生安然後其極可立雖然君之所以為此者非君之自為也承天意也能承天意則能受天命受天命者必奉天焉奉天者必

秉誠以事天天垂象以示君必致夫精禋感格之誠必謹夫象緯災異之故如是則天人合一凡號令政教之施禮樂制度之具刑賞征討之舉無非以為民而已為乎民所以承乎天承乎天所以安其位也然君於此豈能獨力為之哉亦由夫小大內外之臣以為之腹心股肱耳目爪牙焉君總於上臣分於下各盡職以釐庶務畢同心以奉上君必統夫臣臣決不可萌非分之望男必統夫女女決不可當陽剛之位如是則大義立矣雖

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必正而後國定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是故父有天下必授之於子子居天位必受之於父父非真堯舜子非真朱均必不可以與舜禹子非真武王父非真西伯必不可以舍伯邑考隱攝桓位不可也宣傳繆位不可也父之所予必子心之所安子之所承必父心之所願非的見夫大義之至決不可以行權非真有夫必歸之誠不可以言假授受取與必原其心原其本心之初於序必順於理必正於心

必安以此正名以此定位既定位心端其本由是講學以正心正心以脩身脩身以端其本則夫婦有别昆弟有序諸父有舊諸舅有義族人咸屬莫不予焉以有禮將見身正而令行家和而福生行乎上而效于下篤其近而舉諸遠矣是則大而一世所以綱維之者國也中而一國所以根本之者家也家則内和而外順國則上令而下從極乎一世之大則華夏安乎中遐荒衛乎邊各止其所而不相侵陵則人之所以為人者相生相養

各盡其性各全其命一順於道義之正而不徇於功利之私是則所謂雍熙泰和之世夫然後人君中天地而立為人物之主者其責盡矣上天立君之意於是乎為無負而聖賢所以著書立言諄諄乎垂世立教者亦於是乎不徒托之空言矣是書始嬴秦庚辰之歲滅六國訖於齊世道之始變也終皇明戊申之春彗出掃於昴天道之終定也首尾凡一千六百二十有一年書成用皆書卷端以示夫當世與後世之賢人君子

文章辨體彙選卷三百二十

忠節録序　虞淳熙

友人徐子出先巨翁録使序之余讀焉為蘇蘇隕涕焉嗚呼炎運告殂北風南襲邉人突于廣宫壘綴塵于毳幕脣濤猶壯兵井未湮何渠無一二懐沙自沉之士以英潔表中原哉而掉狐尾入雠敵之儔呌號北去若組繫然人心固盡死耶巨翁獨一文學帥其子女委身于火不死于水死之身死心乃故不死以能圍翰内華搆

建天宇洗濯腥穢開張人綱今吾猶及逢之矣夫忠孝何心不死之心也賊臣賊子載其行尸幾一息不絕以游于世其為鬼魅魍魎豈待誅夷之日而苟稱不死所不死者溘然長逝闕滅于奸逆之水火而莫之知避不亦岐伯氏所為大惑疾者耶巨翁矢焚溺其身拯萬世姦逆之夫于水于火無論不死庶幾上藥靈劑帝以為司命者而世謬謂輕死若夷齊固輕死也耶嗚呼食人之食者死人之難吾有月儷于若女食焉皆果然以飽

列列寒泉潰吾腹視之吾何憖哉身之弗惜而髮膚所寄令各殲盡無畱血屬終元之世有徐氏子孫非巨翁志矣如是乃真能不死以生天下之死人故天聶騰贊巨翁之神儀在也良史列傳巨翁之行履在也我聖主驅敵蕩充而一時諸公題疏摛文闡其埏道扇其方風是巨翁不死之資不死之地在也而後乃令其遺子孫忍死元天延殘枝以供采蘋之役者莫不皎皎巖巖象琦崧之節則天之所以食巨翁而巨翁寧顧問哉嗚呼

宋鹿窮奔妖猲前逼翬華凋委于絶島金紫汨沒於洪淵浮尸十萬天地無色諸臣有靈相與抱痛瓶之先識慨赴甕之發鑿素車方來對泣井床之畔華津聚景尚有人乎徐鬼食而趙鬼餒會我曾孫黯然消魂矣徐子偷是録也者能為宋史一出石渠天禄間固以報巨翁也

文章辨體彚選卷三百七十

醫無閭山勒功銘跋 汪道昆

余大閲遼東多其師武臣力既是上捷力請乃遣右司馬勞行閭則又屬銘醫無閭如燕然右司馬敬諾乃索工勒銘者余簡羅伯符從行既銘而還余且歸者伯符奉中原鞭弭亦且十年迄今右司馬以太宰歸伯符猶故吾耳嗟乎燕然著矣顧不知勒者何人籍令操筆一稟于孟堅孟堅以死乃若過醫無閭者人人知有伯符猥云不失故吾伯符幸矣

文章辨體彙選卷三百八十一

薦陞三疏　朱長春

疏曰謹爲大明國浙江湖州府烏程縣三碑鄉八都二啚玄棲道院奉道修醮弟子朱元素本名長春洎家眷等恭爲仰格三元昭靈超宪遵述法音虔修齋醮上報玄貺下拔迷魂以掃宿魔永護道真事伏以道徹幽明信法寶超離之有契理齊生死徵靈曹復報以無差匪公匪私何言不酬無大無小有願皆豁旦旦赫赫人心

炯在天觀冥冥迷迷神力超通鬼道白日青天方寸盡
纏世業夜臺玄府錙銖不爽人間唯德善能迸命迴天
唯皈依可憐遇消業惟情塵空盡則萬緣凡障總遂情
除唯道業貞圓則三刼沉迷咸隨道轉已徹靈響仰證
三辰卒偕陰符下超九土伏念弟子元素入道勤逾十
載持行苦歷多魔敢云仙藥圓成漸覺嬰胎靈異今蒙
昭覽敢隱肺腸憶自少年為都美丈夫或是往刼來風
驂才子邂逅幾逢投果翺翔思當弋鳧幸塵軀護以鬼

神每發情止乎禮義洎乎壬午秋月下妓曰陸
三品同蘇小絶世傾國尤物移人憐才有白頭文君之
吟相士有鄭安青衿之賦薦寢忽焉七夕捐佩允矣三
星期渡銀河來參金谷割髮要盟日月致身行附雲霄
士當粹裙之始方資靖獻以澡身官多納履之微敢咏
狹邪而淫德嗣爾參商旦誓萬鼓流言鳳皇臺下臺中
鴛鴦別羅堂上抱布二三之刺我亦懟之聚衣伯叔之
將子其遠矣夢醒巫山無復雲窓過鳥獨音悲蒿里空

傳玉骨下黃泉幻景何存愛波已絶自此盧中苦思六載海上泥塗一官病骨垂亡道心堅發清淨眷屬見在已散空華露水因縁過去頓弛塵網但纏千魔百難有動即迷遂悔半世三生無明造毒或一意傷和於卞姓或二口貿罪於初言或情債久通或恩關未斬雖無盜財殺命上犯天條亦自敗理惱情下垂人願存是讐家没爲怨鬼不料諸天降惡乃起匹夫含寃結害生恩撫心善背恨士也不思反是怨狙且乃見參差昨歲風閒

可憐長跪對天而經雉今朝清景怪猶帶索向我以流珠定中晝現忙廿年青鬚頻當時夢裡辰逢遺償一兩白金故物必焉獨悟炯以延眸哀此對譚宛然在耳自傷性急敢怨仙郎但說道成應起下妾正是中元齋度之日

送下三官考較之臺手書救死三符目見判生一紙詞曰雖彼恩愛之私亦汝牽纏之業心雖無累事涉有因

曾參即不殺人伯仁豈非由我既已道出人間亦當功超地下理應昭雪法度沉淪准出寃途超生人劫乃有

鬼引陰尸槊槊注頸余揮星劍烈烈當胸斬開雙結永斷寃繫之繩劙出五臟盡剖相思之癖形擲以投空響砉然遂滅諸此幻怪赫著靈光永以解除冥超鬼趣念道力之非幻荷神鑒之有昭敬啟齋壇肅承玄況拔彼三塗滯魄輪轉化城消乎寸念徑魂鎰空丹府一飲清涼水何悟火坑苦纏連長縈摩尼珠覺霧障頓生宣朗秋來各别爾我無寃伏願豎固法身從此逍遥自在流傳世口厤以慵濟羣迷凡諸苦海衆生同視神天相報

凡有貪著即結情癡凡有恩纏即成讐對凡鬼責即在人心凡陽善即通陰果寃寃不錯念念難期黑山法掃人間白法岸登天上

文章辨體彙選卷三百九十六

辨統論中　方孝孺

正統之說立而後人君之位尊變統之名立而後正統之說明舉有天下者皆謂之正統則人將以正統可以

智力得而不務德修矣其弊至于使人驕肆而不知戒舉三代而下皆不謂之正統則人將以正統非後世所能及而不勉于為善矣其弊至于使人懈怠而無所勸其有天下同也惟其或歸之正統或歸諸變統而不可必得故賢主有所勸而姦雄暴君不敢萌陵上虐民之心未爭綱目之作所以誅暴止亂于前而為萬世法也立一法而不足盡天下之情偽則小人將馳騖乎法之外而竊笑吾法之跡是孰若無法之愈乎故正統以處

其常而參之以變統然後其變可得而盡也朱子之意曰周秦漢晉隋唐皆全有天下矣固不得不與之以正統苟如是則仁者徒仁暴者徒暴以正為正入以非正為正也而可乎吾之說則不然所貴乎為君者豈語其有天下哉以其建道德之中立仁義之極操政教之原有以過乎天下也有以過乎天下斯可以為正統不然非其所據而據之是則變也以變為正奚若以變為變之美乎故周也漢也唐也宋也如朱子之意則可也晉

也秦也隋也女后也而亦不謂之為變何哉蓋正統則處之以天子之制變統則不得並焉正統之君非吾貴之也變統之君非吾賤之也賢者得民心得民心民斯尊之矣民尊之則天與之矣安得不貴之乎非其類無其德民必惡之當時惡之後世以其位而尊之則違乎天矣故不得不賤之也貴不特于其身而又延及于子孫雖甚愚不肖苟未至于亡國猶尊之以正統之禮賤不特于其身而其子孫雖有賢知之才亦不能揜其惡

夫如是而後樂取明夫如是而後勸戒著姦邪息

文章辨體彚選卷四百九

韓愈論　蘇軾

聖人之道有趨其名而好之者有安其實而樂之者珠璣犀象天下莫不好奔走出力爭鬭奪取其好之不可謂不至也然不知其所以好之之實至於粟米蔬肉桑麻布帛天下之人內之於口而知其所以爲美被之於

身而知其所以為安此非有所役乎其名也韓愈之於聖人之道葢亦知好其名矣而未能樂其實何者其為論甚高其待孔子孟軻甚尊而拒楊墨佛老甚嚴此其用力亦不可謂不至也然其論至於理而不精支離蕩佚往往自叛其說而不知昔者宰我子貢有若更稱其師以為生民以來未有如夫子之盛雖堯舜之賢亦所不及其尊道好學亦已至矣然而君子不以為貴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之汙而已矣由此觀之聖

人之道果不在於張而大之也韓愈者知好其名而未能樂其實者也愈之原人曰天者日月星辰之主也地者山川草木之主也人者萬物羣生之主也主而暴之不得其為主之道矣是故聖人一視而同仁篤近而舉遠夫聖人之所為異乎墨者以其有别焉耳今愈之言曰一視而同仁則是以待人之道待遠裔待遠裔之道待禽獸也而可乎教之使有能化之使有知是待人之仁也殺之有時而用之有節是待禽獸之仁也若之何

其一之儒墨之相戾不啻若胡越而其疑似之間相去不能以髮宜乎愈之以為一也孔子曰汎愛衆而親仁仁者之為親則是孔子不兼愛也祭如在祭神如神在神不可知而祭者之心以為如其存焉則是孔子不明鬼也儒者之患患在於論性以為喜怒哀樂皆出於情而非性之所有夫有喜有怒而後有仁義有哀有樂而後有禮樂以為仁義禮樂皆出於情而非性則是相率而叛聖人之教也老子曰能嬰兒乎喜怒哀樂苟不出

乎性而出乎情則是相率而為老子之嬰兒也儒者或曰老易夫易豈老子之徒歟而儒者至有以老子說易則是離性以為情者其弊固至此也嗟夫君子之為學知其人之所長而不知其弊豈可謂善學邪

莊節婦傳

吳國倫

太史公嘗悲巖穴之士名湮滅而不稱嗟乎巖穴之士

猶有稱者而獨處身泥垢若所謂男而胥婢女而婦奴即有奇節不得冒青雲之士以傳豈賤其人而羞稱之乎夫管仲父之舉甯戚也以婢知其詩周大夫有其婢賢為能忍辱甘死以全其主父母不可謂細行矣曾不得少概見至如翟家婢青死其主女即因主女見列由古及今其不得有所因而稱者又何可勝數乎予所聞里中莊八兒死節事竊不勝其悲矣八兒郡富口人莊寗女寗父祖三世為莊家奴遂冒莊姓八兒年十六嫁

劉學良學良亦人奴子越一年病卒葬舍傍八兒執喪甚哀日舉案進食哭奠於墓屢絶復甦久之爲舅姑所厭欲嫁之八兒以死拒又数月有少年傭耕者見八兒悦之求爲贅婿其舅姑業已納聘而使八兒母從更之八兒自度不能抗佯許焉傭遂爲期以請至期八兒與其姒方晨舂私謂姒曰明日不相舂矣姒不觧其意少頃又與市易簪曰他日見簪毋相忘也姒益疑之至暮忽改新粧出見舅姑舅姑不知其訣也以爲將受婿而

喜之須臾入室自經死夫八兒以人奴子為人奴婦至微賤矣又年少質弱即依違其舅姑非有門閥可損賓訓可辱也顧獨視再適為汚而甘死若飴茲不凜凜丈夫女哉彼以富人子而有文君名人子而有文君豈得與八兒論貴賤哉語云金生沙礫珠出汚泥信矣信矣

歸氏二孝子傳 歸有光

歸氏二孝子予既列之家乘矣以其行之卓而身微賤獨其宗親鄰里知之於是思以廣其傳焉孝子諱鉞字

汝咸早喪母父更娶後妻生子孝子由是失愛父提孝子索大杖與之曰毋徒手傷乃力也家貧食不足以贍炊將孰即譏譏非過孝子父大怒逐之於是母子得以飽食孝子數困匍匐道中比歸父母相與言曰有子不居家在外作賊耳又復杖之屢瀕於死方孝子依依戶外欲入不敢俯首竊淚下鄰里莫不憐也父卒母獨與其子居孝子擯不見因販鹽市中時私其弟問母飲食致甘鮮焉正德庚午大饑母不能自活孝子往涕泣奉

迎母內自慚終感孝子誠懇從之孝子得食先母弟而
已有饑色弟尋死終身怡然孝子少饑餓而黃而體瘠
小族人呼為菜大人嘉靖壬辰孝子鉞無病而卒孝子
既老且死終不言其後母事也繡字華伯孝子之族子
亦販鹽以養母已又坐市舍中賣麻與弟終緯友愛無
間緯以事坐繫華伯力為營救緯又不自撿犯者数四
華伯所轉賣者計常終歲無他故才給蔬食一經官事
耗其母錢終始無慍容華伯妻朱氏每製衣必三襲令

兄弟均平曰二叔無室豈可使君獨被完潔耶叔之亡妻有遺子撫愛之如己出然華伯人見之以為市人也贊曰二孝子出沒市販之間生平不識詩書遭罹屯變無恒産以自潤而不變其行斯亦難矣華伯夫婦如鼓瑟汝威卒變頑嚚考其終皆有以自達由是言之士之獨行而憂寡和者視此可愧也

文章辨體彙選卷六百五十四

重建勅封昭靈張龍王祠碑　屠隆

張龍王諱路斯唐進士宣城令也宣城令則曷為龍也斯所謂玄同者也夫陵烏蠐螬物有必化而況玄聖神明之德乎真人託寄於物而獨化於無方且躡靈虛而消揺乎抱氣而守神夫氣抱則景繹景繹則亡不之矣神守則罷癈罷癈則亡不化矣故崧高為申甫安知申甫之不復為崧高也傳說為列星安知列星之不復為傳說也人知柱下史著五千言出關而西也不知夏商

而前道玄鬱華庭成録圖務成尹 闕

其爲用大矣聖眞託焉玄

德宅焉靈變出焉體混泥塗而功配亭毒之則萬物

立稿而沫之則四海含潤所採者玄而及物者鉅故易

號龍德厥位六焉六者何德玄同也張龍王者世相傳

賴上人益焦氏臺之故宅也乃紀所稱緒九九子之事

則大奇矣而近於誣六合之内顧何不有也誣也乎哉

隆以旱禱於王故祠不崇朝而雨再登王祠則又大雨也靈氣於昭乎烈哉於是邑人為王改築宮祠焉而屬予為之記

文章辨體彚選卷七百二十四

陳同甫王道甫墓誌銘　葉適

志復君之讎大義也欲挈諸夏合南北大慮也必行其所知不以得喪壯老二其守大節也春秋戰國之材無

是也吾得二人焉永康陳亮平陽王自中亮字同甫童
幼時周參政葵請為上客朝士白事參政必令揖同
甫因得交一時豪俊盡其論議隆興再約和天下欣然
幸復蘇息獨同甫持不可婺州方以解頭薦著中興五
論奏入不報後十年同甫在太學睨場屋士餘十萬用
文墨少異雄其間非人傑也棄去之更名同復上書至
再天子始欲召見倖臣恥不詣已執政尤不樂復不報
又十年親至金陵視形勢復上書陛下試一聽臣用其

喜怒哀樂之權鼓動天下上顧内禪決矣終不報縣是在廷交怒以為怪狂前此鄉人爲讌會末胡椒特置同甫羹胾中盖村里敬待異禮也同坐者歸而暴死疑食異味有毒已入大理獄矣民吕興何北四毆吕天濟且死恨曰陳上舍使殺我縣令王恬實其事臺官諭監司選酷吏訊問數歲無所得復取入大理衆意必死少卿鄭汝諧直其冤得免未幾光宗策進士擢第一既知為同甫則大喜曰朕親覽果不謬授建康軍簽判同甫雖

據高第憂患困折精澤内耗形體外離未至官病一夕
卒哀哉葬家側龍窟馬鋪山世所謂陳龍川也自中守
道甫岸谷深厚山止時行所歷雖知名勝人或官府高
重逆占其無憂當世意直嬉笑視不與為賓主禮一日
赴丞相坐有餽鹿至請賦之韻得方字搖膝朗唱曰世
間此物多謂馬寶亟還宜出上方相慘愠亟入復出出
入數四客惶恐不自得道甫神色不異飲啖自若以此
甚不悦於流俗乾道四年議遣歸正人伏麗正門爭論

且言今内空無賢外虛無兵當網羅英俊廣募忠力為中原率坐斥嶶州毎應試皆陳實策無一語類時文或笑曰此劉子也然竟亦得乙第中書舍人王藺薦於上藺上所厚得召對上壯其貌親其言改官為籍田令又使舉其所知將用矣以諫官蔣繼周疏罷上徐怖差通判郢州道知光化軍還朝光宗曰壽皇以卿屬朕姑為郎相伴予公謝臣已累壽皇不敢復累陛下固請知信州復召以王恬疏罷知邵州以謝原明罷知興化軍以

高文虎罷是其人之於二公非有睚眦激發之憤膚奏嚐螫之苦也相傳以嫉望風而忌爾然二公自料苟其志不復君之讎慮不足挈諸夏合南北固不與之並立矣則進退離合之不相容亦其勢也然黨偏而方隅亂說勝而白黑混至使旁觀不敢平論後世不能分別又足悲夫道甫既罷與化而死始道甫樂仙壇山北之原即其地葬焉外戚擅事累世必其危漢者劉向耳宦官擅事累世必其亡唐者劉蕡耳以窮鄉素士任百年復

雖之責余固謂止於二公而已彼舅犯先軫識略猶不到公子勝新垣衍奚由知之余固謂春秋戰國之材無是也雖然上求而用之者也我待求而後用者也不我用則聲藏景匿而人不能窺必我用則智運術展而衆不能間若夫疾呼而後求納說而後用者固常多逆而少順易忤而難合也二公之自處余則有憾矣同甫稱信州韓筋柳骨筆研當獨步自謂不能及又歎今日人材衆多求如道甫髣髴邈不可得蓋亦指文墨少異者

言之猶前意也今同甫書具有芒彩爛然透出紙外學士爭誦惟恐後則既傳而信矣道甫乃獨無有是信而不傳也鮑叔管仲友也鮑畢而管貴美在叔也王猛薛强友也王顯而薛晦過在强也同甫得無以死後餘力引而齊之使道甫亦傳而信乎是以併誌二公使兩家子弟刻於墓若世出則碑陰叙焉銘曰

哦彼黍離孰知我憂竭命殫力其爲宗周嘉定十四年正月日

古詩鏡卷十三

謝靈運

西陵遇風獻康樂

我行指孟春春仲尚未發趣途遠有期念離情無歇成裝候良辰漾舟陶嘉月瞻途意少悰還顧情多闕哲兄感仳別相送越垌林飲餞野亭館分袂澄湖陰悽悽留子言眷眷浮客心迴塘隱艫栧遠望絕形音靡靡即長路戚戚抱遙悲悲遙但自弭路長當語誰行

行道轉遠去去情彌遲昨發浦陽汭今宿浙江湄
屯雲蔽曾嶺驚風涌飛流零雨潤墳澤落雪灑林邱浮
氛晦崖巘積素惑原疇曲汜薄停旅通川絕行舟
臨津不得濟佇檝阻風波蕭條洲渚際氣色少諧和西
瞻興遊歎東睇起悽歌積憤成疢痗無萱將如何

古詩鏡卷三十五

庾信

羽調曲五首

定律零陵玉管調鍾始平銅尺龍門之下孤桐泗水之濱鳴石河靈于是讓珪山精所以奉璧滁九州而賦税乘三危而納錫北里之禾六穗江淮之茅三脊可以玉檢封禪可以金繩探策終永保於鴻名足揚光於載籍

太上之有立德其次之謂立言樹善滋於務本除惡窮於塞源沖深其智則厚昭明其道乃尊仁義之財不匱忠信之禮無繁動天無有不屆惟時無幽不徹作德心

逸日休作僞心勞日拙自非剛克掩義無所離於勦絕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二十四

魏文帝集

營壽陵詔

禮國君即位為椑存不忘亡也昔堯葬穀林通樹之禹葬會稽農不易畝故葬於山林則合乎山林封樹之制非上古也吾無取焉壽陵因山為體無為封樹無立寢殿造園邑通神道夫葬也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見也骨無痛痒之知冢非棲神之宅禮不墓祭欲存亡之不黷

也為棺槨足以朽骨衣衾足以朽肉而已故吾營此邱
墟不食之地欲使易代之後不知其處無施葦炭無藏
金銀銅鐵一以瓦器合古塗車芻靈之義棺但漆際會
三過飯含無以珠玉無施珠襦玉匣諸愚俗所為也季
孫以璵璠斂孔子歷級而救之譬之暴骸中原宋公厚
葬君子謂華元樂莒不臣以為棄君於惡漢文帝之不
發霸陵無求也光武之掘原陵封樹也霸陵之完功在
釋之原陵之掘罪在明帝是釋之忠以利君明帝愛以

害親也忠臣孝子宜思仲尼丘明釋之之言鑒華元樂莒明帝之戒存於所以安君定親使魂靈萬載無危斯則賢聖之忠孝矣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亦無不掘之墓也喪亂以來漢氏諸陵無不發掘至乃燒取玉匣金縷骸骨并盡是焚如之刑也豈不重痛哉禍縣乎厚葬封樹桑霍為我戒不亦明乎其皇后及貴人以下不隨王之國者有終沒皆葬澗西前又以表其處矣蓋舜葬蒼梧二妃不從延陵葬子遠在嬴博魂而有靈無不

之也一澗之間不足為遠若違今詔妄有所變改造施吾為戮尸地下戮而重戮死而重死臣子為蔑死君父不忠不孝使死者有知將不福汝其以此詔藏之宗廟副在尚書祕書三府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二十六

陳思王集

七畧

纘典禮於辟雍講文德于明堂刪流俗之華談綜孔氏之舊章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二十九

王粲集

太廟頌三首

操為魏公加九錫始立宗廟令粲作此頌以享其兆始名曰顯廟頌後更今名

思皇烈祖時邁其德肇啟洪源貽燕我則我休厥成聿

先厥道丕顯丕欽允時祖考
綏庶邦和四宇九功備彝樂序建崇牙設璧羽六佾奏
八音舉昭大孝衎妣祖念武功收純祜
於穆清廟翼翼休徵祁祁髦士厥德允升懷想成位咸
奔在宮無思不若允觀厥崇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四十六

傅咸集

芸香賦序

先君作芸香賦詞美高麗有覩斯卉蔚茂馨香同遊使余為序

叩頭蟲賦序

叩頭蟲之微細者然教之輒叩頭人以其叩頭傷不祥故莫之害也

蜉蝣賦序

讀詩至蜉蝣感其雖朝生暮死而能脩其翼可以有興

遂賦之

奏彈司隸荀愷文

死喪之戚兄弟孔懷同堂亡隕方在信宿聖恩矜憫聽使臨喪詔未下而便以行造急諂媚之敬無友于之情宜加顯貶以隆風教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七十六

王融集

柳賦

眉絲學少女之嚬字葉表公孫之瑞

論藝

徑寸之珠能耀光于昏夜而不能施照于白日

古今禪藻集卷十一

元詩

錢塘懷古 入宋 越僧 悞

天定終難恃武功不堪雙淚濕東風百年南渡斜陽外千里西湖片雨中燕子來時龍輦去楊花飛盡鳳樓空倚筇曾向高峯望山掩江城霧氣籠

明文海卷二

南都賦　桑悅

臣成童時許國爲邑庠生年一十有九領成化乙酉鄉薦屢躡進士之京每見安南朝鮮進貢陪臣尋買本朝兩都賦市無以應臣私念我朝聖聖相承治隆唐虞而反無班孟堅張平子等頌德之臣非缺典耶是心日往來胸中奔走南北舳臨中尼去年春蒙恩除授本職訓課之暇頗有長晷因憶

舊聞行成二篇總若干言自起草至脫稿凡三閱月而成蓋臣之此賦經貞緯實不敢耕奇獵異故不待十年之久也雖以職卑不敢上進然傳示四方以及萬世兩都制度亦可考見一二云成化十有五年二月一日江西吉安府泰和縣儒學訓導臣桑悅百拜書于乾坤一寄樓中

明文海卷二

皇都賦　董應舉

昔宋人有作汴京清明圖者寓思頗遠穆乎有豐豫之警國家定鼎金陵成祖攺卜取象北極蓋示星拱之義燕以廹壓邊境顯揚威靈有警則烽火易傳地近則虩雷易震赫哉聖謨啟于世世矣侍御某公深得此意繪之縹素名曰積勝予反復流覽仰神聖之無競見皇圖之有奕撫卷吮毫不覺娓娓夫豐水貽謀商邑建福商周諸君子之所侈揚者也上林三都

亦極人才之致予雖才謝昔人而意各有為豈曰修
　目飾觀㬅靡蕩志云爾其詞曰
伊昔建邦實重上游扼險百二環顧中州漢鼎西奠宋
襲東周强弱斯判圖大其謀惟我國家開天闢地始基
于南彈其北旆天啓北土乃殖乃昌收虞都之疆跡應
箕尾之靈光天則有樞皇則有宅汛六百年之氛翳奠
億萬載之玉則控沙漠之絶域憑滹河之横駛枕居庸
標碣石左環滄海右擁太行鸞峙鳳翥翼其有京前則

涿鹿蜒衍黄帝之所戰蚩尤也後則追貊倚薄召公之所奄北國也蝕於元遼集於天邑躔日月之綺纚屹宇宙之軒廓臨制八方撣威六幕於是定鼎凝命正離燕翼卜郊立社經野建極闢四墉開萬雉黄道周亘紫垣閟侐鐀玉柱以擎天截金題之炫日嶔岑迢遞巀嵲盤躍奇端門之太極耦乾坤之清寧文華武英論道承明亦有離宮別寢閑館崇臺環列星布棊置蘂排顯靈祈祥奉先思孝皇極東躬東宮啓后長樂鐘聲昭陽樹色

椒房掖庭璇廬秘室亦有芳林茂苑少海蓬萊移天河於太液儀星渚之濴洄隱栖龍之綽約矯射鴻之崔嵬流覽目窮圖盡心顇外則百司庶府萬井千廛朱甍夾道甲第雲聯列肆霧織蹂轂摩肩沓沓璘璘横貫層騈則有游士飄纓任俠説劍擊筑快心市駿流羨月湔青樓仙游奇甸角刺僧廬浮屠隱見五方輳集萬貨波薦炫目薫心貞夫志變亦有殊方重譯通道造庭東則朝鮮句麗南則牂牁夜郎西則無戈月氐北則攣鞮烏桓

各以方物來享來王則有歲星之獸琉勒之獅騶虞繡虎元豹[illegible]犀觸邪獬豸猰貐駱駝翠鷺孔雀丹鳥奇毛又有霍山之玉大宛之珠魚腹之璜驪頷之寶鼉文珊瑚木難火齊賓布象簟錯落照耀斯慎德之所招實綏柔之明效也乃若重關屹嶭川原衍盈亭館相屬牙蘖相乘則有候門尹子抱關侯亂授管秉鑰望氣占星奉使出狩之軒分符弭節之車皂羽飾翠雲霓結旂曳慧星于落日綴明月于圓規走盧溝之危梁馳綠楊之琉

璃斥如電激疾若颷分應接不暇往來繽紛或解韁而偃息或望塵而載犇或風塵而爨或道汲而泉或駐騾而牧或饁餉而田或倚樹而笑或荷鍤而眠見稼穡之艱難知民食之所天至若轝金輦璧贔屓振颷黃封百道滕鐍千箱蹶馬仆車咽路轟罔椎膏吸髓塵瀆上方或鑿山而挑禍或航海而遺殃豈共球之所入盡貂璫之搶攘夫世無勤而不治欲無極而不荒地無大而不圮心無小而不昌雖累洽于列聖亦虞損於復隍嘗試

登高山望紫塞按圖記列職方居庸紫荊山海遼陽去京師其幾許時嶫岋于疆場蓋有永樂三犁宣德喜峯銘功瀚海天壤無窮英北狩而來復肅城守而張皇貢市成而甲鈍士馬飽而敵强吾安知夫戎馬之不郊欃槍之不芒甘泉燧而警漢渭橋薄而迫唐於是皇帝惕然思蹶然作奮然坐廟堂朝方岳闢四門進鞀鐸祠郊廟御講幄警桑杜勤錢鎛飭邊防疆戎索發内帑以犒士按英雄而圖略收出虎於檻穽還掃除于門閫實閭

闡惠中國歌舜紘之薰風舞堯階之干籥保金甌於無虞紹祖烈宗功於鑠焯將駕三五軼百王垂萬世等乾坤豈漢閈唐基所可測量而尋度也辭曰

天地昏蒙日月揭兮太行峛崺天造設兮襟海帶河背則碣兮四百重歸氣運竭兮建以為都皇則哲兮衆星所拱九有截兮萬國共球辰其轍兮岌鎮元冥驅庶孽兮殫威振靈復牙蘖兮天命不常誰能絜兮庚戌憑陵城岋隍兮糾糾干城誰為傑兮守在四裔三五軼兮郊

馬不生泉洌洌兮貔虎百萬烽烟絶兮曰愼德而修備萬世世子孫金甌永無缺兮

明文海卷四

漢宮春曉賦　徐世溥

孝武皇帝旣感子虛上林之事元光四年春晨游後宮意動趣駕召司馬相如爲賦相如進曰臣鄙人未覩宮中之實所稱雲夢上林徒意爲之且夫子虛烏

有又何足為天子道乎必不獲謝昧死請得縱觀宮中于是上詔宦者導從相如著籍得縱觀宮中三日既罷賜洗沐一月賦奏天子稱善傳示宮中贈遺累萬以相如為郎其辭曰

夫何春輝之窈窕兮滔喬喬乎依人被陵原以殊姿兮草木竊而懷新超逍遥以入宮兮歷阿閣而詎尋飈遠近其同芳兮善翩翾以窺矜摇嬖璫之參差兮羌孰辨其笙琴閬彼燕趙之嫮麗兮徂四序于閒深維風雨之

增欷兮既頹思于來祠曰明月其猶可想兮竊獨悲樂夫旭日之初臨始昭藐以睨牖今若含笑而流波纖躑躅以少進兮逞嫮顏而愈和遂偃蹇而抑人兮鋻旖旎之垂羅射網戶以返照兮璐階賴而生霞灼未央之崔嵬兮駁娑騎虹以駕梁蔣枍楮與發越兮竦犀杷而虛翔躋披香以經蔻若兮金鋪赩何煌煌煜千門之寶[illegible]兮青熒下上而連光煜先睇西盤之瀼露兮遂左陰而右陽于是鶡鷄罷舞交鶯變聲鐸傳長信鐘殷承明周

廬競鬬鞠若雷霆錦衾迴夢綺幄齊驚怯餘溫而戀枕兮欣初照而俄興佁儗怊悵淑態無方娟然揚眄光在屋梁苑者入幕蔓影侵牎潛理私束盥飾明妝脩鬟髢摘領裳端欹宜否纖悉審詳亦有宿倦未解獨弛珠簾薄裝舊襦幽靚自然然藝紈匪澣嫱鬋從偏就庳閾以仍憩兮披曼睩而猶聯紛斂緩之異性隨矜懈以殊妍爾迺颸霧縠鳴璆珮拂琳瑯步容裔逵洞房踐璊砌乍相見吐蘭蕙詢賞夢之若何兮論新飾之同異則有先

秋擣素秉旦漱衆懸練擬瀑搓帛疑霜或罥絡于針縷眇凝睇以抽思卒經夕之條蕊相栖翥之所宜誰與奕者遠識棊聲纖手稱敵並坐皇英云誰拼笑襭草羣嬉角多行罰秘異為私乃有連袂出遊三五為曹或俯鏤檻或眺靈霄攝裾防罥揄袖迎飄故遝叢兮謔侶乍隔葉兮相招同有望而期造惜棊履以擇蹊遵徼行而容與漾深竹之輕颸忽焉莞爾倩頰橫春折柔艷翳華簪鏡清流憺宜人乃賦香杭有凫鴛鶩振鷺暴羽孔雀賓

賜馴禽就食颯沓成行忘瞷飢之倆倆兮綽解泰以相
佯當日之班㭊洮之餘肅趨長樂溫室渠渠雕檐開膳
煥若神居白髮嚴藹婭娥侍梳悵盤桓歷諸殿瑞闈盡
開昭陽特掩見庭燎之遺爐知和鑾之流宴惕愴恍以自
憐哀芳煙之末散若洒絃桐既懌匏管繁與新謠競奏
關關嚶嚶淒若離鴻應霜汀雎若鳳戲兮雲中鳴蕭若
微風灌木挾蛩吟諧若雨澗潺湲雜松聲聞之者莫不
洸瀁溶漪緲緲怌怦故能使曉日為之緩午而浮雲不

生也或佻傜以巧笑或僊僊而姗舉或莊凝以正色或愔嫕而恬嫵莫不音度旋日停波之曲影貯桂棟杏梁之宇細腰臧理鉛粧萬千離宮別館三十六所羌為樂之多方兮諒難得而備數也亂曰盛年深宮淹家莫兮晼晚桑榆去人違兮春迴鮮榮如夢覺兮萬戶箏謳樂莫樂兮一人承恩兮羣翠嚬光瀲灔兮愁人心宮闕崢嶸兮日下遲烏負影兮昭陽飛楊梟烟兮蕊吐絲宮中春兮春不知

明文海卷七

忻秋賦　黄鳳翔

昔宋玉悲秋驚草木之揺落潘岳秋興悵四感之疚心曠世同然沉吟永歎夫時序代謝如環無端哲人達觀何地非適藉令嬰情塵網觸境生悲蕞爾微軀寧堪摧剥僕江南鄙人也通籍明時閒居巖藪玩漆園吏齊物之旨廓榮啟期帶索之歌兼之疆域既殊風光自別良辰美景盡屬清秋娱意陶情正當斯候爰作忻秋賦以傚反騷云

粤惟離德乘乾祝融庀職燀爀液金歊敲爍石慕層冰而昏焦据檽軒而汗赤纖絺徽纆重簟反側忽蓐溽之騁旟睹斗柄之西衡金風噓兮薦爽淡雲颸兮淒情滌朱明之煩暑振大陸之商聲鶗鴂唧而夜唱蟬蕭颸而晨鳴時則柘楢司燧嘉禾棲幽薜蘿之裳方新芰荷之蓋未偃波漾蕙葭庭匝苕蘚楓木藏舟荔奴盈棙大谷之梨實似瓜漢市之槐綠如雜橘柚綰黃於千樹蕙蘭留華於九畹動張翰之意鱠哦趙嘏之倚樓川原宵霽

紈扇作收江皐露湛砧杵何愁歌三疊而進酒西兒童之戴楸視彼劇飲於河朔真脱火宅與炎洲若乃烏鵲成梁雙星訂約方平饌括蒼之麟脯喬跨緱山之鶴纘元圃之長吟登舜岡以遐矚授化城之寶囊促銀州之繡幄綵女結縿於同心天孫墜梭於瓜閣至其秋光既半廣殿澄瑩武夷之仙樂騰響天柱之霖霧𣈶晴枚叟發興於觀潮周生梯雲於架繩庾亮裳之新曲泛溢亭之飛觥瑤壇締鸞簫之好牛渚集袁謝之朋又若遵渚

來鴻青霜凝漢佩龍長房之茱萸歌合尹娙之女伴賡
詩章於九井陳餐餌於颱館沙苑之靈禽摩空招提之
鵑花爛漫參軍對客而落帽徵士摘菊而把玩繄勝事
之駢集兮羨秋興之孔佳乃形神之瀟洒兮比銀河之
浮槎聊擊節以嘆賞兮酌五色之流霞曰三春之熙明
兮縱懽娛其奚加小乾坤而遨蕩兮樂斗室之盤蝸彼
塵緣之萍寄兮猶遂浪而摶沙徒惝怳而懶恨兮夫焉
識吾生之有涯

明文海卷八

喜秋賦 張燮

自宋玉秋悲潘安仁因之為秋興之賦古今慕効沿作蕭索情語余生長南天風景頓異授衣之月百草未腓搖落變衰殆屬早計又乃朱明苦暑忽逢流火之晨遂使神明開滌毛骨飄舉坐清涼之世界叶遠暢之颸流夫固賢愚老少所共沐也元度之風月都雅悅之之蒲柳幸存伸楮含毫起而賦之非敢牴牾

前人聊復申寫勝序云爾

惟四序之禪代遞萬彙而敷清涼嗣燠兮物遷離與兌兮候更爾其少昊執矩蓐收揚靈白藏屆節黃氣司禎雲翹舞兮樂奏土鼓籥兮寒迎天謂朗而蓋高氣因肅而秉成於是祝融驂解赫曦漸歇湯泉沸兮波不揚火雲馳兮新初轂則有商颷生野曭照映闕禁泫泫而蒙露宇湛湛而曳月爽氣浸乎琴尊涼緣被乎絺葛苟無雁其鬱蒸曾何嫖於寥泬方夫賓鴻曉出鳴蟬晝闔熾

蟀晚嘯熠燿宵飛澄響者咸叩淨妍者畢微籟咸時而共悅情在景以忘機又如芙蓉啟秀脉望奠芳猗蘭颺翠叢菊抽黃詎彫榮以頹潤尚含滋而未央趣遡之遼幽神王之微昌若乃迴峰複岫平原長坂林容未彫嵐光徐偃暑既寂而還踈寒似近而反遠挾杖頭兮夷猶編展茜兮清婉又如蒼葭遠浦紅蓼澄溪微波縐蜒回沫上隄沙收潦而浴鷗潮因風乎應雞或開襟兮叩舷或濯足兮扶藜別有華堂敞日高閣干雲水晶之簾半

捲翡翠之幔平分杯指顧兎之腹劍射斗牛之文邀公子兮款葛巾撫佳人兮搴羅裙綵竹并其雜奏簪珥墜其繽紛製荷緑而未殘搴榴丹而尚焚聞調鶴之驚嗷送别燕之離羣至夫山澤畸人潻雅快士炎威甫解清泠爰始披長簟之層陰揆扶桑之騰晷霜徹思遠之氷霧霽公超之里咸莫不條暢閒身霏微遠旨領略烟霞宕跌文史鷺作扇兮舞婆娑鶉裁衣兮懸徙倚撓不濁而澄匯清器有道而神無累蓋秋之始至也若出網國而

窺霄霏之野掠汚泥而試湃流之淵又若田畯苦旱徐滂沱而濡首旅人苦痒乍瀟洒以息肩熱中爓其肩火汗背息其湧泉比秋之將老也若御風既逝而終淹造氷已就而尚釋又若繁英漸脫𦆫倇墜而猶連嬌歌既轉韻欲終而堪摘既流盼乎澄鮮乃遨神於空碧秋色既滿秋聲亦匀布在金之盛德流大火於高旻彼夫謝愜石而變金素嗣凛凓而得陽春雖斗柄東西之異指乃風景和適之維均借輕颸而冒帷拂捐葉以激蔮五

色邵平之瓜千里張翰之蓴人意倍舒物態皆親若夫樹槐樹柘之殊宜祭烏祭獸之歧族機杼之纖暫催砧杵之聲駢速具足點綴勝場鼓吹清福疑婦嬾之不驚詎士良之可録於是倒如意命輕軸形度以離車名以麯原夫白鶴上山綠囊拭目登樓庾公觀濤枚叔銀河乘槎龍山墜幅羌異代之同歡似並蒔而相逐標秋事於中區娱日行之西陸

明文海卷十二

南粤賦　歐大任

嘉靖丁丑余經瀧口任將軍故城泝湞水問尉佗萬人城所在還登越王臺求秦漢遺跡於是作賦

鬱龍嵸嵬崔崱二雲以啓疆兮迤靡而望國門衝飈勃怒陰霾晝延皐衍莽没墉壘屈盤蒼龍左蹴葡鷮右騫差以驤騮攤之坎埏廓泬寥而閌閬窔玢璘而斑斕驅招搖以騰歷傾碣石於巑岏大海茫茫水之都兮奠百

粤而為邦渺漫澥汩澹沲滂溏陽侯沸以湧沸天吳九首而縱横駴雷轟以雹逐兮紛雪卷而嶽崩軒轅之邱鸞歌鳳舞而不下兮鵬扶摇而上征帆可引於蓬萊方丈兮安期羨門翩繽紛其來迎鼉黿鰕鰐吹呋而釀雲兮神龍天矯於天溟驫水馬而鬬犀牛兮鼊蔦族而裔祇潮甲子佛堂而東逝兮艨艟艅艎蔽海日以鼓行緊蠻揚之通闤族兮夷越鎮於楚庭循江漢以疆理於海兮周髀測景而南極明盼皐鄉梅里而不可即兮遐崇

溽而畸畛梅銷胡害介番陽而入秦兮適東井之聚星隱尉佗之代囂兮檄橫浦湟谿而戍兵烟火萬里兮澈中原絶嶺守關兮箕踞尊軺車走脣舌翻符節馳兮壐綬繫變魋結兮襲衣冠拜朝臺兮奉漢藩裝千金兮使者還海錯獻兮報賜膳於是封五嶠而奠區極十洲而斥境制關楗以徼邊并要荒以畫井荔浦桂林謝沐洭浜跂踵僬僥北戸比景引羸僂與麋泠覊雕題而繡領帶以龍編之城珥以零中之埂指甌駱以南麾擊荆吳

而北騁吪贔屭而突蛚蛸檦劈礰而觸螟蜓東治長沙曾何足以辱蕭斧兮呼豹象而役蛙黽踵嶺衿瀧而肘邪揩兮閶祛亘海浩乎橫流折箠以役屬百蠻兮黃屋左纛而威諸侯入朝請於咸京兮帝南武而娛游金鐵田罷之絕關市兮禁牝馬之與母牛士卒曾不得衣補兮何可以帶甲百萬而與漢仇職旅貢於上塗兮胡嬰齊猶雄長乎一州夜郎桐師之延緣巴賓兮枸醬溢乎濱瀛之市郵樛女在而終童死兮卒長纓之不可羈鼂

與蝦蟆之交鬭兮卜南海之兆師樓船出湞水兮江淮
十萬又下瀨而度灘馳狄道牂牁以會番禺兮揭陽逗
遛乎搴旗尋陿石門之鏖擊兮摧鋒陷堅而引麾漢聞
喜而獲嘉兮海氛蕩乎黄支霸基頹而冢社屋兮未百
年而亡之蔓草蒙翳荆棘離披宫闕已燬隍塹已夷高
臺為麋鹿之野巨浸為鵞鶩之池鶴乗軒而罷戰鸞呼
道而不馳旋風送而飛埃眯目兮寒蓬轉而蔽天洲塞
產以善崩兮波怒激而澶湲感往之抑鬱乎懷兮彼幺

麼之何足以涕漣嗚乎哀哉兮海壖非據江介可恫鯤壑無百二山河之險狗軹靡三千組甲之雄愧田橫於島上羞吳芮於鄱中恨廬至之已後惡狙詐之弗恭豈皐陶不祀信陵荒墳之足憤恍於故封哉誦曰陸梁之地秦守粵門鐔城疑塞南野餘干海外有截甲弩戍屯實闢南武獩貊通焉亭皐彌望緜亘百蠻翡翠珠璣象齒犀角白雉紫貝朱禽孔雀瑇瑁珊瑚琅玕琥珀丹砂空青神芝異藥服食之物各以千百飯稻羹魚蠏鰲蠃

蛤蘖麴鹽豉蹄角皮革桂蠹鮫衣錫越絲葛鐵冶鼓鑄刀劍灑削果布輻輳華卉珍芳甘蕉橘柚菖蒲山薑甲煎沈水楓脂蜜香離支龍眼橄欖檳榔匭入包貢充溢上方海賈什一國以富强建德不道餘善請擊伏波南來有征無敵强不可不儆盛不可不惕雍門有哀愴矣陳迹

明文海卷十七

孔泉賦 何喬遠

李大夫詹隱君以仲冬之日舁容鹿之輿張綷雲之蓋祭清源之山徘徊盤石之上弄清泚于雲竇觀漼洌之王界曰異乎哉自有造物以來即有此石自有此石以來即有此泉石坼而流泉泉生而出石不泡不湧含含脈脈不涸不盈汩汩劃劃於是何子振藜策而徐行躡芒屩而後至敬告大夫曰此孔泉也則有瀸濫異流沃汎殊出或酒醴之嘉名或貪盜之同嫉龍城有如氷之冷湖縣有爲鹽之質負立有不老之赤

泉神宮有長眠之英泌迅馬踐而忽飛猛虎跑而自滴雷平以田叔得名臨城以舒姑號實維此泉也上下皆石其中平裂其竅如瓴其眼如玦測之莫知其源瀉之不見其絶若須彌之納芥忽下墜而如屑如吴姫之壓酒承濺濺而可醱且夫在昔閩越保於泉山記在漢書是其處也且夫有漢荒落鮮少十里一堠則猶亭也千里一舍則猶齒鋸也而耳食之徒膠尚所聞輙以閩越之保聚歸之福州之彊禦如是則舜也至九疑以何因禹也穴會稽

而曷據老子何以有流沙之行而穆王何以有弇山之
御陋古前聞甘比荒述博雅君子顧審自出于是奉寰
宇之記呈海録之篇請大夫覧之大夫曰善哉爰命有
酒載酌載斟而遂言曰孔泉乎孔泉乎體既擬於臯目
義亦尊乎洙泗蓋孔觀之不舍非莊梁其同意于是明
月舒光泉流鬵沸大夫隱君復酌復盼爰歌爰咥少焉
海水應潮遠流漲天睇之靡極望之無邊而比泉滉瀁
皎好靚娟蓋君子語大則天下莫載語小則莫能破焉

明文海卷十八

虎邱看月賦　黄尊素

武林有客吴者邅逢八月之望吴公子邀之操單舸遊虎邱盖吴俗玩月大抵集此也至則綺羅竿文笙歌鼎沸月懸扶桑煙浮水際𦨕艑小艇縱横若鷗鳧之集于是攜飯飣尊斝靡薜荔以爲席有少年持檀板坐生公石起子夜之吴歌振激楚之餘風出潛魚于水底落山鳥于青松善洞簫者倚歌而和之吹幻渺激壯音嫋嫋餘響聞者沾襟興盡而返水澁

公子曰今日之遊樂乎客曰是何足樂也公子曰子豈以蘇臺空西施去夜月隨煙浪以滔滔故墟餘靡蕪以離離哉客亦睹夫勝趣乎蓋聞覽勝者不逞巨麗以為觀也得趣者不搜奇地以為歡也其山不必巃嵷崔嵬嶄巖紆鬱絶歸雁于碣石接飛鳥于暘谷其水不必洶湧滂濞控清引濁天吳命儔而嘯侶鱷魚鋸齒而四足其林不必棄夸父之策伏夔魖之怪擢本千尋垂條四蓋猿父哀吟其中冶鳥棲巢其界客試畧海島之巨觀現吾邱之餘態勃窣叢

薄之中道遥雲岫之槩過林莽背嶔歆平疇衍漾孤峰
逶迤周圍一里之内而名泉怪石古寺殘碑充牣其間
雖窮捜而尚遺況復霸國之遺烈名姬之斷魂晋人之
風流皆足以醒弔古之心脾試與子浮彩鷁掛錦帆振
衣盤虎之巔濯足劔池之瀾指點夫差之自用再見士
誠之偷安而層臺累榭跨谷彌山錦瑟鼓鐘漏徹更殘
都已付之斷腸芙蓉啼眼幽蘭事無新而不故人無感
而不靈聽經聲于木杪掘藥草于寒汀山山明月處處

秋聲撫鶴嘆息捫松傷情吾將邀孫登以長嘯命王子而吹笙斯時極人世之繁華五岳之竒險未嘗與虎邱有逕庭也客顧以蟻蛭蜂衙視之減虎邱之勝趣何睥晩吾姑蘇之甚乎

浙江觀潮賦 黄尊素

吳公子過武林當八月十八日油壁接軫繡韉盈途貟冠峩如大裾襜如士女皆觀潮而出城郭為之空虚主人謂公子曰此枚乘所謂恠異詭觀也盍與子偕往乎

至則錦帳翠幙山韜路織歌吹沸天紅紫錯爲波影山光攪雜彩爲一色其時纖塵不起水平如鏡渡頭往來漁歌答應車牛方喘于轉轂畫鷁初閒而下矴彼江干之士女既不異鷗雁之翔沙而衆口之喧囂又何殊鶩鶩之亂聽逮至審時定候日影已斜遥傳屢起中心揺揺恐陽侯之爽信萬目睽睽向海門而注視不戒而学聲收息阻向之喧囂不定者忽然如含枚而楔齒雖緜緜之微響亦澄然其入耳俄而一線横江天風颯然摩

滐目睛指點雲烟瞻言百里之外巳覺隱隱闐闐豈鼙鼓之動地或殷雷之在天方潮之初發也浩渺之區浮天無岸揭淡淡而東來雖洶洶而弗赦及其山雨廹脇沙潬中捍忽而受于拘束無所容其浩汗卒中怒而山立㡿太空之無絆天蓋撼動而欲移地輿震盪而似判吴山越山為之低昂不已亦恐其流轉而互換魚龍失勢飛鳥驚竄乃有狡童倇子百十為伍絳幘單衣馳騁波路持彩旗兮悠揚潮之神兮來何暮呈傀儡之妙戲

羌逞能以相妬耕父來天吳赴支祁按節罔象負羽孰不為之膽掉心寒彼且從容而沿泝已而潮上漁浦波澄如故主人曰廣陵之潮枚乘以素車白馬比之較之吾浙真不足齒矣彼吳潮者亦天下之能事哉公子曰吁夫潮者天地之怒氣也天地方怒而以供俳優之戲是為樂怒樂怒與樂哀等也昔蔡君謨有戒弄潮文子不知之乎而以風俗之陋者誇于四方也主人曰否否夫論事者考其原觀今者遡諸古昔越之敗吳習流二

千人戈船三百艘浙江固習水戰之所也降而錢王射潮以强弩此較射于波濤乃謂致師于水府彼氣機之翕張夫誰受其痛苦投箭笴以三千不過中流之東楚逮有宋之南遷也嘗以兹日水中講武殿司臨安金山澉浦水軍萬人巨舶千艫西興龍山兩岸如堵天子大閱簡别强弩分為五隊中權是主舞刀握槊節以金鼓炮聲滿江五色齊舉烟收炮息其散如雨凡今之美潮者賈勇售藝兵家規矩輕性命于鴻毛故能馮河而暴

虎其亦霸國之餘風非書生之陳腐所謂安不忘危而

子乃以俳優侮之耶公子語塞而退

明文海卷二十

弔南漢劉氏墓賦　黎遂球

予家板橋對岸有洲名北亭當五羊城之東疑即昌

華苑地先人有田在馬崇禎丙子秋田間有雷出奮

而成穴耕者梁父過而見之因投以巨石空空有聲

乃内一雄雞其中自伺守至夜盡聞雞鳴無恙于是率子弟入將大發之見有金人如翁仲之屬者數十舉之各重十五六觔其正處二金像冕而坐若王者與后之儀各五六十觔地皆金蠶珠貝箔之有鏡一自發光燭照暗中如白日寶硯一硯池中有玉魚能遊動其他異物尚多不可指識但先擕鏡歸來光動鄰舍亟碎之鄰人覺而爭往遂趨白官邑有司并拘繫之亟親臨其地視搜發一旦公私藉沒無餘其中

一棺即為掘者所糜骨齒稍有存者今其穴故在碑文隱隱可讀葢南漢劉氏塜也予時方在公車因鄉人後來者曽得之目見為形容甚詳嗟乎慢藏誨盗理固宜然令予歸耕斯田庶幾為長守得不發然以彼固曽南面稱王一時之雄而藏身若此卒以不保是可弔爾聞素馨塜在花田間去此不甚逺今不知何者為是必尚在也又胡不偕之少畱乎為述此賦噫嘻嗟乎伊何其龍蹝而杳杳冥冥兮潦與艸之依回

游人既不至兮綺紈寂寞而鐘鼓稀牛羊下上兮冀我禾黍水波汩没兮暮漁既散而螢飛飛寒與暑兮荒熱鳥歌兮樵蘇絶唱而疲歸望美人兮不見今與古兮焉知忽吹沸其如崩兮誰為君徙履躬匍匐而放洩兮長啟蘭湯既已穢兮長髮流漿雕虎不可為守兮何金人之顧女嗟竈句之不與啬兮惟璦璜是圖砥室長夜如白日兮魂耿耿其倏殆寶鏡既已碎兮金擧又空魄氣融畜其或能語兮不為君容翡翠被兮為烟駭血捬兮

俟乎下風爥珍怪兮君實何德乎他人愼藏畱兮羌自獻而又不得從臇㒵醇漿不以祭兮淹酡醉而逼迫風飀飀其來下兮徹心骨層城言言兮非故宮木葉落兮日夕虹橋蜿延以流花兮憺復照以花田之明月挹蔗漿兮行遠道采露花兮佩香草蓼岸紅兮流浩浩松柏兮青青伊何為兮食人腦吳宮鶴舞兮人氣遝侵驪山邀曠兮底沈沈高臺歌舞兮渺不可憑又何怨兮今之人亂曰朱趺翠蓋翩其艷兮葩房便娟山鬼怨兮長劍幼

文雄無敵兮靈氣如雲潰金石兮配德三五恒昭昭兮即鹿無虞在屯爻兮

明文海卷二十一

哀賦 周應賓

哀賦悼亡兒也余止獨子弱歲早凋雖人命有期而天性難遣愧無東門之達懼有西河之譏爰述此篇以暢厥意古稱溺者必笑余實似之其體本諸恨賦

其義比諸勞歌云爾

有生必死有死必哀試望蒿里孤冢纍纍誰不閔陳根而喟嘆攬洪樹以低徊矧余愛子茹恨而死别高堂兮顑頷棄寡妻兮稚齒行冉冉而不歸情惻惻其何已古者西河哭子爰喪厥明雖有嫌于過戚固無害于深情延陵習禮葬子嬴博遠封右以三號亦難忘乎骨肉童烏九齡厥有異資胡苗矣而不秀致子雲之皎而茂宏子亡實踐妖夢緊瓜葛之縈情每還臺而必慟故知死

有千端哀有萬類自古及今何可言既乃若門祚衰薄嗣息伶仃甫叶熊羆之夢遽傷蕣菌之英零雨亂兮春花落浮雲起兮秋月冥綺羅散兮綦履絶金釭黯兮玉軫無聲已矣哉寢牀夕空朝觴不舉衣在桁而若蜕像覿面而無語望靈魂之不來徒倚户而延佇于是心痛若割淚下如雨撫楷匵以長號怨天道之不與至如秋氣變搖景物蕭瑟風入帷以瀏瀏木當庭而策策聞孤雁之嚦嚦嘹暨蜻蛚之啁唧此時愁聲塞耳悶氣塡臆神

一夕而九飛起撫枕以歎息泊乎素車發丹旐飛雙輴夙駕駟馬悲嘶陟山河兮蕭蕭入墓門兮淒淒窀穸既掩送客辭歸莫不相視銜恤揮涕沾衣悵靈輀之空返睇斜日之暆暆徑草無色林鳥交啼魂兮遠矣何去何依捨奕奕之華堂即漫漫之幽宇親戚是捐鬼魅是侶聽挽鐸與哀笳塊忉怛而心楚非上聖之忘情安能慛此獨苦我形雖存我神已索顧孤影兮自憐歎百年兮儔託若濟川兮無津舟汎汎乎其焉泊若駕車兮無輔

行十步而九却念老人之無子知必擠乎溝壑爰寄哀

于斯文冀通情乎冥寞

明文海卷二十五

感遇賦　張鳳翼

朝步江皐海日湧金長風鳴濤秋氣憀慄汀蘆蕭騷追

嚮昔之三獻嗟吾生之二毛於是撫景感遇慷慨支髮

緬懷往哲含酸銷骨爾乃伍胥懺楚沉離奔吳吹笛行

市色瘁容枯揫故國之桑梓遡江南之雄圖塹心飛雲

投血啼烏若乃洛陽蘇季返燕顦顇金盡途窮貂裘隕

淚恥一布之不貸憩易水以長喟至如范叔被讒摺脅

折齒身辱形穢忍痛佯死匍匐登車倥偬投止若夫陳

侯懼誅封印東歸目斷修武魂驚解衣悵奇計之未售

閔長貧而心違以至賈傅見䟽跌罪長沙湘潭沈日巫

峽流霞惆悵遠志之莫酬弔三閭而興嗟是皆遭蹇運而

躑躅丁未路以馳驅憤遠臣之狼疾抱孽子之孤疑何

生平之不辰今與古其弗殊肆岐路之慟哭阻前修之亨衢效正平之懷刺慕終童之棄繻何天路之峻絶憑雲逵其縈紆奄就羈以服役羌觸藩其多虞綮登棲以興懐叔哀系以名章世披劒乎無因悼絲桐之虛張縶進退其維谷信出入之未臧知怨尤之非訓亦重感夫彼蒼或均才而異值或德醜而殊食或宜速而獨淹或當豊而來嗇或偕升而返下或同川而偏溺何紛錯兮不齊竟杳茫其莫測若夫命與運合功倚時隆振音鳴

鶴翺翼游龍何焚舟之忳忳胡蟄楫之忡忡止無待於卜居行無勞乎問相快妙歲之遐舉擅壯年之傑望膚詎知其委蛇於黃金之堂逍遥於青雲之上悲乎哉得失靡常俯仰與狀豈天命之果純抑權衡之允當心維結其不舒窘徬徨而奚向已矣乎羲和西邁兮孰揮戈世變反復兮桑田波功業不建兮將奈何

清景賦 黃忠端

戊申秋郊居無事紅樹白雲清景飛來襲人因念造

物無藏何地不然在人自取遂暢而賦之然正未可
　為當塲人道也
縱觀寰區物各有主蝸角空馳蠅頭無幾亦滄海而桑
田將何去而何取於是思人生有盡清景無窮苟雜處
塵囂之中將畢其身而營夫清景者天地不靳與俟王
不司權素封無從厚積俠士何所市緣長享不訛其淫
奢取孰禁其貪雖巧拙之參差皆得樂此以終年若夫
家擅名區地臨絶勝楚澤吳山梁園蔣徑樓倚重霄湖

涵金鏡飛絶巘而布瀑出層雲以懸磴鳥競嚶鳴之響
鹿忻野曠之性此樂何極或不能定至如處岩伏巉羞
稱金谷有笙有竽非絲非竹嘗盡日而掩關聽松濤於
山麓鼯鼠來而樹動苔蘚秀而石緑臨遠近之谿流觀
魚泳而獸伏此時靜夜山犬豹聲攝衣而起孤影在庭
此景悠然樂何如勝君乃僻棲遠村卧於丘首流水遠
廬修竹參斗藏青箬兮披緑蓑雨後犂兮婦饁畝牛與
羊兮下暮山鶯與燕兮帝春柳謝漢晉而不知量陰晴

於野叟見槿籬之宿露聽村雞之啼酉忽梧桐之月懸
醲濁醪而在手此豈彭澤之能專恍與羲皇而為友或
乃長橋之畔太湖之湄霞光綺散水色霏微泛棹中流
則濤白雪連極目兩涯則樹容天低淵客發激楚之謳
遊女歌採蓮之遺復有成羣鳧鷖倚岸蘭蓀柔櫓欵乃
香靄氤氳此時此景把臂間論誰羨貂蟬洗爾塵氛或
乃幽池舊畦間庭小院有芡可採有水可灌窻列入雲
之峯磴窄衣水之練來遠鳥兮孤枝盤雲虬兮荒蔓復

有水勢漫漫石澗濺濺鴻雁喈喈芰荷田田此時花下獨酌逸興翩躚至如宅近湫隘雜居城市借琴樽以自陶遠繁華之俗予入吾室兮風颯當吾樽兮月娣流清露於曲欄舞揚花於素几此時小軒危坐金爐夕香研朱讀書弄管歌商忽風清於枕簟見雲起於縹緗神灑然而獨往忘身世之何鄉是以清地不一清興皆同清人不數清景何窮花鳥春兮池漲綠蘋蓼秋兮桂影紅火雲獻此夭冶色寒光合成瓊玉宮故或入深林而散髮

或踞胡牀而嘯遊蘭亭流曲水之觴刻谿乘雪夜之舟皆能共娛情景不綴瘦疣且清也豈在管絃之競粉黛之浮居吞雲夢之澤門迎珠履之流鬪雞走狗浮鶉鳴罷以為夷猶者乎

壯懷賦　黄尊素

余幼落拓不肯斤斤作俗士面孔長逢數奇歲月漫漶壯懷未展每思往昔豪士縱神所往自許必遂豈有跼蹐蝸穴中碌碌此身耶易水既歩壯士空歌朔

風塵尚在老馬忍甘伏櫪因感而賦焉
耿耿七尺有軀與質為隱為現同歸於息惟神獨往超
世獨立能汗漫於九垓燕馳鶩於八極高欲與鵷鸞比
翔卑亦不與雞鶩爭食憶昔楚有二胥一覆一復去時
矢盟別後自戮或就蘆中而覓津或赴秦庭而痛哭逮
窮而白骨笞師出而封豕逐若夫會稽因臣伯越亡吳
遊麋鹿兮蕪臺汎烟浪兮五湖變鴟夷兮遠遁笑屬鏤兮
何辜若乃咸陽鑄金胡亥踐阼傭耕養鴻鵠之羽戍卒

築鯨鯢之渡揭干斬木社沈廟墮長城遂傾阿房非故
若乃燕卿使北一雁孤飛聽胡笳而情斷望隴雲而魄
馳見節旄之盡禿寧甘心於乳羝謝雨露之優渥嗌旃
雪而何辭至如寄絲桐江湄迹羊裘漁唱舟晚釣石蘆
秋領浦口之風月辭麟閣之遠猷星已分於客帝貴不
辨乎王侯至於祭酒布衣投筆而起繫馬於龜茲部下
斬首於烏孫帳裏諸畜匍匐稱壽都護端居自喜玉門
回轅究遠開址或乃少年健兒別妻從軍擊楫中流之

浪請纓金馬之門鳴劒則蛟龍夜吼展旗則風雲晝屯

乍棄繻而出塞忽奏凱而銜恩或乃焰藜書生生花辭

客歌叢桂於小山賦長楊於鳷鵲筆精墨妙神驚鬼泣

賣賦皇宫藏書石室或乃成仁志士報國孤心舌能罵

賊血可濺襟嬰城矢石之衝偃蹇劒戟之林山河震而

色慘風雲蔽而回陰或有信陵義魄朱家俠腸意至鞭

石可橋心許投畀何傷符竊而晉鄙椎髡鉗而亡命藏

卒能脫邯鄲於虎口守季布於淮陽自古及今莫不有

落落之豪懷英英之氣岸吞河嶽以為雄煥星虹而獨
燦若游魚之逝淵而犀熊莫窺若鵰鶚之橫空而風高
獨戰雖刼爐而不灰至海枯而不變僕亦壯人壯懷未
隕木經霜而愈堅劍礪石而不損願蹀躞於天衢乘長
風於一瞬於時揮就鸚鵡飛動江闕勢驚鉅鹿之軍氣
壯朔方之垣女媧之石天補魯陽之戈日還其慓疾而
難禦也如廣陵之潮其嶙峋而莫躋也如峨嵋之山搆
夸父之杖而太陽可逐乘博望之槎而星漢可攀南則

柱鑄交趾北則銘勒燕然爾乃掛梅冠觧蹝綬結茅屋穿石竇尋素心之侶鞭達生之後相與風清垂釣雲深採藥買青山而招隱覓孤舟而放鶴晝吟離騷之章夜談黃庭之畧訪禪支遁揖康樂林不厭深流不厭濁思蓴羹於千里問吉酒於下若目前不必問天餘生亦已有幾窮愁是述陋彼虞卿孤憤著書足畢公子吾黨如可彼心為道壯懷如此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文渊阁四库全书补遗　集部　明代卷　第三册
作者＝杨讷
页数＝７４８
ＳＳ号＝１２３１５５２１
出版日期＝２００５．０８